

汪穰卿  
筆記

下冊

吳士鑑署



# 汪穰卿筆記卷五 雜記

從前宮中設關東媽媽者。主執筆紀宮中事。至光緒十四年停止。

洪秀全據南京。行三老五更禮。梅伯言爲三老。包慎伯爲五更。此事甚怪。然江北人多如此說。當再審之。

洪軍至鄂。孝感東山民距險自保。屢創賊。所奉神忽靈。賊炮見之炸。喜曰。如是。何者。往復縣城。遂與神出山。連攻數壘。皆破之。攻城。賊大隊至。神忽不靈。三千之衆。驟爲洪軍攻。洪山。興國州人曰。予我若干金。當包攻破洪山。賊許之。洪山果破。遂陷鄂省。興國人索錢。賊曰。汝輩貪錢。致忍讓同鄉。豈復有好人。遂盡殺之。

吳筱村言。道光間直隸有某府太尊者。以貪著。一日。忽至縣署。令驚出。趑坐定。問何事。曰。無他。但今日我生辰。荷汝賜金。意甚厚。惟汝帳房似有弊。故銀之分兩輕。縣惶悚告罪。曰。當卽令補上。曰。無庸。我已持砒碼來。可當面平與我。其劣如此。後道與之。

迕。揭於督臣七制軍。七素以威力聞。至此忽改常。但批其稟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達縣王月垞。以卽用爲某州某縣。極紕繆。有寡婦訴案。王遽云。汝守節耶。便張大指。食指擬之曰。是如此一節耶。嘗在籍奉駱文忠命辦團。便作威福。每歸。輒呵殿驅觀者。其堂叔恃長。憑巖倚不去。遽命執下扑之。後卒被劾去。

易笏山在四川時。堅欲撤田子實任。田恨之。詆易與張子復素密。乃賄照相者百金。令移張妻照與易。回紙誣之。照相者不可。乃止。

某嘗治游妓沈銀枝之母罪。銀枝後爲劉峴帥妾。乃劾罷某。朱暝菴詩云。國恥家醜。相並論。沈銀枝勝□□□。

張幼樵嘗劾合肥。後丁艱。而合肥賻之千金。張欲勿受。質於高陽。高陽曰。汝方窮。受之可也。君子謂高陽不能成人之善。假使高陽以利害是非正言之。而自以私囊濟張之急。則何至成後來之事耶。

校者按高陽  
蓋指李鴻藻

全中堂慶。每日必叩頭百下。以練骸脚。

前湖北候補道恭釗。每遷一新室。則令人豫挖去中堂一磚。恭見之。輒曰此缺何不補。則有應者。曰卽補矣。遂以原磚蓋之。

恭某爲四川某府時。嘗逼其屬巴州李某。以打加官法治死一人。後放鹽道。某制軍不使到任。一日。在客店。忽以繩自絞死。

張亮基撫湘。左侯曰。人謂賂公知我。實則遠不如張。張出。且以印交我。張後移撫黔。黔邊省。殊不得意。而軍餉皆不易得。乃上疏請分黔隸川滇桂湘四省。觸政府怒。遂罷之。時同治初也。

福康安督川頗汰。時駐浣花寺。惡蛙之聒。命禁之。至今無蛙聲。時黃州李世傑爲方伯。頗興桑蠶。招浙機工至川。今花溶玉賓之祖。按者按此句似有誤實與其役。

張必祿之子由庚補詩。巴州人。爲檉林道。奉駱文忠檄。駐兵於綏定。與將卒驩飲。搗戰偶輸。輒帶大帽。時軍中以戴大帽爲行法之時。張輒呵令撻之。撻止如故。

某日北京日報載湖南軍官等欲分京官印結。有此等不義之財。理應大家分潤。否則另立一局不索費以挾制之。夫既云不義。何可分潤。以不得分潤而始另立局。是顯然訛詐之行爲也。是猶見鄰盜財。妄謂應相分與。否則當控於官也。豈不可笑。又報載某處有二神童。其一六歲。已能唱戲。嘻。是亦爲神童。則前時上海之五齡童。亦可以神童薦矣。

近湖北文普通學堂招考院生。有王某者。頭場已取。而二場文甚劣。蓋初倩代鎗。而後乃本人自來。此不爲奇。惟一事甚可怪。蓋覆試卷所填三代。爲曾祖混沌。祖窮奇。父饕餮。謂來者非本人耶。何文字拙劣。謂本人耶。何自譏其祖父。今人心理。真不可解。

李惺西滬主蜀錦江書院。至聖誕日。督署適演戲。李奉院中至聖牌位以往。又學政蔡麟洲至書院。捕學生干與訟事者。誤執李之弟。後學政親跪門謝。乃已。李以宮贊歸。頗有時望。避卓文端之羅致。乃不出仕。卓文端有綽號。曰貌休休。

官文恭回京。銀多不能悉載歸。乃連關九當鋪。死後。諸子急於分物。祿其喪。且盡括當鋪銀。分之。而後發喪。川督寶興致仕。亦坐多金。死後數日。尙未發喪。所藏鼻煙壺。至四十八箱云。

李制軍瀚章。以卽用至湘。過鄂。見裕制軍。裕踞台坐見之。李行禮畢。倉卒坐裕旁一椅。呵斥再三。李惶悚卻立。裕後謂司道曰。汝等見李某乎。此人架子大。日後名位。定不亞於我。

聞孝欽皇后時書天下太平四字。賞賜臣工。故癸卯狀元爲王壽彭。而閏月初一第一次放主考四人。雲南爲張星吉。吳慶坻。貴州爲李哲明。劉頌年。合之適成明年吉慶四字。誠哉吉祥止止也。

前數年都中西人。以跑馬循例請總署諸王大臣。及章京等觀跑馬。並設食。華官與西人雜坐燕飲。飲畢。主食者收拾器皿。獨少食巾一方。顧已睨爲章京某君所匿。然不便逕前搜取。比將登車。則此君以巾包食餘之點果。潛遞與車夫。主僕者乃逕前

指認送客者亟曰。此小物。君若喜之。可逕攜去。

王某爲川藩時。偶攜衙眷游浣花溪。比日暮歸。姨太太言失去一枕。命首縣飭差尋覓。窮搜不得。乃製精細繡花枕進之。又謂非原物退還。然此物至微。何從搜緝。乃出重金於其妾之女僕。爲言此是上海馬車上之枕。以皮爲之。非繡花。且詳言其式。亟命匠仿製以進。復說女僕好言。事乃已。

庚子聯軍至保定時。藩庫尙有存銀十餘萬。廷雍恐爲所得。屬清苑縣

按校三者

字原缺  
下文同

乘夜運匿他處。竟乾沒人已。凡得六萬餘。爲僕役等分取。以亂故。無問及

者。今□□□尙署某縣。常飾爲窘乏。以冀掩飾云。

崔惠人嘗至鄂。飲某家。食有魚。崔曰。莫食武昌魚。或潛對之曰。寧爲太平犬。崔太平人也。

吳清卿之喪師而歸也。往返皆道某寺。或問寺僧以吳公之狀。僧曰。帥之初至也。吾甚輕之。比其敗而歸也。吾又甚敬之。客訝問故。僧曰。帥之出關而宿於寺也。吾以爲

必將集賓幕。定戰謀。乃不然。惟出彝鼎及漢印。羅列滿案。與諸客評賞之。吾大怪之。策其必債事。洎其敗績而歸。又宿於是。吾意必自愧恨。終夕憂疑。不意仍出彝鼎及漢印與諸客評賞。吾甚詫異。不覺轉而爲佩服也。又王芍棠中丞。嘗被彭剛直賞拔。王嘗謁彭於焦山某寺。彭厲聲責之。王不覺長跪乞哀。爲寺僧窺見。後爲人述之。事在甲申以後。嘻。天下在處皆有如此等僧者。人其慎毋爲彼所見哉。

定州衆春園。爲宋魏公蘇文忠遺跡。今尙奉二公木主。春秋展祀。乃壁間刊一畫像。痘斑滿面。貌奇俗。題曰楊大爺。殆長隨也。事見政報。亦怪矣。意或別有故歟。已丑庚寅間。余以試事舟泊通州。見一官方行香於廟。兩書吏左右陪祀。亦不知是何典禮也。

去年資政院將行京官互選之制。忽江西京官發起研究選舉之會。於是各省繼之。諸會館所在。車馬爲之塞途。其意蓋恐諸人隨意選舉。或有別一種團體之組織。各如是也。或他省皆有組織。而一省獨無。則一省必致無人以當選。故先集會。俾各省人



均選本省之人。且先行研究何人得票最多。即令各人皆選此數人。庶此數人得以入選。惟如此則將囿於互選之法。劈分爲各省自選。不啻爲分省選舉之法。其利弊又當研究矣。

向來凡地方官遇有演劇酬神之事。懼其滋事。輒行禁斷。不知滋事者一時之患。彈壓密規例嚴。自無患矣。倘使所在禁絕。斷此輩之生路。則壅而作亂。爲禍烈矣。

前數年各省紛紛請以廟產辦學。於是僧界騷然。陽拒陰抗。其事不一。駐北京之法使館中人。對我外務部人曰。如此見貴國政力之薄弱。若我法國。直一紙文書可矣。久之。法國取締教堂所設之學堂。至收其產業。而一時騷動。亦極披猖。諸教士多伏不肯出。至開自來水管灌之。乃出。亦甚憊矣。又日俄和議成。日民不喜政府所爲。羣起而鬩。致燒壞電車。他報亦笑其程度之低。後法有同盟罷工之事。電燈爲之不燃。日報亦爲反辱之譏。固知笑人爲不易也。

今年哈利彗星出現。西人雖不言災祥。然謂近地球時行極速。地球爲所動。則海水

必上溢。而凡近海之處。皆成澤國。又有謂當致水災者。又謂最近時。灰沙落地上。積至尺者。應否不可知。而其謂有災害則一也。特與古人之說。有虛象實測之別耳。余因知古人之重視彗星。非漫然也。蓋積數千年之經歷。知彗星現則地上必有災。不以爲氣之相關。而以爲象之相感。故視爲神明云。

余少時自粵趁汽船至申。盛暑。同船有一人著多羅藤小衫。逢人輒殷殷問姓名。或以爲非上等人。遂謂其所臂金鐲。鍍金也。手舉搬指。燒料也。已而問知其爲粵海關監督俊君之兄。於是見其鐲煌煌真金也。搬指煜然翠也。余始嘆倏忽之間。而物之聲價低昂如是。世情勢利。有如是也。近閱報載美大富家阿世打所遺珠鑽等。值二十萬鎊。後經人估。乃祇一萬零二百鎊。並謂富貴人往往用僞物以欺人。然則物之真僞。果何從辨哉。

近人以忿於舊俗之故。不免有過信外人之處。於是遇有國俗之不嫌於懷者。輒謂外人必無是。見西俗之合於己者。又以爲吾國必不能如是。其實外人之果如何。固

未必盡能知。吾國之果如何。亦尙未能知也。近有論及中外年節之說者。大約謂外人之節皆有意思。中國則否。余按吾國之節。可分兩類。一爲大節。如端午中秋年節是。一爲小節。若元宵。若上巳。若立夏。若夏至。若重陽。若冬至。則或輟業或否。至若花朝。若寒食。若四月八日。若七夕。則不視爲節。亦未有輟業者。至其命爲節之故。則除除夕元旦外。若立夏等。本於節氣也。是最有理。若寒食紀念介之推。端午紀念屈原。亦不爲無理。若上巳。中秋。重陽。皆春秋佳日所在。選日以爲節。使國民於是日相聚娛樂。何爲不可。且吾國不以聖賢誕日爲節。是不囿於宗教之專制。不以萬壽爲節。上不強民之事已也。是皆他國所不及也。

近忽有荷蘭人強華僑入籍。否則驅逐之說。於是各報論說紛騰。似爲外交一大問題。近又有以此詬外務部。吾甚不解其所謂。已而有辯之者。謂此不過聲明舊例之事。亦並無不入籍須驅逐之事。按此說確也。荷蘭於我華僑。資其力用。抽其重稅。安肯逐之。逐之是自失利也。若夫以不爭咎我外交部。則亦未合。無論未得駐使之報

告。未得僑商之陳訴。且勸僑民入籍。彼內政也。吾何緣阻之。若夫不入籍而驅逐。致其流離。始可言之。而亦尙須視其情形也。今不一調查。而輒肆論詆。何歟。

探外人消息。而得諸所使令之人。可謂精矣。雖然。此足恃歟。己酉。粵漢路借款。與德已定議。而英出爲梗。既爲吾國主路事者所斥。則爭諸德。此余聞諸人如此也。然買辦吳友濂。則謂人曰。德款不足。而已與中國訂約。故私商諸匯豐。欲求合辦。試問德豈能有此事耶。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之關於事。久矣。而吾國上下。乃殊忽此。顧如呼海關爲洋關。致一班人民。均誤以海關爲洋人所設。而生出種種惡念。是可鑒也。

南洋勸業會。爲吾國創舉。故國人莫不欣仰之。觀各報所言。誠美善矣。而自江寧來者。乃不盡謂然。其說亦未盡足據。然上月大雷雨。而屋至震倒。傷人數十。此則不可掩矣。或曰。新建築之屋。遇雷雨而倒塌。已屢見不一見。蓋亦當然之事也。顧不知此數十人臂股之傷。亦屬於當然之數否耳。

交通便而來往數。客店之業大啓。顧吾國之病。覩利則羣趨。必至過量而後已。無論何業。莫不致大虧折。於是遂有種種姦慝之事。客店亦其一也。余聞客店中乾沒客存要物者有之。誘客嫖賭致流落者有之。若普通之事。則凡迎客者。縱客言有何等極要之事。必黷之至店。又必黷之言本日無船。或船改期。或船不能容。使待之明日行。如此。則不特得上下搬運之費。且得兩日之資費。客或熟悉。或有強力之友。或可決然而去。否則未有不爲所勒索者。又有一等客店。彼與某船公司相諗。或別有情弊。則必強坐其船。客欲趁他船。則必言他船之穢。或言他船價貴。甚至客有相諗之船。亦爲所阻。其可惡如此。

各報載粵人以梁某出使。截留不得。乃電諸德國。力言梁於路事未了。不宜接待。余意無是也。否則是內外之不分矣。家中兄弟相鬩。縱極激烈。不宜求諸外。此意諸君當知之。假其有之。大爲德人笑矣。

凡一國之政治。雖極整頓。然必仍有無數人爲不規則之營業。而爲政者固無如何。

一則實不足以盡養之。一則桀鷲浪蕩之人。非實業所能範圍也。試舉其例。其不犯法者。若爲長隨及各種服役者。若江湖賣藝者。若爲娼妓者。其干犯法律。則若爲竊者。爲賭徒者。爲拐誘者。爲騙術者。爲盜者。雖亦有盛衰之別。而其爲遊食之民。一也。承平時有司治之。或寬或嚴。姑勿論。願當衰亂之時。則有牧民之責者。似宜視其事之如何而稍寬其銜轡。此亦周禮荒政十二條中。繁樂多昏之意。惟警察不可不嚴耳。倘一概禁絕。則適爲淵叢之驅耳。

上海近新設製蛋公司。發起之人。皆上海商人之表表者。當無可疑矣。雖然。吾有惑焉。夫蓄雞卵以求售。此貧家旦夕所恃以爲活者。而該公司乃欲以沿江七省之蛋。皆由彼專利。然則此七省之窮民。皆當仰活於一公司矣。縱公司力巨而人衆。然七省計州縣數百。計村鎮數千。公司能徧以人往歟。蛋之爲物。不二三日即敗。以待售之故。不特使人人枵腹。且致敗焉。不又致閭閻之怨恫歟。况從前隨意可售。或售廠。或售於人家。莫之問也。今則有此規則。縱使本國別無分廠。而外人收買。不能禁也。

則必多方巡邏。別之爲官蛋私蛋矣。至其流極。必致貨多則擯而不購。使人有貨不能售。貨少則必多方規制。並不使售與人家。則民之怨更甚矣。况乎蛋既不能售於他家。則價必不能起。承辦之人。多方抑價。而小民之一線生機。將於此絕。真是怪也。某年周玉帥過中。迓者甚盛。次日。兩廣總督陶公之柩至中。以易船故。停至一二日。而官場乃寂無人至。惟上海道不得已一往耳。餘則雖輿臺亦絕跡。西人甚怪其事。曰官同等也。其過中也。雖有生死之別。然陶公豈無同鄉故吏在此者。何懸絕若此。或曰。西人之言過矣。吾國雖有燒冷竈之說。顧不然。已死之灰也。

有人謂津浦鐵路之借款。名五百萬鎊。而當時只收三百二十餘萬鎊。蓋除去九七扣三十五萬鎊。小九五扣二萬五千鎊。酬謝中人二十萬鎊。預扣四年外息一百萬鎊。尙有他款十餘萬鎊。故收到者只此。吾不知向來此等事果何如也。

四川之內江外江。貫注十餘州縣。年之荒歉。視其水利如何。以灌縣爲發源之地。每年修理十堰工。編竹篔石以爲堤堰。每河口必用竹籠保護。謂之魚嘴。高者六七層。

低者二三層。竹籠之製。長三丈。圓徑一尺八寸內外。兩江須七千餘籠。年年更換。須工程銀四千餘兩。加以挖河底。截衆流。工程銀二千餘兩。故每年須七千兩。庚子後有德人運動。欲包辦我全國煙稅。已將許之。會爲南皮所聞。亟電政府止之。庚戌秋。民政部將捕東單牌樓二條胡同之外國人窩娼賭者。二旬以前。卽由外務部知照各國公使咸有覆。且有謂是貴國主權中事。極應辦理。惟英及比日三國未覆。事既辦。將依向例解犯於天津。而英使忽照會外務部。言須交使館。主者以如此。則北京之使館界。且將爲租界。乃卽解往。次日英使至部。詢此事何不照辦。答曰。解時或早。不及知也。英使因詢其時日。收到照會時八下鐘。而解出時亦祇十下鐘也。英使問相距兩下鐘。何不能止之。部中人因問以前有照會奉聞。何不見覆。英使嚙嚙言未見。乃曰。此照會三星期矣。而未見覆。今此只兩下鐘。或未爲久乎。英使乃無言。

津之例。凡租界巡捕所拘之人犯。曰遣捕。以領袖領事之名。送之華官。近則送地方。



審判廳。今年某日。送犯往。而電話告之曰。以廳官方應法官試。無人理此。久之。忽電話見覆曰。據所話則尊處裁判官方須試驗。則向來乃使未經試驗之人爲裁判也。其不足據審矣。以後不可復以相煩。卽從前已斷之案。亦尙須重審。語聞以下原缺有憎向來衣服寬博不使者。遂競爲西裝。旣服。乃知西人衣服之不便尤甚。冠履之堅硬。衣之窄小而繁瑣。而領圈。臂圈。尤不便。殆如桎梏。而冬衣不能多。暑必冠。更無論矣。無已則設法變通之。於是西其冠履而中其衣者。有但戴西冠而衣履悉仍舊者。又有西衣而去其領圈臂圈者。庶償企想西裝之奢願。亦不失西裝之權利。今滿目多如是。而純乎西裝者乃甚少。按以吾國制度而論。則如今日之衣履。使適身體已至極處。而以求便之故學西裝。則所見已謬。無怪一轉瞬乃成非驢非馬之怪狀。嗚呼。豈特一服裝已哉。

余嘗遇北京某銀行中人。旣與通姓名。因問所事繁簡。其人欣然曰。吾輩京中甚暇。勝上海天津多矣。以彼等處小款出入多。北京則動輒一二十萬。故款多而事簡也。

且吾輩在行中甚高貴。與王公貴人接席。甚至談讌打牌。至平常無名氣之京堂。及部郎等等。惟有伊等仰余輩眉睫。余輩且白眼視之。在外省能若此乎。侃侃而談。略無愧怍。

王西台者。直隸人。曾留學日本。爲吉林警察之譯人。娶長春劉氏女爲妾。劉有奇稟。自小。有食炭之癖。冬日食最多。夏則少食。且謂人曰。味甚甘美。余殊不覺其有難食之處。

又去年吉林西門外某鎮。夜間忽聞有呼呼之聲。若有人言此是何物者。則應時響。際卽痛。於是相戒。聞聲輒不敢語。及半月後。偶有一婦人如廁。見牆邊所倚糞扒。漸能自動。已有聲如呼呼然。且鳴且前移。因謂人曰。恐每夜所聞卽此。因集衆視之。則扒中頗有血。斫而焚之。怪遂絕。

沈丙南言其四弟爲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所生。同時鎮中某家生一女。沈之父因聘爲媳。沈第卅餘死。三日後。其弟婦亦死。異哉。

錢某爲譯學館教習。不能其事。時王君九爲監督。難於辭。使教末班。初日上堂。寫字母至二十一字。忽不憶。少頃乃曰。此不易記。餘明日更授。其情已爲學生所窺。羣起窘之。乃請更益數字。猶曰不可。衆曰。然則益一字。吾輩尙能強憶也。錢竟不能下筆。衆轟堂。乃襍被出。

庚戌測繪學堂招考新生九十人。而報名殆千人。朗貝勒交三條。曰是皆佳。總辦亟唯唯。朗又曰。是餘學皆貫串。惟不能算。總辦亦唯唯。依例報名者必以照片。而此三人中乃無照片。總辦既不敢請諸貝勒。并不敢問本人。遂視爲一最難解決之問題。久乃得策曰。吾竟令堂中人承爲失去。則四面回矣。

京曹官有奉部命至湖南某州。有所調查。一日偶與人家婚宴。坐中有昂然氣態出衆者。問之。則以湖北尋常師範畢業生。在其州中辦新政者也。一人忽前語曰。某家逼嫁事。君何不過問歟。其人曰。吾何暇爲之。吾既辦全州教育。而州官又挽吾辦警察。豈暇爲此。請者又徐曰。君盍姑問之。某家固尙有三牛也。此人聞言。卽俯首沉思。

不復言有暇否矣。

一州縣性熱中。友戲之曰。今與汝爲同列。假汝爲道府。吾見汝當請安。言訖。卽半跪。某遽答禮。且起之曰。不敢當。友鼓掌曰。汝今猶與我等。何已作上司態相向。某大慙。有令於海南者。妻出。嬌人語。相嘻也。疑之。歸告諸夫。且效其語。官亦效以問書吏。書吏囁囁對曰。彼言天將下雨耳。官因疑之。他日聽訟。適將雨。官乃作前語。差皂盡笑。甚至訟者亦破顏。官嚴詰他吏。乃曰。此謔婦女之穢語耳。官大怒。重責前吏始已。有挾盛意而之都城者。百計營謀。得以千金拜某貴族之門。一日訪友於某廡。貴族其長官也。俄而傳呼長官至。友出迎。某亦自窗窺之。友歸。某喑問曰。正堂未至乎。友曰。適昂然而入者是矣。某又詫曰。何曾是。友曰。汝言怪矣。我不識。豈汝轉識之歟。旣而轉詰某曰。君何由識之。又何以知其不然也。某疑忿之餘。方欲剖明其故。忽覺言之反自露其醜。泚赤有頃。遽去。知其事者。蓋出於被給也。

杭人張某。官京。獨居會館。醉於鴉片。晝夜臥煙榻。彷彿若有入其室者。張半睡。挾紙

聲問曰。誰乎。乃擅入此乎。遂昏然睡去。少頃。又聞聲曰。嘻。君尙不去乎。俄聞窸窣聲。曰。汝乃欲探我物乎。已而其人肱篋。取其灰鼠裘。公然出。張又曼聲曰。汝乃不羞。攫我物去。頃之僕至。見室門大闢。異之。入視知狀。視其主人。猶弛然如醉蝦也。

紹人經某。以電爭立儲事。出走居澳門。某宮保以不獲於粵之故。將使返國。乃控經欠公款。經之徒亦延律師抗爭。已而有出助經者。特自海外來。經理其事。因詢律師何人。乃某宮保常年所延之律師也。某大詫曰。與人對控。而延敵人平日所用之律師。天下事之怪。殆無過斯者。坐人皆失笑。

蘇報館被封。主筆有被捕者。館中人恐。卽倉皇出延律師。適值星期六。諸律師依例閉門。至一處。叩門丐急。乃得入。因陳其情。此律師詳審之。叱曰。汝等報館中人乎。汝報干犯法紀。吾方爲官窮究。幸汝女流。否則卽喚捕拘矣。其人聞言。乃倉皇走。後詢之人。乃知爲担文狀師之夥某狀師辦事處也。

郵傳部初亦譯西報。日呈諸堂。有人看否不知也。忽沈雨蒼侍郎曰。吾輩欲知者。大

段之事耳。此等散碎事。譯之何爲。命停譯。譯者言曰。向所命者。譯路透電也。安得有  
大段。沈始悟曰。卽如此。亦可不須。

留學生向某。竊得法國海軍祕密。又胡某寫得日本祕密事。二人皆鄂人。南皮在鄂  
時所派遣者。署督某。殊不審其事。痛恨之曰。吾湖北歷年糜如許金錢。不意乃養成  
兩賊。

天津楊柳青有王某者。初但閉門作入股而已。逮庚子聯軍入京。乃覺然醒。遂極信  
仰新說。於西人言尤深信不疑。庚戌。哈利彗星現。天文家頗謂。如彗之尾與地球遇。  
則地球立卽銷滅。某大以爲戚。不忍觀世界銷滅之慘。欲前死。且勸家人及知好同  
死。或勸之曰。卽有之。盍俟將近時始死。亦未晚。某掉頭曰。恐已來不及。竟吞鴉片煙  
膏死。聞北京學堂中。頗有聞之而哭者。而女學生尤甚。嗚呼。是亦不可以已哉。

學堂逢星期日放學。遇萬壽節。及春秋丁祭。亦放學。今年二月初三日丁祭。是日適  
逢星期。某官學校之學生。謂如是。則今年少放假一日。因求補假。校長遽許之。此甚

足怪也。蓋丁祭放假。以其爲大祭日之記念也。星期放假。以節勞逸。且校中課密。有此一日之假。使學生得理其一星期所受之課也。非以放假爲學生之權利也。且學生方以求學爲急。惟恐曠廢時日。何爲爭此一日之假也。

都中之報。有日詬一貴人。而貴人乃未知者。蓋貴人初不看報。亦無暇看報。其名位相若之人。卽有知者。恐怒之不敢言。亦恐觸所諱不言也。自餘進見者必皆有所求。不復暇及此。且知之未必能禁。不如不使知爲佳。故始終不知也。

御史蔣式惺奏。華人存款。宜存本國商號。因言慶親王存匯豐銀行一百二十萬。請飭令移存莊號。孝欽擲示慶邸。慶邸大懼。力辨。請派查。於是派鹿大軍機等往查。值是日星期。銀行不啓門。翌日又往。則謂並無此款。事遂寢。此事有無。朝野莫不瞭然。無庸余贅言矣。惟當時乃忽有極怪謠言。謂蔣君因此大有所得。前派查時。銀行中人卽私與蔣商略。乾沒此款。屬蔣隨查時。勿加跟究。行中人因先詣慶邸。問來查時。應直告以有此款。抑應諱之歟。慶躊躇曰。但可言無。行中人曰。如是請書一紙爲信。

慶不得已。書與之。而此款遂爲行中人乾沒。蔣亦得一二十萬之多。常州某君曾爲予言之。且歎蔣君雅望。何乃有此。余謂此事不確。行中欲乾沒此款。何必與蔣商。使生枝節。已而又有人謂。奏上時。行中人卽與蔣商者。余曰。奏上時。行中固或未知。且安知必派查。久之又變其說。謂蔣此奏。實行中人商令作爲瓜分此巨款計。余曰。此更奇。蔣未必與行中人說。且行中人安敢以此未必然之事。而輕與人商。總之以如是著名之銀行。經理之人。固必慎選。且稽核尤密。安有此等巨款。任人侵吞之理。然此謠至今猶在人口。因歎吾國輿訛造訛之人多。而研究剖白之人少。是非何日得明乎。

辛丑議和時。英人恐俄之私得益於我也。因公約之曰。凡事非在公中議者。不得爲據。然緣是而英亦不能獨伸其意。凡俄德意見不合者。英皆不能提議。而吾之訂約者。亦稍得操縱於其間。固知凡事利害之數。至難言也。

西人書中有言美洲深山中見有猴酒者。余偶繙明人百家小說。中見嘉興人李日



華篷櫳夜話中有云。黃山多猿猴。春夏採雜花果於石窪中。醞釀成酒。香氣溢發。野人深入者。或得偷飲之。不可多。多則減酒痕。覺之。衆猴伺得人。必撈死之。是則前人早言之矣。

明王鏊震澤長語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化。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按此一段。卽是近人欲改華字用字母之義。然吾國之字。以義爲主。實有足自立者。斷不能舍己從人。且天下亦無數千年。數萬萬人習慣之事。忽欲盡廢之之理也。分我杯羹。自宋以來。詆之者多矣。載諸論議。形諸詩詠。無論舉大事者不能顧家。且置諸不顧。則人雖至愚。斷無殺人父使人得恃爲口實之理。是急之實以緩之也。若一聞其言。卽遣使求釋。則彼挾以爲資。自此事不可爲矣。宋儒不識情勢。致有此等迂論。可發一笑。

周反爲唐。固由五王。雖然。武后末路。於此亦不經意矣。蓋自古盜賊姦慝。攫人之財。爲將私諸己也。今挈而與姪輩。爲得計乎。此最可疑惑者也。故唐臣爭此者百端。而惟姑姪與母子孰親一語。最足感動其心。蓋以常情論。則婦人視子與姪。相去不啻天壤。今忽以己一生所營者挈而與姪。則己亦惑不解也。雖然。假使中睿二宗非武后親子。則唐終不祀矣。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按公山之叛。以魯之墮費也。墮費之謀。出之仲由。實本之孔子。與墮郈墮郈。同時舉行。考左傳。則後來公山攻魯公。孔子實令人禦之。意此爲初叛時事也。然公山叛。明知謀出孔子。而必召之。奇矣。孔子忽又欲往。尤奇之。又奇。試思孔子果往。將何爲乎。其助公山以攻魯乎。抑說公山使不叛乎。此一段公案。殊令人不解。

西人言。人盛怒時。但須默數數目。自一以至十。則消矣。喜怒哀者純用氣。一用心則氣自平。怒卽渺矣。

某年日本大操。俄將領有往觀者。忽見兵隊中二華人。大驚。謂一日本已足雄東方。今乃中國人教以戰事。則太平洋豈有歐人插足地乎。按彼時吾國留學日本武備學生。有二人入兵隊。故與合操。然服裝及狀態。與日兵初無大異。惟領結中標記異耳。而俄將於萬人雜沓中。一瞥眼能見之。亦精矣。操罷。外賓皆散。吾國往觀者。相謂日人軍隊之精。語爲俄將聞。遽藐之曰。汝輩何知軍事。彼之缺點多矣。因歷指其故。吾國人聞之。舌橋不能答一字也。（按此事在光緒二十年甲辰之前。）

日本文部省。有專掌名詞者。遇有疑難不能遽定之名詞。則登報招人各擬以進。合用者與以賞金。故皆有意義。吾國未嘗加意於此。而猶動笑新名詞。亦可怪矣。

西人有精於畫者。名甚高。顧不敢自信。恐友朋之阿己也。乃懸畫通衢。置筆札其上。請途人評之。翌日取以歸。則見評者甚多。而皆指摘畫中短處。訶詆利病者極多。或言某山不似。或言某樹不佳。合衆評觀之。幾無一筆足當名畫之目者。自念己畫縱不佳。何至醜劣如是。姑以畫并衆人所評。復置前地。又數日取歸。則評者復不減前。

皆舍畫而評前此評畫之語。詆評者之無目。謂畫本佳。而指摘成誤。畫師合前後評者觀之。喟然曰。吾始知人言不足爲據。蓋先之評者。非志在畫也。務摘畫中之短。以示己之眼力。後之評者。亦非志在畫也。且非果知前評之謬也。不推翻前人。則不足見己之長也。是二者皆爲己。非爲畫也。余今不復求人。仍求諸昔之師友可矣。

路透電之訪事人。有特別之三例。一不得兼他執事。二不得私自著書。三不得娶妻。若辦事久者。苟欲娶妻。可於英倫之總局商量。倘總局有需人之處。調之返英。始許娶妻云。

比利時與瑞士同爲中立國。不與和戰之事。此吾國所羨也。然比皇殊不安於此。且密爲戰備。不得備戰艦。則以商艦之名義爲之。前比皇自以私財豐殖非洲之剛果國。近年果收剛果爲比之屬。而各國不能問。以財政皆在比皇一人之手也。英倫之人亦反對之。以關地多英人。然以爲比皇所運用。無能爲也。近來剛果與吾國締約。蓋實比國之代表。是則比皇一面有中立國之比利時。一面又有非中立國之剛果。

可進可退。可戰可守。有此則將來從事於世界。必與中立國之道異矣。

西人呼倫敦爲陰溝。以其地繁猥叢姦。各國罪犯一匿其中。卽無從尋覓也。又呼上海爲地獄。以旣無禮教範圍。又無法律管束。幾爲萬惡薈萃之地也。然西人呼爲地獄。而我國人乃視爲天堂。豈不哀哉。

歐洲社會。普通皆恨醫生及狀師。有謔醫者云。一醫初頗闊淡。已而業大興。積資娶婦。新婚頗燕昵。一夜將就寢。忽電話至。往聽之。則好友某。以急病促往視也。西例凡醫。遇人以急病來請。無論何時。必須命駕。醫戀婦憚行。急曰。速告以不在家。醫言之時。夜靜。又近電話匣。語遂爲友聞。次日始往視。友恚其無心肝。俟其視畢。詢醫曰。聞君新婦甚燕昵。然否。醫頷之。又問新人德性。醫亟言佳。友曰。以余觀之。殊足致疑。否則余昨電話相請。君旣不在家。而余發電話時。連聞有男子聲曰。速告以不在家。此何人耶。醫知其以是恨己。然無以自明也。

有貴婦人在汽船。誤認一客爲水手。指揮之曰。爲我攜箱籠置某處。此人卽故語曰。

可告汝主人。余方忙。無暇爲此。貴婦雖欲責其慢。竟不能語也。

英人商於墨西哥。店中一人以疫病死。警察依例錄肆中物將焚之。店主請遲三日。問故。曰貴國法吾不敢不遵。然吾之資本亦不能不計。予我三日限。吾將簿錄其物。值及復設肆時。中間所損失之商務。開清單呈我公使。索之貴國政府也。警察聞言。乃不復錄。

英婦女之爭選舉權也。可謂劇烈之甚矣。今竟爭得。此亦世界一大變象也。余聞此事亦有相迫而起之勢。蓋英之選舉權最普及。雖隸圜亦得投票。而尊貴婦人乃無之。未免相形見絀。甚至有寡婦主家。擁百萬之富。無一選舉權。而輿臺隸僕。輒每人有一票。誠有令人難堪者。故至此大競爭。雖然。婦女有選舉權。而無被選舉權。則爭猶未已也。但不知將來爭被選舉權時。又如何景象耳。

問近閱西報。英皇之於卽位誓辭。何如是爲難歟。曰。英立法。凡新君嗣位必宣誓。以耶穌爲國教。而視他教爲邪教。此耶穌教戰勝天主教時所定。近國民頗言。凡文明

之國。均許信教自由。焉得目爲邪教。誓辭必須改正。此事在英極爲難處之事。蓋愛爾蘭及坎拿大澳大利亞等處屬地之民。大率從天主教。萬一不如所請。則各地皆有叛象。倘改正誓辭。則國民即時解體。亦大可懼。前皇嗣立時亦防及此。乃於誦誓辭至此處時。故低其詞。又亂以他種聲音。幸得無事。然此法不能再施。故今皇於此一事。甚躊躇也。

近來歐美兵備。愈出愈奇。聞之咋舌。魏君冲叔爲余言。近西國海口。有不用礮臺之法。沈器於海口兩面。而置礮器中。有電線達於海口。兵艦入口觸電。器即自躍起。礮彈兩面擊射。無得脫者。飛船精矣。攻飛船之法亦多。顧無足以制之者。則有人思得一法。以礮置至速之電車中。見空中有飛船。即開足馬力追之。電車速於飛船數倍。無不及理。及則以礮仰攻之。稍摧其一二處。飛船即翩然下矣。從前魚雷必探知敵艦所行方向。發魚雷時。使所向線路。適與敵艦所指線路爲三角形。故軍艦率不走直線。而行之字線。鮮能命中。今則岸上人以電線通魚雷。見敵艦至。輒測準分秒發

中之甚易。又有一種魚雷。侈其口。能循聲所在而猛進。艦行水中。聲至大。魚雷一觸此音。卽直前。艦不能避也。又有燬營壘之利器。狀如大鳥。中實彈藥。見營壘卽發電。此器便如飛而往。至其處卽降。彈四出。營立燬。故歐人聞戰。無不慄慄危懼云。錢塘范生熾泰。余戚也。嘗奉肅邸命至新加坡。聞其地守禦至嚴。凡兵船過口外。礮臺上輒見之。口內守禦數重。敵艦斷不能闖入。至外人欲觀礮臺者。則不能觀貯火藥之所。觀貯火藥所者。亦然。范以託人往言。故得兼視。然亦謂吾國無足忌也。范見守礮臺人。謝其如許小事。乃荷注意。其人正色曰。吾不知何者爲大事。何者爲小事。惟一律專心爲之耳。按此在吾國幾視爲理學家名言。而西人隨在皆能作此語。然則自強之道。固獨有在矣。

英前女主以利沙伯。老猶好修飾。傅粉不熨貼。輒咎女侍。女侍憾焉。一日相約以紅粉濃塗其鼻。出視朝。羣臣乍覩。不覺失笑。女主問故。乃曰。臣等見陛下春秋高。而丰采若少年。不覺喜而笑耳。



舊金山公園博物院。有西婦以庚子在吾國都所得城門鎖鑰一枚。及繡繡旗幟等物。送院陳列。華僑見之。羞焉。

美國人死必範像置墓前。或銅。或石。或石膏。均有之。價千金至數萬金。近有用磁像者。蓋創製於我國廣東商會。價廉而能鬚髮畢肖。聞頗風行云。

近美忽有礦師蓮古氏。至芝加哥之綺羅蓮城省。見前總統林肯之守墓委員。謂林墓中藏有二十萬元。請準發掘。委員恐失衆情。不可而罷。按林墓乃藏巨金。良不可解。

吾國人至美者。被官吏拘留。獨不得與親友及律師相見。至不許書信往來。此事極爲不平。近有美人卡勒臣底君。乘舊金山中華會館聚會之時。覓董事爲我華人畫計云。曾以此語問管理外人委員士都活君。亦無以答。但言習慣而已。問如華人能集團體。遞呈農工商部大臣。求准未登岸之華人。與律師親友相見。並准書信往來。又傳訊華人之案。先四五日通知原人及其律師可否。士都活君謂。如果遞呈。我必

幫忙。故今已設法辦理云。

俄羅斯大文豪託爾司泰伯爵。去年（西歷）十一月廿日逝世。卒之日。俄帝下詔勅唁之。噩耗傳徧世界。無不以頓失一學界偉人爲深惜。氏所著書不下數十種。有一書名（戰爭與和平）者。尤爲受社會歡迎。以尊崇人道。力主弭兵也。不意氏去世未久。戰爭即起於家庭。不亦可歎乎。家庭戰爭之主腦。實氏夫人安得雷那。與季女亞力山德二人。考夫人本德國貴族女。才智過人。性好施捨。託氏甚敬禮之。非惟一切家政悉歸夫人主持。即生平著作出版。亦由夫人襄理校勘。故託氏著作所有稿本。全在夫人之手。不啻將著作之權利讓與夫人矣。比託氏易簣。遺囑乃謂生平著作。無論小說日記。及已刊未刊之稿。其繼承權悉由季女亞力山德所得。此遺囑當由氏女呈明芝拉末裁判所。經裁判官授證法律。明白承認。然託氏著作草稿。向歸夫人執掌。夫人以託氏生前早許繼承。遂出而抗爭。絕對不承認此遺囑。將託氏所有貴重品物。及一切原稿。質莫斯科歷史博物館餘屋一楹。盡挈而儲藏其內。

亞力山德與之理論。夫人惟置之不答。復通函約期談判。屆期夫人乃作遠遊。終未獲謀面。女遂留書與母。委託公證人轉遞。大旨謂違父遺囑。法律承認。自後當禁止母氏出入莫斯科歷史博物館。夫人接書。遂起訴訟。其理由謂亞力山德係受戚露得科所嗾使。(戚露得科不知何人。下文歸外國云云。至爲可怪。)託氏著作全稿。乃俄國之寶。應視爲俄國民之共有物。若聽謀叛人戚露得科指使。則無價珍品。將歸外國所有。萬不能永遠保存於本國。是以起嚴密監督之意。主張受此權利。被告則謂。原告不遵遺囑。祇圖利己。要求裁判長官。飭速將全稿交出。邇來母女日處法庭。互爭曲直。獄員以各有至理。萬難爲平和之解決。然俄國一般輿論。幾與夫人表同情。噫。託氏地下有知。其亦深悔生前之自擾乎。

紐約大埠。中貫一河。河中有一島。兩面皆有橋達岸。爲全埠最繁盛之處。估值美金一百萬萬元。從前歐洲人於一六二六年。以燒酒念珠得之印地安人。纔費二十元。但可購今地一英方尺之百分之二十耳。

前言英皇加冕之遲遲。蓋緣宣誓教務之爲難。今觀國民公報所載英皇誓辭。但言尊隆國教。而不言國教之外皆爲邪教。意者百方曉諭畿甸之人。俾不爲難。故得如是歟。

近來諫禁米出口者。咸出其學說以爲盾。且以西事爲證。顧各國何嘗無禁米出口之事。吾嘗見有譯德國小說名（大除夕）者。載戶部大臣乘假面跳舞會時。要求某皇子。謂某大商家將索還皇子前所假巨款。若許其運米出口。則不特不索前款。且當獻金若前所假。時戴假面者。實非皇子。蓋使他人代之。以其爲假面所蔽。故戶部大臣不知也。其人卽代皇子答。謂如此亦可。惟准米出口。而民間譁米貴。則當惟汝是問云云。小說雖非實事。然足見西國亦斤斤於此也。

毛利孫。印度人。爲英倫泰晤士報訪事於吾國。垂十餘年。聲名甚著。歐人考求泰東之事。幾皆以泰晤士報爲主。卽不啻以毛所報爲主。毛之詞。頗右我國。而駐日本之泰晤士報訪事。語乃相反。於是輿論沸然。謂毛有私。且有謂其受我國賄者。前年泰

晤士報特派人至東方察勘其事。先至日本。頗入駐日本訪事人之言。至中國加意搜求。願無瑕可指。既反報。而館主終不釋然。久之始悟其謬。令回華治事如故。按毛君年前忽然回國。已而又來。對人言如此。其果然耶。抑爲此以爲交結華官地耶。則不得知矣。毛不能華語。而能周知吾國之事。尤奇者。則遇吾國通英語多聞見之人。從未以吾國事相詢。亦不以吾國事相質證。不知其何從得如許消息。或曰。伊之聞人月得金甚多。爲刺探祕密。甚至宮禁事亦極靈通。故毛於吾國消息。遠過他報訪事。不知然否。前時毛爲某親貴外傳。羅列事狀。全爲不堪。屬報館俟某親貴身後始登之。不料報館不守其戒。某親貴後爲內閣總理。卽行登載。致各報及中國之報皆登載。毛大慚。責報館之無信。而英國各報及各國之報。素忌泰晤士報。則乘機力擠之。謂其不道德。又謂於禮久居某國。不應毀其貴人。甚至謂此吾甚願毛利孫君未撰此文。庶於名譽無損。（按此語在歐洲人已爲最重之語。非若吾國動輒以狂詬毒詈爲快也。）然各報所言。果爲正理耶。抑有外交手段存其間耶。是亦待考。

矣。

今日欲存立於世界。大之國家。小之凡百事業。不憂憂其難哉。英泰晤士報。非所稱寰球第一報歟。前時至謂三行告白。每歲所入。即可爲其女匿資。其財源之富可知矣。然局面大則開銷鉅。探訪廣則薪俸多。於是有所謂一辨士報者。乘之而起。蓋泰晤士報每張須數辨士。而此等報以開支之輕。每紙只須一辨士。而緊要消息。乃與泰晤士報同。人何樂不舍貴而趨賤。惟有局面之人。及認真講求之人。自不能不看泰晤士報。然較之前已銳減。故前數年已易主云。又路透電從前寰球只一家。故事業極發達。然後既歸於英。不免偏袒。而爲他國所不便。於是德國首創一柏林電報。以分其勢。路透之生業。不免衰減。去年已紛紛裁人。其內容之窘。可知也。

英人禧在明。前爲吾國外務部顧問官。嘗謂人曰。渠幼時嘗墮車傷腿骨。醫謂宜斷腿。禧之嫡母不可。曰吾受伊父母託照料之。今乃失一腿。吾何顏對伊父母。醫乃必欲斷之。曰既請我醫。則我有全權。何人能干涉我。禧之嫡母惶急甚。乃伏身於禧之

腿上。力拒乃已。後求他醫。無幾時。傷合而腿如常人。於此見西人信醫太深。授醫權太重。亦有流弊也。

美國尼古辣。以幻術游各國。甚有聲。如人坐帳中。擲器有聲。猝然啓帳。而人已杳。又嵌一女子於匣中。頃刻開之。則已倒置。且四面通徹。不容有移換之地。客皆歎其精。然此猶他人所有也。尼之技最奇者。爲脫械。無論若何鎖梏。若何細縛。或鎖而又寫諸櫃中。均不移晷而脫然出。游北京時。余友魏冲叔。與一西人。以歐式之錄。鏽親自鏄鎖之。而以指捫其鎖孔。初覺孔中頗有聲。以爲指所抵。聲乃寂然。則遂舉臂力揮錄。頃之卽解。近有人自上海來。言尼至香港。乃兩受窘。一有人請扁諸實牛奶之箱中。尼良久不得出。而牛奶又甚熱。聲息似甚殆。乃發扁出之。一扁諸數層洋房之升梯。此梯門閉。則若鐵絲之籠。所懸之地。上半在上層。下半在下層。亦不能出。又尼嘗謂若嚴縛而墜大鐵球於頸下。由傍海之五層樓上躍下。則此一躍之頃。卽能將縛盡解。蓋不解。則旣墜鐵球。必沒海中也。後爲港之警官所禁而止。至帳中人杳。及匣

女倒置。則築台時有人見之。蓋台之中另劃一方。中置活板。可啓閉。種種幻狀皆由此。絕不足異。惟牀下看似通透。而實有隔人眼之法。蓋不外光學之理云。

歐洲戲劇。凡見怪出。則先後均有火。正與吾國同。惟我國火在場前。而彼則在場後。蓋平常門之旁另有一門。鬼出由此。甫出則驟揚一火。出後門即自閉。入時亦然。地相去數萬里。而此小節乃同。可怪也。又作戲術者。西人亦以方布爲遮掩計。此則因於自然。非仍襲也。

今人動謂西俗重優伶。併盛稱其傭價。一齣有至數千鎊者。吾杭俞琴怡郵部言。此等大聲價之優人。在歐洲亦不多見。若平常班中著名之脚色。雖月金甚大。顧班主甚恐其積金多。則將棄舊業。若爲女伶。尤恐其嫁人。則以術多方愚弄之。俾月入常不足用。常至舉債。債無可假。必將借諸班主。則此名角者。自不能離此班而他適。其羈縻之道如此。

美國有講天文學者云。新近用三角玻璃。察得北極中有火光線一條。上繫於日。以



提挈地球而時轉動之。其說絕奇。然世人無信之者。

或狀俄也。尼塞斯克之冷云。兩人在室中。言語亦不能聞。以語甫出口。已爲寒氣冰結也。又曰。嘗有人春末獨坐室中。忽聞人語。怪所從來。察之。乃去年冬間在此室中人之言。久被冰結。此時化解而爲人所聞也。

北美某處絕冷。無論用何材料。冷氣皆能直入。無以。乃以冰爲之。寒氣乃不能入。其用冰爲屋之法甚易。法以金類物爲範。以水瀉之。稍頃凝結。砌爲牆爲屋宇門窗。地亦用冰鋪之。以狗皮鋪其上。反稍和煖。

粵人學英語。轉輾訛舛。相習不變。名曰鹹水外國話。上海則名洋涇浜話。凡買辦細崽多用之。遂成華人與洋人交接之關鍵。於是凡西人欲來華辦事者。必須先學此等語言六個月。始有人延其辦事。語曰。習非成是。此之謂歟。

英王亨利第四爲太子時。其友以賭博事被法庭裁判。亨利第四前往爲之緩頰。裁判官曰。此係國家之法。非我所能私。太子固請。官執不可。太子大怒。遽前批裁判官

之類。官大怒曰。此處爲我之權力所在。汝何得然。卽令人縛之。未幾亨利第四卽位。此裁判官懼罪。將辭職。亨利第四亟使人止之曰。汝能奉職。將來必能效用於國家。宜留輔我。且吾被此一縛。大有進境。方德汝也。於是國人咸頌王賢明云。

十九世紀之德國尙微。不得與強國之列。於是法人之言曰。英管海。法管陸。德管天空之雲。其意蓋侮德也。然近百年來。德進步極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而飛行機亦愈發明。假使德果能假此以制勝。則管天空之雲一語。不且爲德之佳讖歟。亦以見輕藐人之言不可輕發也。

余年家子朱英爽齋。至意大利游學。嘗與同學至意之舊都弗羅林司。觀三十年前之王宮。宮甚大。內有書庫。油畫庫。又有磁庫。各國磁器均有。惟中國之品最劣。蓋緣中國人以外人羨中國磁器之名。而未必識磁。往往擇其最劣者售之。然人非木石。焉有不識物之美惡哉。故目下磁業。均爲日人奪去。於中國商業上。大有關係。又宮內最奇者。意王所臥之牀。牀有頂以錫爲之。形如葫蘆。絕似中國四人轎之頂也。又

桌上椅上。均被黃緞。亦奇。

朱又以其德文教習之介紹。得識一意人。名加祿步尼。哲學極深。於中國學問。研究頗精。與之談史。滔滔不絕。家藏中國書籍甚夥。占屋四間。中有木版史記。十三經。通鑑。本草綱目。皇朝輿地考。圖譜。書譜。醫書。風水書。各種小說。（如石頭記。今古奇觀。桃花扇等。）均係精刻。近世罕見者。而以佛經爲尤多。加閉門力學。不與人交接。終日讀佛經子書。據云。讀中國書已三十餘年矣。故彼都人士。均不識其人。伊亦不輕易見客。朱之得晤者。以中國人也。室中陳列。有中國之古玩。最奇者。談次有一語。譯意爲我已死矣。殊不知其所指而言也。其人並未來華游歷。望之如中國之老學究。且生平不肯乘坐火車電車輪船。斯亦可謂泰西之奇人也已。

香港之例。不許造教堂。不許用法之銀幣鈔票。有犯。則每元罰二十五元。

香港初令華人夜十二點鐘出門。必與婦人偕。乃可以港中盜風盛。偕女眷行。必非盜可知。不意盜呼妓同行。於是禁止男子夜半後行路。婦人則否。而盜又僞爲婦女。

途悉禁止。卽夜半前亦須有路照。港之華僑大患之。逮光緒中。維多利亞皇舉行卽位六十年慶典。港民乃要求三事。一不得禁止華人夜行。並不得強用路照。因盜風之熾。責在警政。不能施此苛例。二不得獨施背刑於華人。三不得苛檢華人行李中之鴉片煙。倘不能允。則英皇慶典之日。華人一律閉門。港官允前二事。末一事。則以與華官訂定。凡香港進口之煙土。只能留港若干。餘則應悉數出口。以便俟其入中國各口。抽取土捐。否恐其在港熬膏。散運入內地。致與稅務有損也。因此之故。不能照允。後再三磋磨。乃定凡行李中。攜有煙具者。則取土外。仍科罰。如無煙具。則不科罰。以防栽贓之弊。如是始依例慶賀云。

吾國甯允上之六神丸。銷行日本最多。近聞日本醫生。忽謂此於衛生非宜。請禁人口。又臺灣之糖。日本初亦以有礙衛生。禁入口。及得臺灣後。又大發明此糖於養生最宜。勸民間買用。

前者東三省之防鼠疫。幾半年於茲矣。於是大豆等行銷至歐洲。頗有爲難之勢。而

日商辦此貨。積存大連安東等處甚多。大懼。乃亟宣布鼠疫並不及大連等處。遂得暢銷無阻。又近來英商以中國豬肉。銷行於英者甚多。醫生亦大發明豬肉爲佳食品。前以疫故。有人謂恐非宜。英商乃宣言。此豬肉爲漢口出口之物。與東三省渺不相接。於是銷行如故。

德國礦工大學校。專習槍礮製造。中國留學諸生。本無習此製造科資格。故前丁文璽張一爵易宗堯高孔時入校時。均以算學化學物理。程度不足。改習他科。惟朱和中。天資明敏。學術精深。得人是科。然因屢次試驗在前。頗爲德人所忌。該校定章。本班六十四人。年終大課。得及格者。僅十四人。朱曾學過兩年。去歲學期試驗。亦在十四人之列。理應升班。俾得卒業。乃德國兵部外部。均忌刻朱。要令出校。不准再學。朱乃一面直上書於德皇。求其允許。一面與校中總辦兵部侍郎克斯庭交涉。求其代爲調停。日前已奉德皇諭旨下使署。允朱入第三級第四級。並學至卒業云。

列強碁布。日謀併吞。今則歐之德。與亞之日本爲尤甚。德內力既足。復四顧以求逞

其蠶食之心。荷蘭者。國內語言多同於德。故德頗涎荷蘭。而荷蘭皇族不昌。今乃僅一女爲國主。德皇以爲是可圖也。乃佯與爲好。擇德國中一小國之皇族。其人類駘頑者。匹之。旣婚。則使人間之。糞勿好合也。旣而有妊。則使人導以騎。糞其墮胎也。於是荷蘭民知之大忿。相約如女皇死無嗣。則荷蘭卽改民主國。永不屬他國。後女皇果生子。國人大悅。慶賀之盛有加云。

英之蘇格蘭。埃爾蘭。雖久屬英。然民情終不服。屢謀獨立。二地之人。不欲人稱爲英國人。故遇不知者問之曰。君英國人乎。彼必正之曰。余不列顛人也。蓋不列顛者。實英倫蘇格蘭愛爾蘭人種之共名。故稱之云。

我國人素不重衛生之道。居室卑污。衣服垢穢。致滋生種種嚙人肌膚。吮人膏血之蟲類。若蝨。若蟻。若蚤。若蠅。若蠶。無南北。無東西。何處蔑有。而其可厭惡莫如蠶。然亦不盡我國有之也。卽號爲淨土之歐洲。亦時時發見焉。余友潁川君。游學歐洲。殆十年。足跡遍全歐。爲余言。我國人崇拜外人過甚。卽以蠶蟲論。僉自認爲己國特產品。

而他國無有也。何其不察究竟而輕易言之如此耶。往游巴黎。宿一著名之大旅館中。坐於榻。未久。有物觸吾股。召館人問之曰。此屋其有蠶蟲乎。可爲我易一室。館人力白其無。且矢誓。余遂安之。睡未交睫。卽臭氣衝鼻。蠶蟲緣榻而來。集喙於吾四肢。癢不可忍。起。燃燈燭之。得一則殺之。塗其血於壁。竟夜殺無數。壁上之血痕縷縷然。然猶未盡誅滅也。倦極。稍能睡耳。晨起。舉示館人。詰責之。彼乃大慚。亟移我於他室。而以粉塗其壁。敢怒而不敢言。西俗如污壞其牆壁。乃不規則之舉動。例得索賠償。今以此事。如一爭辯。則人皆知之。其名譽有損。其營業且立敗。故惟有忍之而已。吾舉此事。第其一斑耳。顧非特巴黎有之。他處靡不若是。而尤以通都大邑。愈繁盛之地爲愈甚。余亦備嘗之矣。豈果我國所特產者哉。崇拜外人者。毋乃太過歟。（蠶。臭蟲也。見爾雅註。）

歐洲化學家。嘗病地球月少。夜間不能使大地通明。乃相與考求月之原質。係用何材料所造。皆已勘究明白。惟未得造成後。送出地球蒙氣外之法。遂作罷論。

近著名天文家。用天文鏡察得火星內亦有運河。且甚長。非地球上各國運河所及。又察得火星中亦有人。悉著翅能飛行。且審其人亦知電學。因伺其與地球切近時。發一電光射之。良久。輒有電光回至其處。如覆音者。凡三發皆然。猶疑卽地球之電光所折回。因擬再發電以試之。尙未卽行。忽已有電光從火星射來。始知火星中人。果知電學。且知電果能射出蒙氣之外。近巴黎又造極大天文鏡。較舊者大數倍。若造成時。必可新得無數奇理矣。

英戈登在本國時。初未知名。後至中國。助剿髮匪。屢獲勝。名始漸振。軍務平。回英。前十年時。奉國家命。平非洲亂黨。布置周密。復報政府曰。非洲地曠而人悍。非益兵不可。時沙侯爲相。偶遺忘。未將此事交議院議。已而戈登果爲十人所戕。急電倫敦。沙相方在某戲園觀劇。時坐客萬餘。一聞是電。咸不觀劇而毀罵沙相。戲場爲停劇。沙相之名。由此頓落。

前英主維多利亞病劇。偶小閒。輒乘馬車出游近郊。以釋煩鬱。見一小兒。持破瓶哭



路旁呼前問之。小兒曰：適母命市醬油，不意跌仆而碎瓶，歸爲母責，故哭。維多利亞曰：無庸，吾給汝錢，汝更買歸奉母，可也。遂與數先令。兒歸，母詢汝何從得此。兒白：女主見賜狀，翌日，母乃買麵包一盤，使兒奉上女主，表敬感之意。兒遂奉以入宮。至寢宮前，見護衛嚴肅，兒欲逕入，爲禁兵呵止，並問狀。兒因言緣蒙女主之賜，故奉此以表敬意。兵曰：汝所云女主者，已於昨夜崩逝，語甫竟，兒嗷然大哭。嗣主愛德華聞之，遣人詰問故。嗣主遂自出，親降階執兒手入曰：汝所最親愛之女主，竟已捨國民而長逝矣。於是兒哭，嗣主亦哭，遂厚賜兒使歸。西國君民之相親愛，殆皆如此。吾國人見之，直如談古史矣。

俄虛無黨之祕密很辣，爲世人所驚。嘗有一木匠入宮，繕營屋宇，或密言其爲黨人，使衛士窮搜，無所得。月餘工竣，出語其黨曰：余事已竟矣，靜候明日午刻，宮中炸發耳。蓋此木工，每日輒懷炸藥少許入宮，藏諸枕內，積久之，藥已多，則埋諸餐室食案前之御坐下，而以電線通至宮外。伺皇食時發電，則全室皆成灰燼，不意是日皇適

不在此中食。電發室壞。而皇無恙。木工大爲其儕所笑。忿然曰。吾必別謀一事。以酬吾黨。後某總督被狀。蓋此木工所爲也。

嘗有攜捲煙數千箱過某關者。俄官吏貪。既檢查後。輒取數箱去。他日取煙吸之。覺無味。不似常煙。啓視之。蓋虛無黨寄至海參威一帶之報紙也。亟發電至海參威嚴緝。則報紙數萬。已沿途散盡矣。





## 汪穰卿筆記卷六 雜記

或老病。忽欲鄉試。後輩羣笑之曰。豈君猶有雄心乎。曰。雄心不敢有。雄心卻還有點。曰。君骨柴瘦。入場爲千人脚底泥矣。老者曰。吾骨嘗鍊三十年。坐此銷其皮肉。或無慮。問者曰。君自揣入場。尙能作文歟。曰。吾雖不能作文。卻尙能爲君輩看題目。余少時。見市中犬鬪。輒以水散之。前數年。上海通商銀行。以被人造假鈔票之故。持票取銀者紛集。至塞路。巡捕無奈。假力於水。余甚以爲異。近年乃聞法人逐教士。則以自來水出諸室。英婦惡人之演說。反對婦人選舉權也。亦發水散聽者。頃觀神州報載。揚州有自由結婚者。發券過限。屋將不容。而來者競入。亦以水退之。嘻。得無以待犬者待人乎。

有鄉先生素不知劇。偶入都。或慫其往觀。久之歸。問劇佳否。曰。他劇吾不解。只探親相罵一劇。稍領略耳。叩劇中事何若。鄉先生搖首曰。鄉裏親家固可笑。卽城裏親家。

高的亦有限。

甲乙圍棋。丙見乙棋將失勢。乃密謂君棋雖據腹地。而勢極散。若彼下數子中要害。則事敗矣。吾所爲饒舌者。以君輩彩太巨。恐君不任也。乙笑曰。吾於各名家譜爛熟。胸中。今之下子。咸取法古人。君靜觀可矣。丙去。乙猶腹笑之曰。彼雖識棋。安及古人。乃亦輕以爲言。何不自量。次日丙往候乙。則乙已摒擋所輸賭彩。送之甲矣。

兩人皆好謔。一日將遠別。因仿古人臨別贈言之法。甲謂乙曰。作事無近稚。說話無近嚙。乙亦規甲曰。作事無近戲。說話無近屁。

某報謂國會請願三次。縮短三年。若再請願二次。必再縮二年。明年開矣。有數達者。偶相語及此。一人忽大驚曰。此萬不可。衆驚問故。曰。萬一再來三四次。要回到光緒年間。這事我卻辦不了。

日前提燈會。前門人至擁擠。至六七萬人。初七夜。彩樓猶存。而大街如水。有人曰。觀此足知國民之不滿意。一人爭之曰。安知民間今日不慶於家。至相率不出歟。爭不

決。乃執途人質之。其人瞠目言曰。昨日不知何事。此間籠燈萬盞。故來者如堵。今乃無是。孰冒風出乎。二人皆嗒然若喪去。

又初七夜。前門外警察。尙攔車不得入西珠市。須繞道他胡同。他處亦多如是。顧四顧實無一人。思之不免可笑。吾不知今之喋喋者亦如此否。

數人聚談。皆名利中人也。中一人蹙額曰。自今以後。吾輩有發言權行政權者。皆難矣。衆問故。曰。昔者之言官。任意發言。即使實行而不效。莫有以爲責者。而行政官尤易四面推諉。今則不然。政府既須負責任。而議員發一議。報紙紛載。萬一行之而事敗。則發議者將職其咎。奈何。一人大笑曰。人言汝癡。汝誠癡。汝於此乃竟如此呆看乎。假使吾爲議員。吾惟擇樂聞者言之。務以多得拍掌爲妙。而尤以發使政府萬不能行之議論爲最要。倘竟行之而得禍。則事勢之遷移。辦理之不善。可諉之處多矣。若夫政府也。督撫也。皆間接而非直接也。假使債事。則直接之行政官。當受查勘未精之咎。與督撫無預。與政府尤無預也。曰。州縣官則直接矣。苟拂民情而亂事起。將

奈何。其人瞠目視良久曰。汝勿憂。須知吾與汝。必不作州縣以下官也。

一人語極慷慨。時言必犧牲生命。以爲國家。偶與友過市場。見一相者。亦姑坐與言。相者一見。卽大贊之。謂必享大名。而身後名尤大。已而歷數其將來蹤跡。俄蹙額曰。君面有橫死紋。恐將遭不測。然過某年。卽無慮。此人初聞相者言。目動口哆。忽得此言。大怒。捉友臂逕去。且行且詬。謂此等人妖言惑衆。警察何不逐之。友謂此等江湖游食。何足與較。且君常言必爲國家犧牲生命。何聞此憑虛之言。卽不能釋然乎。此人乃大慚。

或詫曰。凡稱商辦者。以有官辦也。今上海有商辦新舞臺。豈別有官辦新舞臺乎。有人對之曰。官辦新舞臺夥矣。省省有之。而京師尤出色。只是一層。官辦新舞臺。不特超等老生少。卽超等大面青衫子也不多。

今人見人稱我支那。則亦自稱爲支那。人謂吾三代時爲酋長時代。則亦自謂三代時爲酋長時代。人稱我族自小亞西亞來。則亦自稱爲小亞西亞來。是殆所謂呼牛

牛應呼馬馬應者歟。雖然彼之應以牛馬也。以己一人之資格應之也。今乃爲全國應之。是亦可歟。豈亦有所謂代表者歟。

近有歐婦。以修整面目游京師。生意甚盛。或曰。汝若能修整心肝。則生意必更佳。婦曰。吾不受汝給。若如汝言。吾閉門矣。或怪問故。婦曰。若是心肝好的人。早不必修整了。若是已經壞的。他怎麼肯來修整。

有醉心歐風者。事事步趨。惟恐不似。嘗奉差出洋考察。在船室中。以食飽故。氣下注。將洩。某極力忍之。遣譯員問人曰。外國人放屁。是怎麼放的。我好看樣。

有數人偶言及。近日報載英皇歲覲見國中幼女一二十人事。一人後至。但聞後語。以爲吾國古時事也。遽曰。此真專制野蠻。今日文明大啓。決不能有此。羣告以此爲英國之事。至今猶然。因取報紙示之。此人審視良久。卽謂諸人曰。君輩勿以爲異。英國所以能上下情義相通。全國如一者。全賴有此。君輩勿以爲異。

前有湘友謂余曰。湘江中有舟子告人曰。昨夜鄰船客。奇絕。一人獨坐。轉錢而視其



冪。如是至曉方休。徹夜不眠也。或問汝何知之詳。曰。吾篷隙窺之。竟夜。故知之。曰。然則汝之癡。乃勝於彼。

有以善詼諧自命者。一日說一笑話。而坐人咸未笑。再三挑逗。猶不笑。其人大怒。謂一坐皆蠢物。洵洵將用武。坐人忽大笑。其人意解。急曰。原來諸君亦深知賞鑒。適太鹵莽矣。坐人亟曰。不然。吾輩先聽汝之言語。實不覺可笑。後來見汝之舉動。實覺可笑。

或爲西人裝而恨鼻梁之不能如西人之可安眼鏡也。則削材高之。使鏡鉗其上。如西人然。嘗以踏車行市。避電車。適撞於馬車。遽跌。鏡碎。而所安之物亦脫。鼻梁之上。紅皺如癬如痂。路人咸鼓掌。噫。爲西裝者。服其服可也。冠其冠可也。履其履亦可也。今乃欲鼻其鼻。其不爲人笑也幾希。

有北客二人至上海。登酒樓焉。其地菜佳。堂官亦伶俐。惜語音不通也。客點溜黃菜。良久以醋溜黃芽菜進。客怒。堂官不審其故。惟聞一客罵曰。瞎造彈。堂官乃亟呼曰。

又要蝦炒蛋一盤。

近來各處。凡婚喪之事。以有西洋鼓吹爲體面。上海尤甚。卽有預備此種鼓吹。待人雇用者。顧曲調不多。亦不審所宜。今日甲家雇之以送喪。則爲之前導而鼓吹之。不知甲家爲何如人。音調之合於送喪之用否也。明日乙雇之。至歡迎會。則又往坐而鼓吹之。亦不知歡迎者爲何人。及音調之合於歡迎之用否也。竊見近來報章。今日詬此。明日譽彼。各報一律。而於應詬應譽與否。純然未知。殆亦此西洋鼓吹之類乎。去年有觀於江寧諮議局者。見議一事而議員多從否決。次日議長重行宣布。先言其應行之理由。於是又多起立贊成者。內有一人。昨日明明在否決之中。今日忽又贊成可決。觀者素識其人。乃問曰。昨日否決時。吾見君起立矣。頃者可決。何君又起立。此人曰。吾坐久腰骨殊酸痛。今乘此起立。稍自紓適。非有他也。

有兩人爭於某茶館。不知何事也。惟聞一人厲聲詬曰。汝真是涼血動物。其人徐曰。我尙是涼血動物。汝真是涼血不動物。嘻。涼血不動物。又是何物。吾乃未之審。

某君在諮議局。力主張裁去營兵以節糜費。不料此輩頓時失業。遂爲盜。到處搶劫。某君家亦被其殃。某君歸。其妻告以被盜狀。且罵曰。孰天殺的。忽主裁兵。致禍我家。某君聞此。亟搖首令勿語。其妻怪甚。問之固不言。他日問諸鄰家。乃知卽出其夫之謀。大慚不已。

甲乙二人談及時事。甲曰。現在主張新刑律者。并欲廢棄禮教。真足爲世道人心之憂。乙曰。無妨也。禮教雖廢。詩教方興。甲問其故。乙曰。吾見今之法令章程。其開宗明義。必曰關於某事。關於某事。初不解何以必用此二字。旣而思之。是殆摹擬關雎鳩之句法耳。豈非詩教方興乎。甲曰。哦。

近至市場。見有新發明之物。絕似手套。陽面皮而陰面以竹篾爲之。大小不一。略依指節及掌大小爲之。套於手。舒展自若也。問以用。肆人曰。君不知耶。今開資政院。各省又設諮議局。又將開國會。而所在議事之會。大小不一。拍掌一事。實爲最要。然拍多則手痛。且聲不響。故製此。俾入會者用之。且尤有一妙用焉。遇反對者。出不意以

此批其頰。勝掌多矣。此物余思久。始得之。已請得專利。惟物有兩種。一篋青而背用皮。價貴而效力巨。一篋黃而背用布。價賤而效力薄。客因譽其有此佳貨。必可發財。肆人曰。余今尙研究一助人聲音宏亮之器。蓋以此含於口中。則聲音可高於平常數倍數十倍不等。而凡聲之低者啞者吃者格格不吐者之諸病。亦悉可除去。君稍俟之。宣統五年。此物出世矣。

近來報章。於鼓吹翦辮。極有興會。余乃見有剪髮影響二。姑錄如下 一剪髮處

村里理髮店 船板胡同 一剪髮須知 中西理髮店 孝順胡同 其廣告皆

謂添延東京上等理髮師多名來京。如不願至店者。並可以電話召其至宅云。余意不久當開理髮學堂矣。

甲乙爭用中西歷。甲曰。吾以中歷爲善。中歷五年再閏。假吾壽古稀。則多二十八月。是用中歷。則吾壽平空增兩年餘四月也。乙曰。正以如此。故吾謂西歷善。夫年壽者。空文也。經濟者。實事也。如用西歷。則吾平空得省二十八月之費用。於吾利溥矣。二

人爭累日。終不能決。

鄉人入巨鎮之大食肆。令肆人以食單至。覩其名目。似半曾聞諸人。顧未知何物與己所宜。惟見持看過己前者。莫不芬香撲鼻。鄉人願之。目眩而口哆。不暇詳擇。則令各以少許至而雜進之。須臾盡百餘品。而味之酸鹹與其佳劣。乃悉不辨。歸乃大瀉。並其舊儲而盡去之。吾國今日之行新政。何以異是。

客自鐵道至。甫下車。卽索本日報閱之。或曰。報無新事。何閱爲。客曰。不然。此間報乃勝於全球。怪問故。曰。他國報。消息至早。必事發現而始載之。特較常人爲早耳。此間報。則事尙未現。而已載之。豈非冠絕全球哉。

報章措辭。稍或不慎。輒爲人指笑。惜無人告之耳。如某報謂勞君因爲議員。得以薪資爲盤費。赴江南提學使之任。此語本意嘲勞。不意適以見勞之清廉。又有謂郭君家驢於反對易服事。忽添入估衣鋪當舖。必是郭與此二業有關繫。然此與郭無損毫末。且足見其遇事力爭。不避嫌疑也。

又如醜詆髮辮者。極之於拘捕梟示。亦可謂淋漓盡致矣。然試問無髮辮時。卽不能拘捕梟示乎。且或反唇相譏。謂主持翦髮辮者。豈計及於將被拘捕將被梟示乎。又有謂髮辮之便宜。在捉姦等事。然則不欲髮辮者。欲捉姦之不便乎。此等處想執筆者。一思及之。亦必大笑。

有人誘其主人同詣盜首。主人大惶恐曰。萬一盜魁將我殺了。則如何。曰。不妨。萬一殺了你。便請你將我斬首。以爲事人不忠之戒。主人曰。原來如此可靠。我便同你去。我便同你去。

近以公論實報。繪羣犬爭吠。以形容議員。議員大怒。遂由警廳罰該報金。至停報七日。雖然。前者帝國日報。繪吾輩之髮辮爲豚尾。是不啻以吾全國人爲豚也。而議員顧無一言。豈狗則不可爲而豚則可爲歟。曰。是詬全國人。不值以數十議員起而與爭也。又前者帝國日報。反誣高萬兩議員。而四川會館。復糾衆干涉兩議員在院中之議論。是於議員體面。蹂躪至矣。何不聞他議員起而議處分之法歟。曰。是僅一

二人之事。不與他人相干。况又非同黨也。君子曰。觀是二者。足知吾國人之心理矣。

資政院現議裁減經費。於是舊日各署拿錢不做事之人。大爲惶急。籌議抵制之策。一人曰。吾今思一良法矣。衆問其法奈何。其人曰。吾輩速鳩合同志。組織一薪水維持會。選強有力者。分期往說各議員。令其發議保全我輩薪水。不從。則飽以老拳。再不從。則我輩聯同鄉。鬧同鄉會。以剝奪其議員之資格。彼敢不唯命是聽乎。諸君須知現在庶政公諸輿論時代。止須聯合數十人。便算是國民代表。便有議政之權。隨便放一屁。都有價值。我輩何苦自棄權利乎。衆皆拍手大呼曰。贊成贊成。

問資政院議員。都中各報。干犯法律。毀讒人名譽。顛倒是非。蔑視議員。應究問者多矣。何獨於公論實報不甚彰著之插畫。而忽以全力干涉之。有數議員起而指其鼻曰。爲其所言我也。問民政部警廳。都中各報。干犯法律。毀讒人名譽。顛倒是非。蔑視議員。貴部貴廳。應據報律糾繩之者多矣。何皆不一問。而於公論實報不甚彰著

之插畫。忽大干涉之。且卽永遠封禁焉。何也。曰。爲所干犯者。赫赫資政院之議員也。君子曰。噫。噫。噫。

甲乙數人。共談政體。甲曰。政體究以何者爲善。乙曰。莫如共和立憲。丙曰。然。我國周厲王時。已嘗行之矣。乙曰。厲王時。雖有共和之名。然其治績如何。今不可知矣。丙曰。我尙記有一弭謗之事。以衛巫一言而雷厲風發。令行禁止。使道路以目。可見當時政府。虛心採納。尊重民權。卽此一事。已足令人敬服。其憲政進行之速。甲乙大笑。曰。子真糊塗。此事實專制之虐政。而子敬服之。異哉。丙曰。二君誤矣。天下豈有真是非。但使強權在手。令出而人不敢不遵。雖行專制之實。誰敢謂其專制哉。二君不聞侯之門。仁義存之說乎。甲乙聞之。舌橋而不能答。

甲謂乙曰。吾嘗見古本之宋史。載陳東伏闕上書事。中有一條云。金之所以強。我之所以弱者。以金人皆垂髮窄袖。我尙簪髮冠帶耳。請陛下卽日抽簪易服。爲天下倡。則金兵自退矣。帝不聽。東退。乃與太學生十餘人。自散其髮。以明己志。及高宗南渡。



東又上書言之。高宗又不聽。東忿甚。乃令太學生三千人。同日抽簪易服。高宗怒。遂殺之。史臣曰。使高宗用東之言。則宋強矣。何至終於偏安哉。云云。乙不信。曰。陳少陽宋之志士。當時國勢危迫若此。何至以此等不關痛癢之事。喋喋入告。且甘冒不韙。以自取罪戾乎。二人方爭辨不已。丙從旁謂乙曰。君勿爭。孔文舉有言。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有陸軍部中人。使縫人爲軍衣。縫人曰。惜君見告遲。都中外國貨。均已爲軍諮陸軍數處包購盡。祇得用中國貨。此人作色曰。吾輩中國人。應先用中國貨。奈何汝言之。反。縫人曰。固然。然中國貨。衣褲一襲。較之外人須貴四元。且不數月。呢皆捲如珠。尤有奇者。向外國定貨。何種皆有。必如期到。定中國貨不能事事皆有。且不如期。某員聞之。喟然而已。

或詫曰。此次公論實報被封。而各報爭者甚少。是何故歟。有人曰。是以其出於資政院。而非出於舊衙門也。又有人曰。他報館且多院中人爲之。則何肯力爭。其猶

略致評點者。正聊以應酬公論實報耳。復有一人曰。異哉。吾輩於高萬兩議員。被各報顛倒黑白事。頗怪其不肯控諸警廳。今乃知幸未控。假控之。不特不能永封。且不能停報七日。而且將大爲各報交詬不止。綜是數說言之。則無權力之報。一有波瀾。卽可被封。有權力之報。則必不畏封。且稍出其餘力。並可封他人之報。嗟乎。人生世上。勢之一事。蓋可忽乎哉。

近日都城。盛防瘟疫。外人尤甚。某處燕會。中一郵傳部人。甚以爲憂。曰。今京奉車或斷或滅。於路局入息驟縮。倘再推廣及於他路線。更不了矣。一外交中人甚喜。曰。外人避疫不出。一切要求。頓然中止。若推廣時日。使吾輩耳根永遠清淨。豈不大妙。內有三五人。蹙眉微語。語細不可聞。或有竊聽之者。蓋謂疫防久不解。德儲不至。則不特吾輩所希望。均同空幻。且前者所費。何以爲償。言畢相對歎息。若不勝憂者。某村有狐焉。偶思獵食。輒發聲大噪。或言人舊事。村人懼。輒以鷄卵及酒祭之而止。已而有老僧來。卓錫破廟。狐頗惡僧。亦大噪如前狀。老僧如不聞。狐屢易其法相嚇。

而僧猶如故。或勸僧當祭以了之。僧曰。吾非吝酒卵。蓋欲窮其術以觀其伎倆何如。君輩何汲汲爲。

前有初回國之留學生。偶過其舊同學。其人貴矣。閤人入復出。曰。主人方有重要之事。若無他故。請以異日來。何如。此人莊其容曰。吾之來。固有極要之事相白。且關貴主人之生命。閤人聞言。皇然入。卽倉猝出。言主人已在客座相待。旣入。主人不及他語。卽問何事。曰。頃聞有將發炸彈者。將以君爲目的。故不敢不告。主人恐甚。已而凄然曰。吾職非重要。且未嘗開罪於若輩。何致有此。曰。吾聞發炸彈者。必以重要人爲目的。而尊處之閤者。乃動謂君有重要事。實慮惹起炸彈。故不敢不告。主人聞其語。方審適之飾詞相拒爲非理。亟改容謝之。

或中夜出坐於中庭。人問其故。曰。以適焚辟蚊煙。氣旣惡劣。且中多毒物。余避之。故出坐此也。其人笑曰。然則此煙。非特辟蚊。亦日辟君。

狐見鼠。擲揄之曰。汝輩何來此倒運事。自己遭了殃。偶然傳染到人身上。便要遭赤

族之禍。竟無術自救。豈不可憐。鼠曰。此事真大冤。偶然死了幾個人。便硬派在我們身上。把我們不論有疫無疫。一概處死。天下那有此不平事。算來這不叫做人遭鼠疫。直是鼠遭人疫。

近以防鼠疫之故。警廳下令民間。凡捕鼠送警廳者。與銅元二枚。殺鼠巨萬。或曰。即使都中並無鼠疫。然假此將都中鼠除盡。俾免損毀器物。盜竊食品。攪擾睡魔。亦大佳也。有人傳示一詩曰。殺鼠令雖苛。無如鼠輩多。蒸成疫世界。攏就鼠山河。鼠豈燒能盡。疫非藥可瘥。欲求茲疫淨。寶劍要重磨。亦甚有意味也。

近日各京官。有深恐衙門被裁。烏布被裁。相聚愁歎。中有一人。忽曰。這些事也不必說了。現在的新法。連親生父母。也有原品休致的時候。何況其他。衆詫曰。這是怎麼說。此人曰。聽見新定民法。有制定親權。過了年限。便是親生父母。也不能管教他的兒女了。這不是父母也要原品休致麼。諸人聞之。咸吐舌道。厲害厲害。此人又曰。不但如此。在年限內。還有喪失親權的時候。就是父母已死。及子女已死。衆人說道。只

自然了。此人又曰：還有一條，是濫用親權。也可由親族控官，將其親權廢棄。衆人又吐舌道：厲害厲害。如此看來，以後父母是做不得了。

前者警廳以防疫之故，下令捕鼠。已而又令捕狗。有人曰：現在的事愈奇了。連死老虎不敢得罪，卻拿活老鼠出氣，出不了。又來打落水狗。又一人曰：怪不得漢口洋人打死吳一狗。衆曰：你錯了。吳一狗是車夫。是人。此人曰：我現在得了一奇病。是分不出是狗是人。

報載蘇州學界唱戲賑饑。一學生扮刺客，一時不留意，竟將他學生刺死。噫，是亦可謂假戲真做者也。雖然，有假戲真做者，其亦有真戲假做者乎。

二十年前，余至京，謂人曰：京師之事，可二言蔽之。曰：遊戲做官，認真做戲。不料逾二十年，尚如是。甚至做戲者又做官，做官者又做戲也。

或聞鼠疫，大驚縮，不敢出。已而聞即黑死病也。則徜徉若無事。人問其故，曰：吾聞疫例，本有是病者，則不復傳染。今吾國人皆有黑死病，疫其至歟。咸詫謂何有此。曰：吾

國人黑心。人人死。非黑死病歟。

舊內閣既裁撤。凡中書等。得調至新內閣者。不及十之二三。餘則靜坐俟之而已。有自書其官銜曰。裁缺內閣中書。或謂未妥。所謂裁缺者。是已補缺之謂。君未補缺。安得謂之裁缺。內閣中書。其人笑曰。如此說來。我們是不裁明主棄。何況是裁了。

近來報界中人。每舉拿破崙不畏三千枝毛瑟鎗。但畏一紙日報之語。以自張其軍。不知拿破崙所指之報紙。必其勢力實有過於三千毛瑟鎗者。一言褒貶。則萬國之向背隨之。如此始能使拿破崙生長。如今之喋喋者。自問能抵三千毛瑟鎗歟。恐祇能抵竹槓一枝而已。

今春以鼠疫事。都城亦設防疫局。祿糈既豐。且有可得優保之說。某君營幹得局中一事。甚自喜。或調之曰。俗語有寅吃卯糧之語。吾未能對也。今得之矣。問何對。曰。亥交子運也。問何解。曰。今年爲亥年。而君將因鼠發跡。鼠爲子之生肖。豈非亥交子運乎。

有喜觀想九霄演劇者。近想九霄以事被逮。且有永遠監禁之說。其人對同游者頓足曰。於今他不叫想九霄了。到是我們在這裏想九霄。

報有譏江寧樊方伯者。謂其當此時窮勢迫之時。尙好整以暇。集僚友作詩鐘也。或曰。是有寓意焉。不必譏之也。問何寓意。曰。卽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近中國之豕肉。大銷行於歐洲。有人大喜曰。吾向者甚憂人才之乏也。而今乃知豕材之得用。已而聞哈爾濱俄警察。假海參崴所畜華犬捕竊。大有功績。某君又喜曰。吾向惟知吾國豕材可用也。今而知又有犬材焉。

禁煙公所中人。以在內無事。潛攜麻雀牌入內消遣。爲所中服役人報知王大臣。於是各被處分有差。或曰。昔有打鴨驚鴛。不料今又有用雀抵鴛也。

豆腐爲大豆所製。天下之至柔之物。殆無過此。今李君石岑在法國所設之大豆公司。以藥製之。使若象牙。若田黃。造爲煙嘴。火燒不壞。擲地亦不碎。乃知同一物也。鍊之則豆腐可爲石。棄之則鐵可以如泥。

或見報載美國人家蓄一犬。竟能學一二人語。大奇之。有人曰。何奇。亞洲人作狗語的儘多着哩。何怪歐洲狗作人語。

白蟻能食銀。失銀之家跡蟻燬之。銀復故而蟻則燼矣。世之貪人。奈何燼其身以殉銀哉。

駕驟車之驟。縛轅於驟背。進退前後不能自如。改而駕馬車。則輕快甚矣。奔擲馳突。惟己之意。顧自此不復可駕驟車矣。離範易而守範難。有如是哉。

少年人聞人言慘忍事。楚於心。蹙於鼻。頃之汪然淚矣。又十餘年後。復有語以此等事者。而淡若無聞。或問其故。曰。是猶手然。反其掌以手撫之。當然癢也。又搔其手背。則不癢矣。又况加以皴瘡哉。

蚤蜚皆甘主人之血。顧主人之衣。白緣其上。易爲所見。乃聚謀羣化爲白。以掩主人之目。蚤曰不然。吾輩之不能爲白。吾輩之性然也。顧不能變吾輩之黑爲白。而可變衣之白爲黑。咸問其策。曰。吾輩各竭其力。以種種方法汚之。偷力不足。求助於蠅。無



難矣。羣以爲然。無幾。主人之衣黑點如星。蜚蟲等游其上。幾不能辨。

爲人管室者。始至一僕短。乃職捲簾。一僕長。乃掃地。曰是兩敵而功鈍也。互易之。皆善。

有初游於妓者。一妓狀端重。甚重之。顧謂其侶曰。此人乃不似他人輕佻。妓忽曰。搗教吾輩宜悉揣摩客意。客好嬉者。吾輩卽與嬉。若不然。則吾輩宜持重待之。客聞言。爽然自失。

甲有所謀。憚乙之先也。謀於丙。丙問乙何嗜。曰嗜古畫。丙雜取真贋十餘事往。聞者言主人有要事不通客。則賂以金。且言余終身噉飯計在是。入之。乙曰。速擇佳者留。餘持去。勿誤余事。丙乃取最佳者故展示乙。乙不覺觀之。丙因辨其時代。指示其收藏家之圖章。將畢。又續一幅以待。頃之。又以贗畫之精者進。遂大煩辨駁。度甲事已及。始匆匆持去。曰不敢誤君事。比出門。乃謂聞者曰。爲我謝主人。我終身噉飯計成矣。

適市者見一食肆。方無人。適一人過之。乃恣取而食。此人詫曰。人也。乃未得主人許。可而遽食乎。言之而旁無應者。即曰。此間食肆。被人竊食。而旁人不問。太無公理。四顧仍無人發一言。卽又曰。此間風俗大怪。似公許人竊食者。而仍莫之言。乃曰。然則他人可食。吾何不可食之有。亦恣取食之。忽四圍人皆拊掌曰。吾曹聽汝語久。始以汝爲義者。今知汝之誚他人攫食。實自爲攫食地也。汝亦知彼之不問而卽食者。固別有由乎。其人慚去。

赴餐者見肴饌紛羅。竊計曰。是皆吾權分中所得食。一人盡之無害也。恣噉之。大過其量。至腹漲不可動。諸客起。此人立而倒。衆怪問之。曰。是怪吾計之不精。吾但知案上之食可盡爲吾食。而不知吾腹之不能容也。

或振其東鄰之子。使以微官自活。不數年。有客至。衣冠偉然。問之。則以優保得道員。適引見出京也。駭叩其故。云到省初甚艱窘。後得某上司識拔。差委絡繹。遂捐升知縣。近又得奇材異能之保。得道員也。曰。他姑勿論。奇材異能四字。從何得來。曰言之。

可愧。嘗隨某道員出差。偶感風寒。吾以打火罐之法治之愈。乃大材余。適譙西客。咸不知又箸所宜。余爲一一位置。遂得此獎。主人聞其語歎息不已。他日過西鄰。則室空矣。叩門。一老僕出曰。余主人豔東鄰子之富貴。亦覓官去矣。問何所持。曰。彼謂打火罐安排又箸。我亦能也。問資所出。曰。老產之田。盡賤價售之矣。主人喟曰。彼丐而出者富而歸。此資而出者其將丐而歸乎。

有舟於江者。風波中援得一人。寘諸舟。數日風波大作。水中有呼救者。復左右覓。欲救之。前被救者曰。風大。舟將覆。不如聽之。主人不應。其人遽曰。吾知汝性好多管閒事。必至己亦不保。然後已。主人大怒曰。然則救汝亦誤。立提而置諸波濤中。

一人性情。嘗食於人。願未嘗問主人所爲事。主人亦未命之。鼓腹以嬉者殆數月矣。主人思所以激之。一日令僕勿與飯。初尙可忍。久之饑火上炎。不可復耐。詢僕。僕言主人意。乃走主人所訴饑。主人曰。汝徒食於我久矣。一日不食庸何傷。曰。主人未命。不知所事也。曰。今日亦是主人未命耳。且汝不得食。何問我。曰。吾館君家不得食。不

問主人將誰問。主人曰。然則汝平日不得所事。何絕不問我乎。此人大慚。亟謝過。乃與食。自是改行。以勤著。

或留學歸。一舊友過之。主人望見其以紅紙爲名刺。曰。腐敗。又聞其尙操鄉音。曰。大腐敗。頃之客自外入。甫欲揖。忽反身走。主人大怪。呼之不返。則追出詰其故。客曰。吾之候君。以君不腐敗。欲相師也。乃君於腐敗之本根。全未改換。吾無用君。故走去。主人怒詰其說。客曰。吾以君出洋數年。必伐毛洗髓。大改面目矣。乃觀君之面。猶黃而不白。君之目睛。猶黑而不藍。髮則黑而非金黃。何足爲我師。主人始知適間無禮之言。已爲客聞。亟請罪。曳之復入。

甲乙飲朝貴家。故微時道義交也。昔款今情。繾綣備至。席間偶詢諸食物價。則增於市者幾十之二三。甲乙咸甚怪之。他日二人復相值。甲頗以主人不能盡規朝廷爲憾。頃之。述及食物之獨貴。乙曰。君時往何不言之。俾勿爲若輩所蒙。甲矍然曰。是何言。吾輩時往。所爲者大。然僕輩見待。亦異他客。豈親我。實畏我多言耳。偷一旦發其

覆。伊等怨忌叢生。百端構間。吾與主人翁。自此又隔一重雲霧。所失大矣。乙曰。敗矣。君不能盡規於己貴之友。而乃責友不能盡規於絕無關涉之君。豈不怪歟。豈不怪歟。甲聞言爲憮然久之。

兩人皆以招股爲發財之目的。一人曰。宜招巨股。每股一二百元者。若至四五百元尤佳。一人曰。招小股佳。每股十元五元可矣。能一二元尤佳。互相詰也。主巨股者曰。吾招巨股。專從事富貴人。纔得數十股。吾囊充矣。伺間席捲走。天涯海角。孰吾禁。奚容汝之瑣瑣乎。主小股者曰。不然。股巨則人必斟酌。預股者富貴。必見訟累。萬一被弋。悔不可及。孰若招小股。人所失小。則不爲意。其人大率下流。則無大力。吾但以小利啖諸鷓隸。轉輾誘致。吾資大集矣。吾壑旣滿。則登報託故言倒敗。孰能詰余。余猶徜徉社會中。與富貴人交結也。二人旣別。各行所志。果皆如願。

客至。語極慷慨。甚慕占之有節概人。主人之子姪皆爲所動。客去。羣謂此客大異於常。若使立朝。其汲黯流歟。主人笑曰。恐未然。咸詢故。主人曰。觀人者宜於微。不必彼

所標職觀也。適余問伊所衣呢之價。余短視。誤呼爲絨。伊恐有觸於余。不敢呼呢。亦呼爲絨。此極小事。而余與彼又無階級可言。彼之小心畏忌已如是。將來敢爲批鱗事乎。衆乃省然悟。

有以急病延醫者。醫至。問何所苦。涕出言曰。余病殆矣。雖鬼神莫測也。問其狀。曰。余臥而患發於背。俯寢則移於胸。左臥則左脅病。右臥則右脅病。莫知何緣也。醫沉思久之。笑曰。余意君之病。不在身內而在身外。亟發其席。則距枕數寸有小鉢焉。亟擲之窗外。曰。所謂鬼神不測者。此矣。

某省總辦鐵路者。不公佈諸衆。而獨日與其私人謀之。或嘲之云。古語築室道謀。今乃築道室謀矣。

某京官假寐於室。偶自歎而言曰。今日世界。誠所謂人少畜生多者矣。語未既。忽若有答之者曰。君之語殊誤。今之世所謂人多畜生少。非人少畜生多也。某四顧無人。方愕胎間。則又聞其語曰。君不謂然乎。試觀今京中新舊衙門。官日以增。而來者仍

未已。而狐皮羊皮。及供食品之豬雞鴨。均日貴。非人多畜生少之證歟。頃之又曰。君誤以人多畜生少爲人少畜生多。是亦無怪其然。蓋今之人動以畜生之皮毛爲己之皮毛。故君誤以爲人少畜生多也。久之寂然。某君亦起坐。四顧無人。呼之無應者。某君終日怪詫。不能自己。

或曰。君不見刀乎。磨一回。利一回。余曰。殆哉。君不見刀乎。磨一回。薄一回。

有兩人游西湖。坐平湖秋月之水閣上。盛談平等公道之理。娓娓可聽。旁一樞樓者。徒倚其旁。二人初未覺也。忽其人出一金簪。言昨在此拾得。久候無人來此。余竊人。不便攜此。欲售去之。得銀元二枚可矣。二人視之。真金也。一人捷取得之曰。去休。吾與汝金。一人急起曰。汝得此何用。我方娶妻。此簪乃必須物。前取者叱曰。無多語。於例先得者有之。孰遣汝鈍。其一人卽奪之去曰。我有力卽爲我有。孰使汝驚弱。藍縷者鞠躬徐曰。適聞兩君高論至言。深致佩服。不意條忽遽至如斯。然以此微物。導人於爭。非吾志也。卽就後取之人手中掣取以去。兩人皆大慚。

有笑人瘦者。瘦人曰。吾安得不瘦。今人以求肥之故。併面皮搗去之。余力求存其皮。而肉銷於中矣。今人皆柔如無骨。我力植其骨。而肉又銷於骨之外矣。至今數十年。僅存皮骨也。宜哉。

頂兇者臨赴官時。必嚴戒之曰。若翻供。歸卽斃汝。尤慘於官刑。故見官無敢翻供者。余見處權要。或倦於職務。或忿於人言。或以事之爲難。或以子弟不謹。每欲引退。則自妻妾與其私人。必百計尼之。勿使得遂其志。雖未敢有所禁約。然果拂其意而辭官。則其受於家庭之况味者。不知於彼何如。

世未知老妓之處境悲也。年則老矣。而挾多金以嫁人。歟。則娶己者利己財者也。財一去不可問矣。且何爲忽以多金資彼歟。以施舍歟。以貽親友歟。則數十年刻剝積聚。而慷慨盡之。何也。抱此以終歟。則徒爲衆攫而已。嗚呼。寧非最悲歟。

甲乙兩人者。交如兄弟也。甲終歲勤動。薄有所畜。乙輒取而用之。甲尤之。乙曰。諺曰。辛苦銅錢快活用。此至言也。而君才行其半。故吾爲君足成之。



杭人有久客外者。歸遇一故交。則趾高氣揚。非復前之態度矣。問其所爲。則法政學員也。且忿然曰。吾父前者徒知用壓力。否則如破慳囊。使吾出洋。則今以畢業生歸。官大金多。意中事矣。語訖。不勝忿慨。此人已知其與父別居。且約親友。逼父分與半生所積之二三千元。不成而止。因笑謂之曰。幸尊翁前此用壓力。汝今不過棄之不顧而已。假如送汝出洋。今日爲汝作奴隸。恐尙將受凌踐也。

有好自矜炫者。一詣人家。乃被凌侮。致受拳焉。歸卽呼家人曰。速以解醒湯來。余醉矣。家人詫曰。何今日行之前却也。曰。醉故也。而乃有傷痕。曰。醉而踣於地也。衣破矣。曰。跌而絀於枝也。家人曰。異矣。絀於枝者。宜破襟袖間。今乃破胸際近領處。乃似爲人所碎者。何歟。某大慚。佯醉睡去。噫。近來外侮交迫。當軸者祕不使人知。何以異此。有行海岸者。被風吹。口鼻悉偏向左。詣醫。醫問行所向。曰。吾由西而東也。醫曰。然則不必藥。但由東而西可矣。問故。醫曰。復有風至。豈不吹之正乎。

凡國之興。皆有豪傑奮然而起。求達其志。雖死不悔。今吾國之以豪傑自命者。乃必

探知其不死。始敢奮然爲之。何歟。

或見政府。言彗星見矣。其垂象甚儼。曰。足見天道如此。非人力能爲。俄一新進者至。姑以語之。亟曰。此軌道之常。與人事絕不相涉。他日。或又入見。卽謂之曰。原來只是天象之常。無預人事。汝不必過慮也。

某公驟貴。廣置姬妾。且與人賭麻雀牌。必千元一底。或曰。茲所謂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近日懲於前此之泄沓。凡百新政。一時興辦。顧籌之未熟。多有虎頭蛇尾者。或曰。何嘗是百廢具舉。直是百舉俱廢。

日人佔粵東沙島。粵之官吏。數年始覺之。再三交涉。始得返。因復從事於西沙島。或曰。是殆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惜乎若南若北。未一問也。

或曰。上海製造局之購辦機料也。其取九五扣三焉。惜其事隱。莫能知也。余謂社會無能力耳。若有能力。以精密之人訪之。無幾時。若輩無立足地矣。其人笑曰。如是。恐

須添一份九五扣。

或曰。吾國人今皆升一級矣。聞者怪詰之。曰。君不見京中部曹官均稱大人。學生均稱學員。甚至戲園中之戲子。亦稱藝員乎。

今之芸芸者。姑呼曰人耳。人耳。實則萬物具焉。且遞嬗焉。太上蓋有麟鳳焉者。其次有若鶴鹿焉者。有若虎豹焉者。有若狐鼠焉者。今則狐鼠且不可得。而蕃然於吾前者。蓋蚊蚤蜚蝨也。嗟嗟。吾輩乃與蚊蚤蜚蝨同處斯世哉。

兩人晤對之言。又極無關涉。僮僕輩決不能記以告人。本人更無從告人。乃近來報中時有登載。一似親見之。親聞之者。亦可怪矣。或有指以問主筆者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某主筆卽對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責食之美。而未知烹調之術。責衣之美。而不知織染之法。責居屋之宏敞。而不知構造之術。是足愧矣。或曰。是皆細人之事也。爲大人者固有大大於此者。雖然。所謂大者。孰克有之歟。他人吾勿知。吾則無有。

有西人見中國兵隊云。中國之兵孱極矣。忽勅敵來。何以禦之。又遇匪曰。中國匪脆甚。不值一勦。或難之曰。若是。何匪久未平。兵亦如故。西人思良久得之曰。以至孱之兵。勦至脆之匪。亦猶兩強相遇。工力悉敵也。

一疆臣新蒞任。頗著風力。有紳士入見。疆臣遂謂曰。用人無佳者。奈何。紳曰。此易耳。不收條子。佳者亦來矣。或咎紳曰。君以代人遞條子過活者。如此。豈非自窒其途。紳卽伸其舌曰。不妨。尙有一條。

前有一報。不知何故。頗有歎於錫清帥。於其赴東三省任也。卽大書其過而揭之曰。錫清帥之現形一。或笑之曰。事之實否。吾不知。若題中之一字。則極可怪。或問故曰。一者。其下有二三之謂也。彼果知錫之必有續出之過端。而書一字以爲之行第歟。且報紙載吾國人之過舉也。爲其害於事。不得已而著之。非樂其有是而書之也。今若是。是樂有是而期之矣。吾不知報之品宜如是否也。

或呼人爲某公。其人泫然曰。吾願君自今勿呼我爲公矣。或矍然曰。豈以未足爲敬

歟。曰不然。今人最不願公。今呼我公。孰願我哉。

近來大商家。或買辦。率捐府道。或府道職銜。以便與官場往來。亦有直自作官者。又官場失意。或改爲商。亦有因多金而作商者。或改論語曰。是之謂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又一人曰。以我觀之。直是仕而優則優。優而優則仕。

今猶謂官爲子孫作馬牛者。誤也。今直是使子孫爲馬牛耳。蓋有三說。處此時勢。不知刻苦。各效尺寸。反嬉酣自適。則子孫將受諸慘禍。此大局之說也。婪取無度。用費亦無度。或反虧空。貽憂子孫。此家計之說也。享用太過。子孫將受貧薄之報。俗所謂享盡子孫福也。是因果之說也。不知彼居高位者。以爲何如。

某君就余論鬼神。余力言其無。某言其家嘗降神。某乃取筆以己意書之。未覺有鬼也。余曰。然則無鬼之說。君固實驗矣。某曰。不然。他日命不識字者爲之。亦運筆如飛也。余抵掌曰。余今乃知之矣。鬼之爲物。不云有。亦不云無。一班文人。死後散布空中。無聊已甚。偶遇扶乩降神之事。彼卽視爲生活所在。羣趨爲之。若仙若佛。任彼自題。

不意遇君鶴突人。忽自爲之。彼等失此機會。正相懊悵。幸他人續爲。得仍舊法也。某君大笑。

一人忽欲出山求官。友止之。則曰。爲子孫作馬牛。不得不如是。三年必歸矣。既三年。友以函抵之曰。三年已滿。馬牛之功已償。盍歸歟。覆書曰。爲子孫作馬牛之願雖償。惟現須再展三年。要爲曾元作豬狗。

汪建齋云。其先人芍卿先生署中。有書記焉。好爲詩。嘗詠水仙花曰。根鑿寶錠三斤白。心鑄精金一點黃。二語奇奧。然他尙可解。至三斤二字。則百思莫審。叩之曰。是寶錠之分兩也。元寶每錠非五十兩乎。三斤則四十八兩。與五十兩相去無幾矣。

又言鄂人王姓。爲吳橋同知。亦刻詩集。有食老蚌有感詩曰。一煮老蚌硬如鐵。再煮老蚌皮豁裂。僕人惜力益惜薪。老夫自煮始得食。餘詩大率如此。

諸遲菊先生。吾杭先進也。政治文學而外。書畫亦壓流輩。願每由外歸。則纖夫孺子。輒以扇請求。先生甚厭苦。一日。戚某亦以是請。先生曰。吾稍暇。卽當一灑。然幸勿以

扇來。往吾得人扇。輒投之箱中。不復能記憶。不如無此扇。憶得時當揮翰也。感謝而去。或聞其語。叩先生以投箱中之說。先生笑曰。此吾譏其一相情願耳。箱者相也。感聞之。延盼之心頓止。

江蘇人童君晏。以知縣候補於浙。甚不得志。工畫菊。乃以畫自給。潤例。每花銀幣半元。是真所謂餐秋菊之落英矣。有丐其繪菊一朵。不送潤資。既得則甚喜。時適初秋。卽攜以出游。有知其不與潤者。詳觀其畫曰。君爲彼罵矣。問何從知之。曰。君不見菊之外復有梅竹乎。然梅花皆覆開而竹乃在下。是笑汝爲下作倒煤耳。某慚。乃藏之。閩人或爲句曰。三鳥害人鴉雀鴝。鴝爲雅片煙。雀謂麻雀牌。鴝則指妓也。自謂無可屬對。王可莊太守戲指之。對曰。四靈除爾鳳龍麟。聞者絕倒。

常州商人金某。家小康。性情傲慢。見寒素之人與爲禮。輒不答。甚至人與點頭。彼睨視乃若未見。然其爲人險詐。又迴出常輩。以故人皆啣之。少時與人涉訟。曾爲蘇臬司掌頰一百。晚年因無子。負一乞人子作螟蛉。會六十生辰。亦張宴觴客。邑子趙某。

素健訟。欲弄之。乘其賀客滿座時。遽以贈聯入。聯語云。掌嘴喝烏臺。霎時臉泛桃花。從此遂成強項令。居心同蠅射。他日身埋楠木。可憐沒有捧頭人。客見者咸爲胡盧。季仙九探花。覆試殿試朝考皆第三。一時以爲佳話。傳至杭。杭之勝流言於衆曰。今有聯語。頗難其對。其出聯曰。覆試第三。殿試第三。朝考第三。三三見九。季仙九九轉成丹。時吾杭先輩許子雙先生。爲周生先生之子。方營錢肆。時亦在坐中。即有人指之而言曰。此何難。卽對以寶銀幾兩。紋銀幾兩。圓絲幾兩。兩兩成雙。許子雙雙全如意。顧不佳歟。衆大笑。許甚恨之。

海鹽吳鐵士以腰圓脚盆。對頭品頂戴。余以胥甲趙穿。(出左傳宣公二年)對張冠李戴。今以燕伐燕。(燕仍作去聲)對謂之牛戴牛。(見考工記)又有人以黃鼠狼對赤兔馬。牛舌頭領衣對狗牙齒手帕。連底倒翻對和盤托出。白手成家對黑心倒竈。並見生別。

杭俗凡新開一南貨店。必大減價三日。與相近之同行各店。生意幾爲所奪。於是亦



於其時新門閩。擇日懸燈彩。履堂名彈唱三日。祀財神。如新開店者。名曰老店新開。又庚子以後。北京天津燕遊之地。規則大異於前。南班之妓。客少憇必給銀幣二枚。三至則須更給。又必飲博累次。乃許爲入幕賓。北則茶座一次。銀幣一枚足矣。兩三次卽留客。亦只五元可矣。游客喜其廉而爽快。競趨之。南班羨之。乃以南班而用北班之規則。名曰南班北做。以之對老店新開。事適相稱也。

前數年有作嘲京僚詩者曰。六街如砥電燈紅。徹夜輪蹄西復東。天樂看完看慶樂。惠豐吃罷吃同豐。頭銜強半郎員主。談助無非白發中。除卻早衙籤配字。閒來只是逛胡同。噫。好夢不常。恐不久將醒也。

又有人以沁園春調。詠上海游客。亦甚刻酷。何處開心。抽鴉片煙。又麻雀牌。看青蓮閣上。一燈對吃。小花園裏。連副三樓。雙馬車來。一家春去。叫信人悄說衷懷。更傳呼。廣東鷄釀。法國牛排。相攜馬路徘徊。不到天明不肯回。怕槍花掉破。先生白眼。衣衫當盡。大少坍塌。一溜煙跑。秋風徧打。萬把銀捐個道臺。不多時。花翎搖擺。到省當差。

# 汪穰卿筆記卷七 雅言錄

前者歸安陸氏。以其先人十萬卷樓藏書。因蘇人姚某之介。售於日本富人岩崎君。海內人士。無不惋惜。且痛詈陸及姚也。然吾聞近來岩崎家事更變。不欲保守此宗書籍。日本人有建議由國家圖書館購入而未果。不知吾國人聞之。復謂何如。

刻書誤字多少。亦足徵其國辦事人之精神及其認真否。歐人刻書。雖百萬字。殆可無一誤字。足見彼中人精神滿足。且辦事之認真也。日本人即不能如此。吾國向有校書如掃落葉之語。一若本不能無誤字者。此已可笑。然前人刻書。尚講求讐校。故每書恆列校對人姓名。足見不苟。近自石印鉛印大行。且多出之書賈。但求能售。而於書之內容。均置不理。且石印或將原本翦裁。鉛印尤不可恃。非特錯字而已。甚至落行錯行。隨在皆是。余見石印經籍纂詁。有前後倒置之字。石印說文通訓定聲。有彼此互易之字。雖近來之著名印書局。亦復不免。又如同文書局之石印殿本二十

四史。照原本印。宜無錯誤。不意所據殿本。本非初印。字多模糊。所延校對之人。多非通品。輒以意描改。遂致錯誤纍纍。至竹簡齋以同文本併兩行爲一行。則更舛脫不可究詰。外間人不知。猶視同文與殿本無異者。誤甚矣。守山閣叢書。亦依原本。印刷亦精。然竟有因原本脫葉。不復搜補。因妄改葉數。以欺人者。此亦見吾國人之慣於苟且欺騙也。

道光中華秋岳在京賣書。願知者鮮。甚不得意。一日有人以名人字畫求售。視之無佳品。將返之。瞥見包畫之紙。亦是畫殘。似甚佳。異而視。乃卽己之畫也。華悵歎萬狀。遂浩然出都。事見戴文節畫絮志。之以見社會無物色人之識。則卽此美術家。亦不能見留也。

常州人馮某。在鄂以銀幣二枚。購得曾文正書對。視之。真蹟也。大喜。屢以告人。有見之者。乃石印本也。聞者莫不胡盧。又有窶人。以家藏翁覃溪書寸方小楷某縣修某廟記。向裱畫店求售。價極廉。然以收藏不謹。曾經霉蒸。紙上現有白點。店主人遙視

之。以爲石印。遽呵之曰。此石印者。亦值錢耶。時有收買骨董者在旁見之。似不然。乃曰。吾憐汝吸鴉片無資。姑以二百錢與汝購之何如。其人欣謝去。某歸視之。乃精品也。惜少一葉。旋售於黃君伯雨。已得百元。二事一以石印爲真蹟。一以真蹟爲石印。一何可笑。黃君尙有劉石庵臨晉唐小楷手卷。及方循遠臨王麓臺山水。咸精品。

前時盛百熙。王廉生諸先生在都中。以風雅相尙。偶得精良之品。輒互相傳觀。此等風氣。今已掃地無存矣。然諸骨董客。因此以贗物相欺者。亦時有之。聞諸人嘗得戴文節畫。咸相擊賞久之。有人審視。年月全屬舛謬。乃知僞物也。諸公相顧。悵訝久之。此事頗怪。作僞者之疏漏。然有人爲余言。向來作僞者。相約一例。必留一破綻。俾爲識別。如年月地方。或造某名人畫法。而有一二處。故爲錯謬。從前揚州人作僞者。皆有此習慣。吾杭先輩許信臣中丞。在京甚貧。專仿奚鐵生畫以餬口。幾可亂真。亦有一二暗記爲別。余於此事未及考證。姑識於此。

乾隆間四庫書共寫六分。惟留京之一分。校對詳細。無大漏略。至分各處之五分。則

以寫官厭倦。復無人督率。致多刪減。官事草率。大率如此。

吳清卿中丞。諸遲菊大令。隨左文襄西征。二人並好古。每見有石碑。輒拓數紙。遇有摩崖。則使人架木拓之。惜未知所拓若干種也。

瘞鶴銘自宋以來。因摹搨太多。石泐殊甚。故近來搨本。殆不足觀。惟某僧手搨者。乃與平常售本。全然不同。筆畫圓勁。神彩煥然。聞拓時以氈徐按。務令紙深入字畫之中。拓時極矜慎。不使墨汁分毫溢出。每拓不過三字。窮日之力。纔能拓十餘字。故能如此。足見凡事果能加意經營。雖殘缺之物。亦能使有精神也。

桐城蕭敬孚先生。有續名人碑傳錄。卷帙甚富。而力不能刻。余嘗至其齋頭。見其稿本纍纍。可一二百冊。今先生已歸道山。不知遺書散落何處也。

前年余至保定時。余友羅順循太守。爲保定知府。爲余言。有人云有李文貞日記。鈔康熙間逸事甚多。屬其人寄示。尙未至也。近見如皋冒鶴亭。乃言此爲彼昔年所藏。凡十卷。爲蕭敬孚先生假去未還。意卽此也。

辛巳之冬。余從番禺石星巢先生游。先生除文字外。好購書籍。舊槧舊抄。不吝價值。時南關舊家盧氏。盡售其藏書。先生挈余往閱。至則大屋五楹。皮書可一二百櫃。先生擬擇其精者購之。余偶見一書。爲抄本禁書總目。可十冊。爲一套。每書具作者姓名。及書所言事。余擬勸先生購之。不意一二日南關大火。被災者可千家。盧宅燼焉。此遂不可問。後見咫進齋所刻銷燬抽燬書目。僅二三十頁耳。何盧所藏。乃多如此。不知海內尙有別本否也。

余在星巢師家。見有抄本三朝典要。計六厚冊。余略爲翻閱。是非顛倒。至斯已極。然周納甚工。絲毫無滲漏。倘吾人祇觀此書。幾以楊左爲千古罪人矣。

癸未正月。余隨石星巢師人都。過上海。閱書抱芳閣。先生見汲古閣初印六十家詞。卷端有查初白先生姬人小印。先生大喜。以四十元得之。余乏資。偶閱架上。見有寫本曲目表。抽視之。則鎮江支君所編。有錢梅溪先生序。遂購以歸。僅小銀元四角耳。後爲江建霞同年刻入靈鷲閣叢書中。

辛巳。余館張文襄湖廣節署中。見架上有胡文忠公撫楚記。爲汪梅村先生所撰。以年月爲次。而以公所治事。分隸於每日之下。如某日派弁出防某所。或獎勵某人。或申斥某人。事簡而眉目犁然。後詢之人。知此書梅村先生沒時。以授閻文介。屬其刊刻。文介逡巡未刻。則授之文襄。余屢言宜速付刻。俾先生苦心。與文忠治事之規模。皆不至淹沒。至乙未。余見官書局總辦某君處。抄有此書。言制軍發出。令錄副付刻。余略繙閱。則訛舛百出。曰此何能付刊。宜求原本重校之。番禺梁節庵太史。時亦在鄂。曰不校尙可。若再校必至全書遺失而後已。久之。此書竟未聞付印。蓋適如梁君言矣。

余辦時務報時。杭之竹簡齋主人。以四明萬君之明綱目示余。其書依綱目例。朱墨塗乙。蓋猶原稿也。君之叔父季野先生。亦有考證。其上尙有數人筆墨。則皆君從兄弟。或友人。各以顏色別之。書眉丹黃爛然。余覽竟不忍釋手。願以需價百金。未能購置。乃倩人抄錄。而託吳縣友人汪甘卿校之。計數月始蒞事。乃返原書於竹簡。後時

務報既停。暫設海上書藏。此書亦置其中以守者非人。竟失去。原本亦不知爲何人所得。余至今思及。猶恨之。

山左葉書綬。有續山東考古錄。考據精絕。余戚館陶靳君珏字蘊齋。謂先生尙有紘。縵考古錄一書。卷葉繁重。世莫之知。余南北奔走二十餘年。遇山左人詢之。無知者。不知果尙存否。

薛叔耘先生出使歐西。欲廣採西籍。爲續瀛寰志略。譯稿甚多。顧未能匯輯成帙。先生回國後。不久歸道山。遺書存篋中。無慮百餘冊。鄞張君美翊與余言。余乃介張君假之。錄副寄余友鄒沅帆於鄂中。以鄒君方治輿圖公會事也。後張君撥其一二。爲南洋海島圖經。餘尙存先生家中。

洪文卿學士使俄。以印中俄交界圖。誤依俄人界線。大爲世人詬病。然學士在俄時。深病元史漏略。乃廣譯西書之關涉元事者。復屬參隨中有文學者編之。後學士於癸巳病歿京邸。陸鳳石相國時爲國子監祭酒。經紀其喪。方事之殷。未遑他及。元史



稿所根據之西書均已失去。陸後以全稿付余同年陳詒口郵部毅。其元史譯文證補。雖亦由陸相國付人刊行。而內有缺篇。陳處均有之。皆刊出云。余戚歸安陳其鑑。駿生。亦爲洪之隨員。與聞譯書之事。余就之求得蒙古錢譜原稿清稿。並西文原本。重爲校勘。久不得要領。後託鄞縣張君美翊重爲編次。且校定其表。余時治報事。未暇付刊。乃與西游錄同寄同年劉聚卿觀察刊之。觀察刊西游錄。入聚軒叢書。而此書未及刊。後余索之。一時未得。己酉。余復入京。觀察謂余。已覺得。惟西文原本不可得。余大喜。取回。復請馮令之同年校之。刊入叢書中。

余見書目答問史類夾註中。有張石州延昌地形志。注云未刊。余庚寅壬辰入都。求之再三。已知爲祁子和座師家收藏。未嘗出以示人。雖門生故舊再三請之。不可得。已而師騎箕去。聞所珍藏。悉已散盡。丁未。余在都。偶過學部湖北陳毅士可家。士可出此書殘稿見示。蓋此書本序例一卷。書共七卷。塗乙刪改。猶先生原稿也。茲僅得序例一卷。書三卷而已。聞先生生平精力。悉萃此書。蒙古游牧記尙居其次。先生於

此書至爲珍重。瀕死。託之何願船先生。願船先生後爲校正。以無力刊。付之祁鶴皋先生家。歷文端文和。迄不一示人。亦不付刻。以至散失。抑爲可歎。後遇文和師之孫字君身者。自德國回。將之官山左。余以士可得此書殘本之故。猶冀爲延津之合。特約君身至詢之。君身謂揚州家中。應尙有存。余等尙引爲幸。其秋余至申。值文和師次子某至申。時詣黃秀伯中慧。余託詢之。云拳匪亂。家中物無纖芥存。寧復有此。後吳縣蔣伯斧抵書余曰。聞平定州先生家中祠堂。尙有副本。余以表弟王子良嘗牧平定。馳書問之。覆曰。先生後嗣祠堂亦零落。張氏賢者。僅通文理。安復有此。余爲悵然久之。近見餘杭褚守隅云。伊在保定見何幼原之子。藏有此書副本。幼原爲願船先生子。是願船先生所錄云。

宋會要。由徐星伯先生自永樂大典輯出者。計可得一巨篋。屠敬山同年在廣雅書局。受南皮委。令詳爲編勘。屠後至鄂。至蘇。恆攜以自隨。後復至黑龍江。又之官於浙。不復能及此。書亦不知何往矣。聞上虞羅叔允參事言。此書後存王燮臣觀察處。今

不知如何。

永樂大典雖編纂至草率。而搜羅宏富。唐宋遺籍。多在於是。明時已多散失。小說載楊升庵爲偷書官兒是也。乾隆中朝廷重文事。於此書中掇拾遺籍至多。刊爲武英殿聚珍板叢書。可數百種。後宿學之京者。亦就此輯得故籍甚多。顧未盡十一也。庚子拳亂。翰林院被火。某國使館中人。遣人至總理衙門言曰。聞翰林院中儲永樂大典。中國之舊籍存焉。聽其灰燼。豈不可惜。宜速護救。願無應之者。聞後來間被搶出。今各國藏書樓。多有藏其一二者。（並聞有二三十冊由某國見還。）

余生平購舊書。莫廉於粵省新書店之舊書。其故甚奇。蓋緣廣州未遭兵燹。所有書肆。有乾嘉以來未改易者。書肆之例。每進貨。以應售價若干。記之於簿。不售者。則年終易其包紙而價無改。雖百餘年。而店夥視之。與前書無異。且見其一律新紙所包。亦末由辨其爲新舊。故雖原板已燬失。或印本稀少。外間價且十倍。而店中人咸憫然無所知。余得原板西域水道記。僅用去銀三錢耳。

讀史方輿紀要。古今奇書也。與馬氏繹史。沈氏新舊唐書合抄。稱爲三大奇書。顧新舊唐書合抄。僅事抄撮。比之二書。瞠乎後矣。然卷帙浩繁。牴牾自不免。濟寧許君鴻磐。字雲嶠者。從而正其闕失。名曰方輿考正。僅總部六卷也。

毛嶽生之元史稿。聞亂後爲江海關道應敏齋觀察所得。觀察歿後。書籍零散。此書亦不知散歸何所矣。（漸學廬叢書。有毛嶽生元后妃王公傳一卷）

紀文達公學問精博。在乾隆時幾推第一。其評隲詩文。倚撫利病。如老吏斷獄。使人不寒而慄。余館張文襄鄂督署中。與公之從曾孫字香聽者。居屋相望。於其案頭。見有公所評唐詩鼓吹。時余盛意刻叢書。欲乞得刻之。後文襄命余纂洋務輯要。出居自強學堂。匆匆未及寫副。後見香聽問之。云已寄家中。今不知在何許矣。

國朝野史。流傳絕少。以例禁綦嚴。遂無人敢載筆也。余聞寧波王苑生太史言。其尊翁於道光間。歷居要幕。於當世事頗留意。私有撰述。顧秘之不肯出也。苑生因述一二事於余。後苑生丁艱。葬畢至申。余亟問是書。云徧搜遺篋未得。聞家中人曰。前此

數日。老翁親檢書篋。擇取簡札書籍悉燬去。度此書亦在燬中矣。

羣玉山堂帖。宋米襄陽書。韓侂胄出資。使向時敏刻之。韓被籍沒。石盡散失。時僅印存二本。元兵至。又燬其一。上海朱君切千言。其尊人得一本。價三百元。鑄印精絕。有翁覃溪跋。記此帖首尾極詳。並有翁題籤五大字曰。羣玉山堂帖。又有趙文敏祝允明題籤。又有元揭傒斯題羣玉山堂帖下卷一籤。乃知尙有上卷。久之。蘇之蔣香生文藻。適得此帖上卷。朱之尊人。願以千金易之。冀爲延津之合。蔣不可。而轉求之朱。亦不可。已爲盛杏孫宮保所知。願以重價購之。朱不可。則託辭假觀。遂不復返。蔣藏書皆售之日本。此帖上卷。想亦隨往矣。續聞羅叔蘊言。此頗有誤。蓋實名英光堂帖。半在蔣香生家。半在□□□家。後歸於盛宮保。已重刻矣。

朱言蘇之蔣香生。起家於賈。願好書籍。得盧抱經堂書於抱芳閣。計百櫃。價才二千金耳。復益以他所得。儼然藏書家矣。蔣嘗誇於人。謂歸安陸氏十萬卷樓。書籍雖富。顧不如余。余有孤本書。爲陸氏所無者。朱君言蔣語殊不虛。嘗見所藏宋本北堂書

抄計十冊。孫淵如嚴鐵樵校讐者計九冊有半。皆朱書正楷。又有未分卷之李善注文選。

竹簡齋印二十四史。卽用同文書局本。以兩行爲一行。然爲之者率不細審。或本不解書事。有錯行者。有應另行而圖省紙。與前行併爲一者。至諸表。則強以次葉附於前葉之下。大失表之功用。誤字本不應有。然閱之隨處皆是。蓋一則承同文之誤。一則因有描寫。而新添無數錯誤也。

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首創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機器藥料。皆用上品。攝影上石。均甚經意。最著名者爲覆印殿本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絕不割裂合併。當無誤矣。然覽之誤字乃甚多。蓋所得之本。並非初印。字跡多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於付印。此輩文理多未通順。遇字不可解者。輒擅改之。致錯誤百出。竹簡卽以此爲底本。故錯字一仍其舊。而以併割之故。又有甚焉。竹簡石印之底本。抵歸仁和高氏。後又由高氏售於上海書肆。得價三千元。後縮爲六開。價乃極廉。雖錯字

仍舊。然較之他石印本。及鉛字本。似尙勝一籌云。

曾文正之孫廣鍾。以文正手書日記付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石印。士林視爲宏寶。惟中間賁李次青及忠襄語悉刪去。甚可惜。聞從前刻家書亦有避忌而刪節者。卽惠敏之曾侯日記。言聶仲芳中丞處。亦不刻。

乾隆中。吾杭吳中林先生廷華。精研禮學。著有三禮疑義。儀禮章句。章句著錄四庫。又刻入皇清經解。復有單行本。疑義則外間無見者。惟胡竹村先生儀禮正儀。偶一引及。先生後裔名晉元字錫侯者。同治初在景寧。與其兄艾生偕余家同赴粵。亦時課余讀。師言此書祇有清本二部。一久燬於火。一押於仁和許子雙家。(名珏)後阮文達撫浙。欲取閱。吳氏子孫託人求許氏。欲暫取上撫院。許氏不可。只取一半。或數冊。亦不可。此書遂不能顯於世。逮經咸豐匪亂。此書亦燬燼矣。師日必言之。且握拳毆空際以洩忿。

己酉。內閣大庫。因須修理。庫中積書甚多。大率皆元時由宋都宮中運至北京者。自

明以來。遞有增益。皆置架中。六七百年無人閱視。塵封蠹蝕。觀之厭人。或請於主者。逐架清理。計得書十餘萬冊。然多重複。及州縣志書。如硃批諭旨。卽有一百三十餘部。其餘官書亦多。清釐既畢。卽以箱盛之。送交學部。將來置之圖書館。其黃冊（錄上諭）紅冊存（錄交片）仍留內閣。歷科殿試策。亦送學部。劉君言最得意者。積書中。忽得宋時宗譜。一爲仙源類譜。計有百五十餘卷。今十餘冊。並記近支者。一爲宗藩慶系錄。約一百七十餘卷。今存二十餘冊。則記宗室也。二書皆書官人名。惟仙源類譜具生卒年月。並公主嫁何人。及改嫁。均詳列。又睿親王致史忠正書稿。僅存一半。別有致唐通馬科二書。則向來所未聞也。二書並仙源類譜宗藩慶系錄各一紙。有人用攝影法印之。亦佳事也。

梁山舟先生手寫文選。計十六小冊。有嘉慶丙子先生自跋云。始壬申至丙子。蓋五年畢事。全書無一字草率。有誤者。則硃書其旁。光緒初。溧陽人姚君光宇。字季眉者。官於浙。名甚顯。歷爲大縣。以四百元得之。藏於家可三十年。近歸於陳筱石制軍矣。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計全書二十冊。據歙程瑤田先生跋時。已闕北直隸及四川江西兩布政使。有蔣寅舫評事抄本。後爲餘姚朱久香閣學所藏。則又闕廣西矣。曾文正嘗欲就此本排印。而以意分爲卷。其上下方有增益。及旁注。均攙入。江南十一卷。浙江二卷。山東八卷。山西五卷。河南四卷。湖廣三卷。陝西十卷。雲南二卷。貴州一卷。廣東二卷。福建三卷。都爲五十卷。後未成而罷。庚戌朱之後人持至上海書局求售。約能印則取資可少。乃無應者。深可惜也。

大清一統志計凡修三次。第一次成於乾隆八年。計三百四十二卷。第二次成於乾隆四十九年。（提要作二十九年。乃敕修年分。非成書年分。）計五百零一卷。並已發刊。一爲第三次成於道光四年。記載以嘉慶二十五年爲斷。計五百六十卷。並目錄爲五百六十二卷。未刻。現僅得清本二分。均藏國史館。道光本前二十年。上海之蜚英閣曾託人寫錄。將付石印。未盡。而館中人不喜之者。將發其事。乃罷。前時杭竹簡齋所印稱五百本者。實欺人之詞。蓋取乾隆八年本。分析各卷。使合五百卷之

數也。

戊子冬間。余居家。聞城頭巷吳君季英家。有嘉定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亟求得之。見其書將史事分地羅列。繁而有要。前並有錢竹汀先生序。計入厚冊。無慮四五十萬字。乃約余兩弟共寫錄之。晨抄暝寫。匝月而畢。反原書於吳氏。願無力付刻。後館於鄂。遇屠敬山同年。屠諗於粵。乃寄粵之廣雅書局刻之。願十餘年來。余尙未得一覩刻本也。

瘞鶴銘沈江千餘年矣。宋時撈出。僅存九十三字。端午橋尙書督兩江時。令人募有以佚文獻者。每字酬五十金。已而有人持殘刻求售。云曾爲何夢華所藏。端如數翻之。嵌諸新石而爲之跋。置諸定慧寺。然字勢波磔。與原石似不甚同。不知其爲真贋也。

瘞鶴銘近來拓本愈漫漶。獨鶴洲和尚手拓者。筆勢圓勁頗有精彩。

焦山定慧寺藏明楊椒山先生手臨雲磨將軍卷。游客索觀。或卽題誌其後。僧人無

由阻止。濫劣甚多。復不能分別。一概存留。一卷不足。拓爲副卷。端午帥至。焦見之。擇其尤劣姓名不彰者。直以墨筆鈎去。令重裝池。余已西游。焦親見之。寄語好塗鴉者。慎防此一筆鈎也。

余游焦之自然菴。僧出一盒。啓之。一物橢圓中空。質似石灰和泥所成。僧以爲異。不知卽駝鳥卵壳耳。又一明太祖像。又有冊頁兩本。題述逃藪三字。乃水滸諸人像。云國初福州人所繪。然轟天雷所持。大似洋鎗。亦可哂也。

阮文達秋樹讀書圖。本置自然庵。後失去。或購得。上端午帥。付定慧寺藏之。

上元黃殿撰思永。家藏古銅琴。青綠斑斕。款式與平常琴無異。中有銘十二字曰。魯正叔作。子子孫孫永壽用之。銅琴書契載者絕少。故黃氏絕寶重之。庚子聯軍入京。爲日本人所得。後八年。復由日人鄭永昌歸之黃。時殿撰子秀伯觀察中。慧以事居申。得此甚喜。更其衣爲之楨。復爲之說。定爲周初物。余時由京師返上海。得見之。秀伯居上海。頗搜羅骨董。間有甚異者。有舊磁兩種。一爲印色盒。一爲碟。而有足。能

發香氣若伽南。聞者咸以爲異。或曰。明宣化某年曾作此。餘時均無之。故傳者甚鮮。近聞法國人在吾國新疆。又掘得古物無算。內有竹簡三枚。一爲急就篇兩行。竹簡形狹而長。上有穿。有第一二字。適夾穿。則爲第一簡也。一爲後漢永和之書信。一已漫漶莫辨。

吾杭高欣木中書時顯。余姻家子。言近見集帖目三卷。係吾杭惠秋韶先生兆壬撰。惠氏國朝舉人。著有楓樹山房詩。此目傳本甚稀。寶山陳同生如升。據武進費氏鈔本轉錄。費氏从陽湖趙氏彛錄。上卷南唐宋刻五十七種。中卷元明刻七十種。下卷國朝刻六十二種。有目而無錄者頗多。亦有疏漏處。恐未成之書也。欣木擬彛錄一過。並爲校補。復謀刊傳。洵佳事也。欣木又言唐睿宗書順陵碑。見續古文苑者僅三百餘字。伊家藏有唐時拓本。有六百餘字。字字精彩。亦可喜也。

祁鶴皋先生皇朝藩部要略稿本。今在學部主事黃陂陳毅士可家。考其字跡。則猶是張身齋何顥船諸先生手筆也。意其時諸先生皆寒士。祁以富人官京。適館授餐。

祁實尸之。故諸君以是爲報歟。

紀文達公奉敕撰四庫全書提要。爲公一生精力所萃。雖間有過偏處。然非於各種學問貫串通博者。必不能成是偉著。聞稿本尙存河間張氏。惜不全耳。

吾杭張仲雅先生雲璈。著有簡松草堂集。附刻各種可四十冊。先生尙有垂綏錄一書未刻。或言梁晉竹先生紹王兩般秋雨盦。卽竊取此書增益爲之。然近日此書稿本。乃出現於粵中。余同年梁伯尹吏部得之。曾印入安雅報中。僅四卷耳。與兩般秋雨盦隨筆。截然不同。間有一二相出入者。則以同時人聞見相同。固不足怪也。

俞理初先生癸巳類稿。癸巳存稿。久已刊行。先生尙有積精編一書。皆廣輯舊籍山之言九天玄女術者。余從余友達縣吳筱村大令德灑。得其寫本。後爲人持去。不可蹤跡矣。

四庫館開時。吾家振綺堂藏書已富。從高祖荻原公哀得舊籍六百餘種。附歛縣鮑氏以進。(鮑氏卽刻知不足齋叢書者)鮑氏汰其與己所進書重複者。或竟潛題爲

己所進。故著提要者僅百種耳。

近來學部有開圖書館之議。顧造端宏大。籌款爲難。前南洋大臣端午橋制軍。特以南陵徐氏（徐仁山觀察所藏。由其子徐厚餘觀察乃光以抵官款者）歸安姚氏。（姚彥侍方伯觀元所藏。由其孫某出售）兩家之書。咨送學部。徐氏所藏。多普通日用之書。及各種官書。姚氏則多精本。蓋一取其多。一取其精也。又益以內閣大庫之書。及燉煌石室唐人所藏書。約六千卷。又奏請提回熱河之四庫書。得此爲基礎。已足供展覽矣。

摹刻古器。始於宋薛尚功薛氏鐘鼎款識。而阮文達之積古齋鐘鼎款識。實仿爲之。顧薛書尙粗略。阮書近人以原器校之。多誤。（原稿今猶存藏余姻家吳綱齋太史處。）又其時吳中丞有筠青館金文。惟攀古樓彝器款識。（潘文勤藏。吳清卿中丞摹篆繪圖。王蓮生學士書。同治十一年刻於京師。）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吳清卿中丞自摹繪。光緒十一年刻。）古玉圖考兩冊。（亦吳中丞摹繪。光緒初石印。）

摹印極精。爲海內欽仰。又兩疊軒彝器圖說。(湖州人吳平齋觀察雲印刻)亦足繼其後。又吳子苾閣學式芬撰古錄九冊。尤爲精博。蓋諸家皆拓一家藏貯之器。此書則網羅各家所收藏也。大約自道光以來諸家收藏。皆在於此。又封泥考略十卷。亦吳閣學撰。則專摹吳氏及濰縣陳氏所藏漢時泥封也。(攀古樓吉金錄兩疊軒均摹繪原器。餘則否)至奇觚室吉金文述。(劉又丹太守心源撰)則摹濰縣陳氏及柯遜菴中丞楊星吾先生三家收藏。陳柯均原器。楊則多翻刻本。

薛氏鐘鼎款識。本係石刻。阮文達以木板刻之。又文達得宋王復齋鐘鼎彝器款識拓本。乃依原樣大小。刻成一書。名曰宋王復齋鐘鼎彝器款識。又採其全文入積古齋中。

漢玉日晷。光緒初發現於歸化城。端午帥得之。辨爲西漢物。玉正方約漢尺一尺。中刻線無數。線之端刻數目。自一至九十。周可大半圓徑。蓋記漏刻也。中惟七十二字。與小篆不同。七只作十。十則中畫甚短。後蓋以二字相混。乃改今體。

瑞安黃漱蘭學士。曾得乾隆間輯舊五代史之底稿。備列從出之處。學士視如拱璧。後爲張文襄所知。假諸學士之子仲弢。仲弢文襄姪婿也。然文襄於室中書物。不甚清理。無幾失去。學士甚以爲恨。時以責仲弢云。

古女寫樣。已酉清理內閣大庫積書。於宋板書中得之。以此種書籍。皆元初自臨安移來。數百年未開視。且決無人以此夾入之理。故定爲宋時物。樣係剪厚紙爲之。四圍針孔無算。蓋書本民家物。故有此。後進呈時未及去也。

祥符周季况先生。爲兩廣鹽運使周叔雲都轉星譽之弟。以知縣官閩。頗好藏舊籍。有宋寫北堂書鈔。頗見珍異。時丁雨生中丞撫閩。收藏繁富。聞先生有此書。頗欲得之。遣人示意。先生不應。後先生以虧官款被劾。在他人本可以查抄無着了事。丁心銜先生。特令留閩。俟繳清官款。方許回籍。故先生後雖挈家居蘇。仍時需至閩。以是終其身云。

德人在吐魯番掘得沮渠安周碑。運回國。置諸博物院。端午橋制軍過巴黎。至院參



觀。手拓得一紙。另一紙已破碎。僅得半耳。

日本人立花君。在新疆得中國大使遺土王書一軸。長十邁當。畏吾兒文一軸。長一邁當。一端漢文。一端蒙古文。紙札一宗。具漢文突厥文。畏吾兒文。波羅蜜文。（此文爲庫車昔時行用。）木片數事。上寫西藏文。迦羅斯諦文。

散盤。今在京師嵩竺山侍郎家。克鼎孟鼎均在潘文勤家。旋據吳綱齋太史言。散盤原器。向聞進入內府。前見陳壽卿與吳平齋手札。謂在雨窗制軍阿林保所。阿公後人。不知誰何。無從蹤跡云。

仁和趙晉齋先生魏。專研金石。性偏癡。與何夢華均有瘋子之目。先生著竹庵菴碑錄。余族弟大鈞得其稿。未及刊。卒於粵。此書輾轉入京。客手爲余姻家吳綱齋太史士鑑所得。綱齋尊人子修學士。爲湖南提學。乃刻諸長沙。

乾隆間開四庫館。各省皆有書籍奏進。惟浙省有採進遺書總目刊行。略敘撰人姓名爵里。他省無有也。近學部得歸安姚氏藏書。乃得江蘇採進遺書之寫本。書中有

云。彼時江蘇進書。計分三處。一兩江總督。一江蘇巡撫。一兩淮鹽運使。此僅哀集江蘇巡撫所進。故只二冊。書僅二千餘種。

摹刻古器。尙有劉燕庭方伯喜海之長安獲古編。本擬兼摹金石二文。方伯歿時。金文摹刻已竣。惟板心字未及刻。後續刻成。至石文則未及施工也。庚子以後。板爲劉鐵雲所得。後歸於廠肆之志文齋。

余於癸未甲申間。館於漢口。時至武昌省從伯父子用公。見所藏襄陽張氏墓志。咸張桓王家中人。蓋其時新出土也。云本有十八塊。爲知好某攜去一塊。故今止十七塊云。

光緒中有大興陳壽昌。刻南華真經詮註。後附莊子韻。莊子異同。下署己名。近日有在廠肆購得南海吳荷屋先生稿本。亦名南華真經詮註。較之一字不異。并序例亦直抄錄。有數卷。吳未註者。則亦缺之。惟錄白文耳。所附二種。卽從原書眉上所錄摘出者。是又爲郭象之竊向秀矣。又近來湖州陸觀察之儀順堂題跋。亦竊錄黃蕘圃

之讀未見書齋讀書錄。俞蔭甫之羣經平議。諸子平議。相傳爲戴子高先生著述。又如秦文恭之五禮通考。或謂爲金姓之作。而何義門之經義考。亦謂非己出云。

燉煌石室之唐人寫經。已送至學部。而前後散於外間者尙多。亦當有留於彼地者。吳綱齋識安西州牧郃陽侯真甫葆文。得寫經三卷。其一卷爲北周建德二年正月所寫。大般涅槃經。寫經之人。自稱清信弟子。大都督吐知動明。有題識六行。吐知爲代北複姓。一千三百四十年之紙本。完好無恙。良可寶也。

斯丹第一次游歷中亞。(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一年)已得晉代木札數十。第二次游歷中亞。(自一千九百六年四月。至一千九百八年九月)又在蒲昌海近處。得木札若干。皆晉代物。又在燉煌西北長城址。得木札二千。大半爲漢代物。間有數札。直秦代物。札長漢尺一尺。廣半寸。厚不過一分。千二百字跡漫漶。四百可讀。四百可照。字體不一。有別字。如床字。盡字。紀年自天漢三年起。至元和四年止。所載多係軍事。間有字典。(史游急就篇)占書。(非易林)歷本醫方。

斯丹又在長城下得漢綢二直。係同出一幅。一條廣尺許。長寸許。上寫曰。任城國古父綢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二十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一條廣漢尺二尺二寸。長寸許。綢有波紋。知漢人已解提花之法。（提花不知始於何時）綢色淺黃。一處帶綠。斯丹擬屬化學師分驗。藉知漢人染色之法。居今日而得見秦人手寫之札。漢人所織之綢。奇矣。

壬辰癸巳間。余在張文襄幕。見蘇文忠手書浣溪沙五首。後有揭文安公跋。今錄其與刻本異者於下。徐君猷作徐公君猷。又作二首作復作兩首。雪林初下瓦疎珠作雪床初下瓦跳珠。句下又有京師俚語。箬爲雪床八字。鬚作須。醺醺作昏昏。輾輾作纏纏。挑翠羽作排翠羽。已聞作已曾。又某句下有公近薦僕於朝六字。凍冷作凍吟。又某句下有公田在蘇州今年風潮蕩盡十一字。呵手作訶手。

湘鄉秋曹李君言其鄉人李思芹前泮。購得錢塘倪濤六藝之一錄原抄本。甚精美。尙是其妻女手抄者。圖亦妙絕。按此書於吾鄉最著名。而絕無傳本。丁松生先生聞

余言。乃由余晚新化鄒沅帆。紹介於李大令。時李官於浙。卽由丁派人至李處寫錄。後寫竣否。不之知也。然余表親孫振叔士頤。又購得於粵中孔宅。蓋襲前寫本也。今此書亦在京師某宅矣。

梁星海言。毛嶽生元史補訂。在應觀察家。又錢辛楣元史。爲曾文正所得。以付洪琴西觀察。不知此二書尙能流佈人間否。同年李亦園秋曹言。錢辛楣元史紀事。在常熟處。又王船山龍源夜話。是與寺中老僧言明室興亡事。書在朱肯甫家。

齊彥槐中丞在某處。得水落石出石一塊。石中紋與天生題字。宛然相應。佩身未嘗舍。一日舟過石鐘山。誤墮水中。亟以三千金。令人撈求。得一石。則題山高月小。畫亦如前。大喜過望。後以三千金購求原石。亦得之。

康熙間修明史。有別行者。若毛西河。湯文正。尤西堂。施愚山。朱竹垞之稿。均刻集中。姜西溟。方渭仁。則有抄本流傳。又汪鈍翁。嚴繩孫。聞亦有錄本。則未詳也。

近三十年來。鄂中州縣稍風雅者。楊葆初。刻宋本王叔和脈經。高香林。刻文館詞林。

東國史略。樊川集。

達縣吳筱春言。羅鵬孫家有永憲錄。渠家有魏默深之蒙雅。

江建。篋有屈翁山崇禎宮祠。又三吳紀。吾潘紀。則未言誰撰。又有測圓海鏡細草。與今本多異。

聞仁和勞氏及賈步緯家。多寫本算書。又沈子良家。多寫本野史。及烏先生集。又有年羹堯在獄中上書。及各省成案。

許奎垣言。葛止水處有元裕之算書。

朱竹君學士。藏宋刻權文公集。學士死。其子秘不示人。雖文正公亦不能得見也。一日使人往借鈔。約數日寫完。乃集書手十餘人。草率寫之。未及校。卽以此本付刻。故今京師行本。譌字極多。

蔣樾鶴年丈爲予言。道光中費曉樓先生至硤石。偶至塘橋廟。廟祀關聖。壁間懸一舊畫。蓋元明名手繪關帝騎赤兔。鬚盡豎作立勢。先生佇觀之頃。大爲歎賞。言余觀

此畫時胸中竟不能有此意態。因屬寺僧。此畫於關帝生辰。自宜懸挂。以示遠近。餘日並應什襲。勿使暗舊。

蔣又言相傳吳六奇贈海寧查氏之縞雲石。今尙存石門一破廟中。前屢爲豪家移去。輒以家中時有不安事。即便送還。今尙存廟中也。

光緒中會典館開。徵各省輿圖。張文襄督湖廣。以此事委新化鄒沅帆大令。時余亦遍至鄂。得與鄒君訂交。鄒爲叔績先生孫。世爲輿地學。後爲劉星使隨員。專學測繪。彼時吾國人至歐美。能留意學問。殆惟鄒君一人。旣承文襄委。因開局延人。至各府測量。然以時迫而款絀。故各處不能一律。大約黃州最佳。德安武昌次之。漢陽沔陽州未全測。安陸荊州又次之。鄖陽襄陽宜昌施南均未全測。

江藩性極乖謬。其藥方皆篆書。一日藥舖誤給某藥。江大怒。率衆欲毀其肆。肆中人辨曰。實緣方中字有不識者。故致誤。江曰。藥在字前。汝何得不識耶。韓樾堂見其爾雅小箋寫樣本。有某君跋。言江蓋餓死也。

刀遼碑出土後。輾轉數家。後爲南皮富家張姓所得。某相之族也。某相之弟某。素橫。欲得此碑。富家嘗被一族人縊死其門首。縣勸與富家無涉。已釋不問。某相之弟。乃故使人提富家於縣。縣復詰此事。富家懼。求救。某相之弟笑曰。不須他物。但得刀碑可矣。亟與致之。事遂解。

日本內籙虎次郎。在奉天乃得天聰崇德間舊檔。卽錄朝鮮交通事者。又一本錄當時奏疏。有實錄不載者甚多。書中太宗皇帝自稱金國汗。又得滿文太祖本紀二卷。及蒙古源流。又得朝鮮六典。大典會通。宏文館志。又伊有利瑪竇萬國圖。係近來照本。又有夷匪犯境見聞錄。潰癘流毒。（記道光鴉片事）華夷變態。盾鼻隨聞錄。（言太平軍事大罵何子貞）

吉林通志載特林明碑。今爲俄人搬在海參崴。有攝照本。國朝官書。皆謂明時聲教不逮開原以北。然此碑明記明太監亦失哈下混同江事。又碑載土官人名。均與實錄合。



口

校者按原稿此字樓欄不易辨止得缺之

版海國圖志

校者按原稿此字亦樓欄

元西北地圖

出永樂大典

近俄人勃

勒斯喜乃特勒採以考蒙古時地理。

何逢孫得洪文卿元史會編乃爲新元史。

昭代叢書六十集爲某氏所刊。余聞友人祝心淵言某氏之刻此書乃因備盜起也。某氏居濱江時患盜至既刻巨帙之書則手民五六十人朝夕聚處盜不敢窺且年月淹久有防盜之實而無防盜之名然亦奇矣。

張石洲何願船之書及鈔本均入祁氏手深藏不出後爲文和公之孫字君厚者陸續售去大半爲盛百熙之增寶豐住京石購去近又出售云。

燉煌鳴沙山石室秘藏既多爲英人及法人伯希和所取然所遺尙多學部中人乃請其長官電甘肅致之委員某運至京初有六千卷至京先住蘇州胡同吳宅揀出佳者百卷次日始將所餘五千九百卷送部並碎片一箱云聞委員卽李木齋之甥此事木齋與同志數人爲之取得卽共分之云。

# 汪穰卿筆記卷八 附錄

▲▲湖北吳光耀華峯庚戌文鈔

## 紀陳大帥軼事

陳國瑞兒時虜入長毛。總兵黃開榜得之。以爲義兒。戰常紅服。自殊異。馳突驍勇。賊中呼曰紅孩兒。聞紅孩兒兵來震懼。是時僧王攻白蓮池不克。白蓮池者。山東寇老巢。連巖斗絕。裁一徑可通。國瑞遣健兒五十。從後山險峻處。出其不意。攀籐越石而上。約夜四更。縱火焚老巢。以驚寇。使內亂。國瑞自會攻前路。當礮衝而進。礮子飛至其前。如流星迸裂而沒。遂取白蓮池。僧王喜而拊之背。曰。吾統諸軍將領不能克。兒乃克之。是吾大帥也。於是陳大帥之名播天下。中興八旗大臣。出而將兵。材能或弗逮。漢大臣。然器局敦厚。龐博。往往能以恩義結服奇杰不羈之士。得其死力。漢大臣或弗逮也。於是僧王愛國瑞若驕子。國瑞益奮發天性以報僧王。僧王薨。欽差大臣

無復有德量如僧王能用之者。動觸機械。鬱邑莫能自信。遂以得罪死黑龍江。當是時固始李兆受。黃安啓綸。皆以盜來歸。至提督田廬商賄在揚州者號千萬。兩人皆陽交驩國瑞。國瑞惡之。兆受因往年侵侮夙仇。誘縛國瑞鹽船中。以爲國瑞好大言平夷。將送上海夷場。湖南北商船泊揚州河下。感激國瑞鄉情俠氣。一呼而應者萬人。奪國瑞歸。事起兆受不直在兆受。然兆受以寇魁得富貴。江淮百姓被李禿子害者。人人思食其肉。時時流言李禿子將叛。兆受益曲意遜順。欽差大臣示馴服。獻私財助欽差大臣軍餉。輒數十萬金。易治。國瑞專使血氣。而擊寇忠勇不顧身。平生無貨色之累。行軍知愛百姓。得清議。難治。於是曾國藩以爲江南巨寇初平。勳將驕兵。強梁私鬪。且復長亂。思以威衆。當案其臬。奏削兆受提督。降國瑞提督爲都司。仍嚴檄責國瑞。是時武功多缺少。權宜以大銜借補小缺。國瑞終處州鎮總兵。實階提督。或曰以總兵降。非也。左宗棠復奏請鮑超陳國瑞領兵所至。督撫得節制參辦。雖有朝旨。竟無能節制者。用是益取當路伎。陳國瑞視鮑超爲愈疏放。任天而行。故獨

敗。郭寶昌起國瑞親兵。至提督。統馬步十餘營。與國瑞分爲僧王左右翼長。貴與國瑞等齊。國瑞曾不稍假借。怒輒毆罵如奴。寶昌銜之。國瑞與僧王議戰不合。動怒稱老子。提劍而去。會捻騎徧河濟。出沒剽疾。僧王罷師尾追。國瑞以爲非兵法。持僧王馬首不許發。曰必去者。老子不去。僧王曰。吾不用爾去。卒發。曰國瑞卒不忍王獨敗。馳前敵陷陣。事急。僧王亦懼失國瑞。趣寶昌發號出隊。赴救國瑞。寶昌故遲回。僧王急調發親兵紅旗馬隊。前敵已大奔。馬隊亦潰。僧王旣棄大軍。追寇曹州南被戕。國瑞悲憤。忘性命入寇中求王尸。晝伏麥田。夜負以行。凡七晝夜。得王尸歸。面如生。僧王福晉恆謂其子伯王曰。微陳國瑞。爾父尸安得歸葬。福晉母子。念國瑞未嘗去口。曾國藩以爲山東河南疆臣。以陷王嚴譴。寶昌下獄。國瑞同爲翼長。獨無罪。同罪異罰。國瑞愬稱苦戰。身騎俱被重傷。不足信。卽被重傷。亦不應略不問罪。深文奏劾。國瑞謂爲油滑。請撤幫辦軍務。褫黃馬褂。留處州鎮寶缺。立功贖罪。稍爲國瑞體面。冀收鷹犬之用。而朝廷弗從。有僧王親屬爲國瑞辯言之爲公道也。啓繪收租奴毆辱

木客。木客懇諸國瑞。國瑞諷使自盡。卒坐啓綸主使絞決。國瑞亦坐前後罪狀。刑部奏遣戍。寇嘗館光州南新聚。國瑞掠而至。塞屠案市兩頭。呼寇出鬻。殲諸市中。好輕騎嘗寇。嘗以三十騎困荒莊。寇圍數十重。將生禽之。國瑞忽自去其馬羈勒。令以三十騎盡去羈勒。狂突出入者三。寇隊爲亂。得歸大營。嘗從二十步兵。夜抵寇壘而呼。老子陳國瑞來矣。寇驚起。追之。迫深澗。國瑞跳身逸。步兵或莫能跳。國瑞躍而詈之。曰。便如老子跳。其人怯。墮深澗。避回不跳。遂殺於寇。屯兵滕縣。呼鬻髮匠於市。匠以爲大帥鬻髮。從容梳盥。而後奏刀。怒殺之。復呼一匠。復殺之。市匠盡逃。無敢來者。索諸縣衙。是時知縣江夏舉人洪調笙。張之洞童子師也。令縣衙匠往。曰。陳大帥湖北人。但往。自言湖北人。當有鄉情。匠不得已而往。自言湖北人。曰。湖北人善甚。然橫刀在膝。怒未燔也。鬻髮半。拍刀而出。匠嚇。噤不知所爲。俄而軍中傳言有賊過道。大帥截殺而歸。衣袴皆血。就座竟鬻。厚賞匠。楚豫之交。有花鼓戲者。諺曰。麻一下。謂過此一麻。則失其本心。羞惡之良。而與之昵矣。蓋淫聲褻態。誘人之甚也。河南有州縣。以

花鼓伶人供兵差。國瑞平時好卑禮小人。伶人以爲大帥之悅己也。就而昵之。則勃然怒。拔劍逐之。蘆溝橋稅務監督王大臣。故公人。苛索行旅。尤無忌憚。遇尊官益得噉肥美。言曰。乞賞錢。騾車不得行。過都門者以爲恨。同治七年春。鹽梟高岩。鈎捻匪張總愚。北犯畿輔。詔恭王總師。節制左李諸督撫。起國瑞。以待衛領旗兵。隸恭王。稅務公人不知其爲陳大帥也。齎而騾車乞賞錢。國瑞拔劍躍而下車曰。老子陳國瑞。止知殺人。不知賞錢。旣入都。王公宗戚。豪傑貴游。震其名。望門而求納交。傾動京師。國瑞以爲旗兵坐耗餉。日擊籠鵲蟋蟀盆。醉博市井。蕩佚不事生產。而長子孫。徒自困敝。是當習勞。於是日率旗兵。荷戈環巡外城。旗人罷欲死。異時醇王新練旗兵。薦召國瑞。方倚國瑞統新兵。備強敵。偕國瑞觀操數日。國瑞漫無一言。醇王曰。是可用邪。國瑞曰。以國瑞言。無一用。於是八旗將領。人人恐懼國瑞。卽真統旗兵。日謀所以沮之者。總兵雷長庚。從國瑞起。爲江夏吳光耀言。人言陳大帥好殺人。何嘗本心好殺人。殺不中用人耳。將士之能戰者。犯軍法當斬。左右或見盛怒不敢保。往往追咎

左右曰。而曹何無一人保邪。或知其如此。犯軍法而逃。旬月而返。叱之曰。而敢來邪。不問前事。閒居揚州。客或過之。茶未舉而客去。戈什哈以爲送客去。當入內。遂畢其茶。國瑞適思茶。返客座。舉茶盃則罄如也。怒而曰。誰飲老子茶。戈什哈以爲當斷頭。挺胸而對曰。老子欲國瑞昵之。無言而入。他日起統師。授戈什哈以札爲營官。戈什哈叩頭去。呼使返曰。知何法當營官。曰。大帥教我。曰。敢對老子稱老子。便用此法當營官。國瑞嘗移書左宗棠。數其賂賊諱敗誑奏攘功之事。詰之。左無以辯。曰。陳慶雲幕中固有人。孝感屠廩生作。江漢之間好事者。猶能誦其文。張總愚之役。盡天下兵力。勳臣名將。會而勤王。詔左宗棠當前敵。卒不能禽總愚。奏號溺斃。詔書切責。宗棠亦疏謝慚惡。是時方日排軋國瑞桀驁。而總愚黨僞淮王邱元才。獨降國瑞。宗棠猶奏僞淮王約降劉松山。中道爲國瑞收錄。且盛稱降賊。彘樂松山。不樂他軍。松山隸宗棠。曾不恥空言無聊。攘人之功。何以服國瑞。此其一也。曾國藩晚入都。湖南北同鄉京官。公燕諸會館。酒酣。國瑞觸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己。拔劍斫之。曾繞柱而走。

閣學陳廷經。於曾爲同年。而國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奪其劍而罷。陳以狀元子。歷臺諫有聲。劾陝西巡撫劉蓉者。國瑞敬慕其人。以兄事之。國瑞從僧王立功山東河南。山東河南人感頌之尤至。剡城爲立生祠。發配黑龍江。山東大俠。供其行費。爲御車而往。及其死邊。山東京官歸其柩。公祭於京師。貲送其夫人而返葬焉。光耀幼游學。應城。城中有國瑞造修祖廟。夾堂廡而下。赤牌金字。層累旁列。行軍所至。頌其功德以百數。息縣之牌曰。菩薩心腸。蚤喪父母。既貴。事叔父母如父母。方養於黃氏。黃夫人愛之逾己出。怒欲殺人。黃開榜莫能止。黃夫人至則止。恆自道兵法曰。戰要戰得很。追要追得緊。退要退得穩。康乾朝命儒臣編纂一大類書。曰古今圖書集成。如有明永樂大典。實非經籍完書也。書成。裁印數十部。銅版合字。皮武英殿。守者盜其銅。懼發覺。會京師乏錢。請以鑄錢。故原版無續印。海內藏書之家。以爲鴻寶。揚州知府與國瑞譏言。家有是書。當賣萬金。國瑞輦萬金府衙。知府實無是書。國瑞以爲知府靳不賣。將以兵搜府衙。知府慚皇。使客說國瑞。久之乃寢。國瑞固美男子。初解兵歸。



武昌常著道士冠服。游黃鶴樓。作掌大書於壁。得顏魯公氣魄。題柱曰。黃鶴飛來復飛去。白雲可殺不可留。或怪之。則曰。李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噲。小人蔽君也。白雲是小人。如何不可殺。

紀鮑子爵軼事

提督徐連升。字步洲。湖北黃陂人。鮑超部將也。言超初同夫人從夔州逃難至宜昌。遂至長沙。資水生活。日得錢百六十。或百八十。寄撫標馬兵雷脫皮家。應調廣西。謂老鮑相從當隨勇耶。餉銀月裁兩二錢。至廣西。大敗。退道州。屬向提督。賊追至道州。向提督令退。敗兵驚潰。至四十里橋。橋孔向棲乞人。潰兵亡其帳棚。驅乞人。居橋孔數日。遇同棚相好兵。相嚮哭。如至親。懷中餘銀六錢。市酒六斤。牛肉五斤。乾米粉二斤。買土罐炊橋孔中。相訴流離之苦。中飲。相好兵言。我嗜雞。超市二雞。同食方盡。向提督令潰兵不歸營者斬。二人歸營。派司更鼓。且話且更鼓。相好兵言腹張思臥。超曰。若但臥。我爲若更鼓。相好兵臥。超引衣覆之。超獨更鼓。因歷思西來逃難之苦。是

時夜深矣。月黑星稀。有老人擔稻草過營門而呼曰。買稻草邪。超覺久坐尻勞。思得墊稻草。買稻草一把坐之。老人曰。漱可食稻草。超罵曰。辱媽媽的。將我作牛。牛乃食稻草。覺口漱腹張。姑試老人言。嚼稻草。漱止。遂大嚼。張亦消。遂且視相好兵。張死。冷矣。曾國藩督辦團練。召曾應調廣西兵。爲其經戰也。超與雷脫皮皆爲戈什哈。會派超持令箭調一防營。騎而往。過一城。守兵相識。呼老鮑食牛肉邪。曰。熟未。曰。熟。下馬大飲噉。醉誤調期當斬。行刑者縛以出。雷脫皮抱超足號呼不放。請同斬。曾大怒。拍案令回斬。一文案聞中軍帳大譁。窺見二人相當貴。約衆文案出保。得免死。貴超軍棍八百。雷六百。皮血狼籍。舉歸。夫人仰天而泣曰。天何厄吾夫婦至此。曾移師去。文案獨饋銀十兩。養創。會楊載福募水師。超管帶礮船。渡洞庭而北。至沌口。有大魚躍前倉。水勇以棍擊之。躍後倉。後倉水勇擊之。仍躍前倉。超曰。此天祐也。香紙謝天而食之。後一船水勇皆至提督。雷脫皮亦至提督。胡林翼使募水師。乃得志。徐親聞諸超如此。光耀中交桂陽范世欽爲言救鮑超文案。乃山東巡撫陳士杰。時以拔貢生

朝考。爲曾閱卷門生。在幕中。曾相士。恆令陳先。范習聞諸陳。陳固有德器。能相士者。徐吉超。天生將材。動合兵法。善遣將。平原勇者衝鋒。慎者接應。險地。慎者衝鋒。勇者接應。戰用千里鏡觀陣。士卒能陷陣者。立令戈什哈賞銀牌陣前。營官不得冒所私。且陰識諸冊。拔補隊長。哨官營官。以次升擢。故士卒奮勵。善安營。登高而望。強寇所經。必駐精兵。無一誤者。駐祁門。令廣儲醫藥。軍中果大疫。不知何神耳。每戰之夕。集諸將質論。日間與賊戰。所以勝負。且豫爲來日之備。燕談必相勉。忠勇大節。餘及委瑣。嘗問諸將貧時所業。有蕭大人者曰。在鄉當長年。曰。身貲幾何。曰。歲六千錢耳。曰。歲六千錢。那穀用。我在夔州協標。喫馬糧。尋事弄財。常年得醉飽。何能辛苦作種田老。以爲大笑。夏露坐。冬圍爐。仰胡牀而臥。諸將環之。如家人子弟。初無縛束。嗜和粗豆腐。染油條食之。既將兵有名。益在軍中讀書。肄字。右肘傷廢。常以左手畫諾。彌盡其矯健之勢。楊載福。封侯。歷總督。罷歸乾州廳。貧不能生。念舊部。唯可乞超。走千里。棹小舟。造夔門。訪超。門者見其布衫。老農也。弗爲通。曰。第通。爵爺當知之。超問狀。驚

其爲楊侯。倒屣出迎曰。老師何孤身遠游。情話達旦。就小舟歸。家人曰。超遣人饋萬金到家矣。法人犯邊。詔起超。統師出雲南馬白關爲欽差。徐爲大統領。旣和法人。奉詔班師。徐率諸將武帳。慷慨請一戰。痛懲創法人。雪恥而後班師。以報朝廷。使外國不復輕我軍。超終以違詔犯大不韙。不肯超薨。宗人曾從超保都司。訶超家錢。訟超侵餉。夔州知府案其事上四川總督。奏論賄。鈔超家。超尸棺在堂。不敢葬。妻兒麻衣。涕泣待罪。朝野士大夫持清議者。咸騰章馳書。懇超功高。爲東南驅除寇盜。百姓復生業。卽有罪。猶當十世宥。今聽妄人陷勳將死後。喪忠義氣。天下卽有事。引超爲戒。非國家利。中興將帥。廣殖田產。推湘淮。人口藉藉。超家可鈔。湘淮巨家尤不保。可懼。知府汪鑑。總督劉秉璋。皆安徽人。淮軍也。大學士李鴻章。故淮軍欽差。遂疑李挾超往年戰嫌。嗾劉爲之。實非李意。於是李醜詆劉辱娘的作事鹵莽。教天下罵老子。奏寢其獄。歸超家財。超晚起宅夔州。夔故山郡。土人驚其壯麗。光耀嘗同知府劉心源游宴。是時超二子仕宦遠方。宅中虛無人。庭葉階苔。黯然大樹飄零之感。寢堂方

丈地。布巫峽青石。堅滑有潮。惴惴懼跌。祖龕之左。懸超照像。長不中人。豐顙鬚搏。微鏡。目斂其光。殆欲合者。威神儼然。徐連升少年無賴。行路衣角打人。從超軍保都司。游擊歸。行乃讓道。及以提督解兵家居。敬禮儒生。遇橫逆輒笑謝之。晚遷黃岡之倉步。吾家有行店爲鄰。杯酒往還。從問戰事。是時湖廣張總督。有門下進士。或妄言其多財。總督使人以書召之武昌。其人曰。能輸財當得統領。徐笑曰。吾老何求。乃買兵帶邪。見總督。議不合而歸。徐肥短精悍。破九洑洲。尤有功。賊駐重兵九洑洲。與江寧對岸。爲犄角。官軍大帥攻九洑洲。輒大敗。國藩用其弟國荃謀。長圍江寧。檄超會水師攻九洑洲。超召諸將謀曰。孰爲我攻九洑洲衝鋒者。諸將不敢應。徐曰。我能衝鋒。曰。港汊歧紛。觸塗而水。何策飛渡。曰。逢水壘水耳。有何策。超曰。是亦策也。徐遂先諸軍爲衝鋒。賊恃水阻。不虞官兵驟至。驚潰。遂奪九洑洲。曾國藩常倚超軍馳擊強寇。寇見鮑字旗輒反奔。駐祁門。乞超全軍以行。左宗棠起江西。亦假超威名懾寇。曾左後皆極疏詆超。不得無節制。專一面。必敗。大都貴人無德量。好用權術。往往得諸庸

流下才益自喜。以遇豪傑輒齟齬。超旣以功名終。其部將婁雲慶。唐仁廉輩。皆得爲欽差。專銜奏事矣。方江寧且破。檄超援江西。不得與克復江寧之功。後始以江西禽僞小天王功。得子爵。國藩且岌岌懼朝廷命他帥助攻江寧。分其弟成功。天下以是議曾氏之私也。超先世湖北麻城鮑家蕩人。行師道麻城。曾祭鮑家蕩宗祠。

### 紀胡提督軼事

中興八旗將帥。起湖北者。多隆阿、舒保、穆圖善、金順、豐紳、富陞、長順。皆起荊州將軍都興阿部下。東三省馬隊。多隆阿、舒保、將兵戰鄂皖。是時總督官文推賢能。專任巡撫胡林翼。林翼用諸將得盡所長。不掩人之功。上言諸朝廷。下揚諸同列。故多隆阿、舒保、勇略尤有名。舒保以副都統蚤戰死。餘人皆實任將軍。多隆阿、穆圖善、金順、西征叛回。均得爲欽差大臣。專兵柄。多隆阿不識漢字。都興阿能自草奏疏。拔識將材。有大臣之器。當時軍中號八旗聖人。都興阿以荊州將軍。詔爲江北欽差。從胡林翼要求。撫標守備胡世英以行。至調所。劄世英曰。沿途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本將軍歎

慰之情。有非筆墨所能罄者。世英以五百人破僞撫王十三萬衆於揚州。攻降丹陽賊。絕金陵外援。越兩月。曾國荃克金陵。從都興阿克寧夏。降守將馬鳴琪。金積保馬化隆失鳴琪。亦降。江南隴西之戰。世英實陰有首功。不見奏賞。世英三保至提督。常負氣不受保案。穆圖善奏補榆林總兵。既罵。追奏摺還。授九江總兵。復以病辭。世英去。劉松山以爲化隆終叛。復勦金積保。穆圖善定安交章劾松山濫殺。終不勝。左宗棠辯。左宗棠西征之功所由始也。方屯揚州。欽差下行公文。例稱札該守備。世英擿之曰。該該。還爾。當不該。自是欽差破例。用平行照會。稱貴守備。通俗稱負債曰該債。故世英假以使氣耳。軍中元旦。假鄉廟朝賀。是時屯揚州。百數十營將領。廟小不能容。欽差牌諭三品上得入廟。隨班朝賀。總兵萬金榮。方爲世英親兵。呼萬金榮曰。萬麻子送我拜墊。入廟朝賀。萬金榮以爲欽差有牌諭。守備非三品。且行香拜墊。當呼東房。曰。不有東房邪。叱之曰。呼爾去。便爾去。萬金榮知營官一言不合。再言輒罵。應曰諾。送拜墊入廟。則拜墊塞廟滿矣。俛欽差拜墊後有隙地容一人。乃置之。則世英

拜墊。反在諸將領提督副都統之前也。欽差見世英立其後。字之曰。俊臣來邪。善甚。廟中皆三品以上。紅藍頂珠。獨世英五品白頂珠。其或不相知。則詫異是少年將官。欽差乾兒邪。都興阿調征寧夏。轉戰陝甘。左宗棠從閩浙調督陝甘。朝廷倚以辦西師。中道人湘將劉厚基譏。連奏獎厚基。劾世英逃勇作賊。被厚基禽斬。世英捏延安功。欺總督以入奏。領十營。坐視寇剽掠。重詆陝甘軍多而不能一戰。類如世英欲撤則欠餉。使戰則必餓。以謫穆圖善。或說世英。左欽差明日過道。當迎送。世英曰。我以性命報國家。不知磕頭換頂戴。左欽差過營門。閉營門竟不迎送。左欽差既入陝甘境。見世英實善戰。頗覺前奏失。思所以德之。爲世英發餉銀二萬。左右勸以私書謝。曰。兵丁出死力擊賊。乃不得一飽。餉銀發兵丁。爲我私發邪。何私書謝爲。調亦不應。左欽差積不能則益劾。朝廷以都興阿原奏保世英勇冠楚軍。屢建奇功。穆圖善亦未交卸總督。爲奏白。以故卽劾不動。於是聯銜三省督撫劾世英無紀律。降三級。是時穆圖善方奏保提督。奉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簡放矣。世英已先三月



告歸。同治六年事也。左欽差終憾不得用世英。既歸田里。無能陷害。然奏事或及其軍。輒毀之。越六年。金順出關。左欽差奏稱金順所部舊胡世英營。本非佳選。幸金順每戰身先。作其勇氣。豈左欽差所部。不待作勇氣。自無不能戰邪。果非佳選。金順何肯調從遠征。縣羸師。絕西漠。自取敗道。其必金順身不能戰。曩恃誑奏而後可耳。左欽差奏事。佞口反覆。不慮駁詰。往往如此。其實新疆至今三十年來。猶留世英十營。舊號以懾寇。世英家居。一日共客話。有材官兩人。從玉門關關外大營。奉左欽差私書召世英。世英令家人飯材官。置書茶案。不啓視。客爲啓視。置近世英。世英終不視。材官飯畢。勞以旅金。曰。但報左欽差。世英無回信。方在陝甘。穆圖善金順相繼爲欽差大臣。往年與世英同事。都與阿都興阿愛重世英。故良將益皆愛重倚世英。世英於事理不能受委曲。輒怒漫罵。有朋友所不堪者。乃施諸長官。是時景廉主糧臺。世英索餉。輒漫罵。景廉文學京朝官。出與兵事。視穆圖善金順起兵閒。頗負貴持禮法。然猶能容世英。萬金榮爲光耀言。世英長官。皆能厚世英。其唐突難爲情。好陵其上。

者。實世英也。晚避縣官侮。游吉林。將軍長順巡捕。見其從者鄉人也。不爲通。吉林官僚副都統而下。多其故交子弟。見世英來。走告將軍。將軍撻逐巡捕。趨謁世英。世英曰。我從者樸魯耳。不能專咎巡捕。說復巡捕。將軍是夜饋錢肆八摺。聽其使錢。奏統領四營。世英曰。避事來游耳。豈奪人飯碗者。不還其人。明日便去吉林。八旗將領。以是益人人誦世英賢。病篤。將軍命其子爲世英禱神。磕頭。頭爲之腫。及死。臨殮。解己冠服以殮。紙紮明器。且費八百金。北方有名白皮松者。實檜也。里俗傳言百年長一分。百年剝一分。以爲棺。貨號千金。世英初寓吉林。一世家。見白皮松棺而美之。謂從者曰。歸當帶一棺。將軍問從者曰。南中重何棺。從者以世英前言告。而世家實爲其親作棺。不肯貸。將軍多方求償。世英前言。貨四棺易之。卒得其棺。殮世英。江寧將軍歲進度三千金。世英之死。豐紳在江寧爲開道場。聚沙門諷經。亦費逾千金。奏開復原官。是時世英廢棄久。旣客死。而長順豐紳方貴盛。在將軍位。其所以施世英者。固白山綠江上都興王之地。遺俗之仁厚。朋友交情之肫摯。而世英能以忠義感人於

當日患難之間者。亦不可及也。光耀既爲世英別傳。復紀其軼事如此。世英爲光耀言。吾無他長。目力能辨人二十里外。嘗在沙磧見逃虜二十里外。縱騎捕之。果其人也。經歷山川險要。至今能背畫之。家居四壁。空無他物。唯懸一天下地圖。

紀左恪靖侯軼事

清泉左全孝言。左文襄晚年。法蘭西入寇。詔督師閩海。出天津。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爭協餉。弗諧。中道謂所親曰。老矣。不復能如往年擡槓。到天津與李二擡槓不中用。到江南不得與曾九擡槓。通俗稱強梁爭事曰擡槓。是時曾國荃總督兩江。既見。執手歎。相顧鬚鬢曰。老九認得我邪。我乃認不得老九。老九哥哥死矣。我便是老九哥哥。曾喻意曰。此行閩海。協兵協餉。是小弟事。退而燕談。問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曰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左大笑曰。吾固謂老九才氣勝乃兄。到防憂憤時事。有如此疾。日在營中呼娃子們快造飯。料理裹腳草鞋。今日要打洋人。諄諄不絕口。左右謀看戲。演忠義戰事。如岳飛大勝金兀朮等齣。乃欣然不言。會元日。問是何日。曰過年。曰。

娃子們都在福建省城過年邪。曰。然曰。今日不准過年。要出隊。洋人乘過年好打廈門。娃子們出隊。我當前敵。總督楊昌濬賀年。謂洋人怕中堂。自然不來。中堂可不去。左曰。此言那可靠。我初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長毛。非他們怕我。打陝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們怕我。還是要打。怕是打出來的。楊沮之不已。左哭曰。楊石泉竟不是羅羅山門人。將軍穆圖善亦賀年來。左右報將軍來。曰。穆將軍他來何事。他在陝甘害死我劉松山。我還有好多人與他害。且置且淚流霑襟。將軍曰。中堂在此一軍爲元戎。宜坐鎮。便去。當將軍總督去。左曰。你兩人已是大官矣。你兩人去得。我去得。還是我去。將軍言我輩固大官。要不如中堂關係大局。左無聲。徐言如此。使你兩人亦不必去。令諸統領去。諸統領不得一人不去。先是。洋人謁廈門距福建省城極西無重兵。乘元日以大隊兵船擾廈門。未至廈門五十里。用遠鏡見廈門沿海諸山皆紅旗格靖軍。知有備而遁。曰。中國左宗棠利害。不可犯也。他日欲渡海至臺灣。楊載福請行。或愛好楊。謂臺灣危險。楊曰。中堂碩德重望。請行。我安得不行。左曰。去善甚。要

機密。左假他事造榻以送。俄而榻使人以病告。左拍膝曰。厚菴病矣。若何好。使人省視。返命曰。病甚。不許外人。裁留一子供藥餌在側。左又拍膝曰。厚菴去矣。楊著洋布舊衫。攜一子。趁漁船渡海。幫辦欽差關防釘船底。奸細搜之無所得。佯令其子按摩。相私語臺灣亂如此。我們生意太野。不知本錢收得多少。支首而呻吟不輟。至臺灣。俾王純龍有湘軍二千人。窮夜造姓字旗。分數人爲一哨。連綿屯嶺上。明日。洋人見其旗。不知此兵何處來也。當奪回四堵五堵各地方。和約定。左右不敢言和約。忽咄咄自語。今日大喜事。娃子們何不鑿彩。速鑿彩。既鑿彩。則又曰。何無人賀。將軍總督以爲真有喜事。相率入賀。問曰。今日賀中堂。中堂是何喜事。曰。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我昨日滅洋人。露布入告矣。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將軍總督退。使人出視和約。氣急而戰。不能成讀。太息曰。閩中堂天下清議所歸。奈何亦傳會和約。然猶不時連聲呼訶。出隊。出隊。我還要打。這個天下。他們久不要。我從南邊打到北邊。我要打。皇帝沒奈何。顛而嘔血。遂至於薨。嗚呼。如左文襄之

辦夷務。則信乎古之人所謂忠也。初奉命。從親兵二十人出都。曾無告示。而各國商船不敢入海口。英人譟總理衙門除海禁。左置信箱中軍帳側。令總理衙門公私文書。盡投其中。不得啓鎖。邵陽姚炳奎言。左初入關見李。言關外辦事之艱苦。李曰。君在西方。尙得道好。我在畿輔。言官罵得不成人。左曰。關外辦事。同是不免言官掎擊。此是朝廷紀綱要如此。其意謂督撫當如胡文忠言。包攬把持。不得因人言避事。蓋諺語打攏說話。思以用李。而不知其道不同也。

### 紀曾文正彭剛直軼事

曾文正總督江南。晚納千總女爲妾。超用以守備。彭剛直揚言當斬之。挺劍入總督衙門。索諸上房。文正曰。雪琴何渠至是。便遣之歸耳。立遣之。退而慍曰。誰昵外婦。方美人。乃獨是邪。或咎剛直曰。謝公樂游。文山聲伎。古之賢宰相。固嘗爲之。誰非人情。無乃唐突。剛直曰。老師有入聖廟資格。特成就其入聖廟耳。非以論吾曹也。剛直夫人鄒氏。賢而弗得於姑。生一子永釗。不見答者三十年。以夫貴受一品封而薨。剛直

初童試衡陽。貧居姚氏。與其女通。嫁方氏。衡陽人呼曰方美人。方美人之子庸下。爲保候選道加級。請方美人一品封。剛直善畫梅。方美人亦能畫梅。剛直扁其廬曰梅雪山房。一日遇人弗相識。在方美人房中。問爲誰。曰親家。怒毀其扁。一年不復至。方美人臥病。七召不應。方美人曰。宮保不來我當往。於是宮保來。方美人臥病未起。就坐牀隅。方美人撫摩其腕曰。宮保瘦矣。循而及肩。又循而及面。一手捽其鬚。復一手捽其髮。問何事不來。剛直無能答。長跪牀下。瓜洲鎮總兵吳家榜之妻至。解之乃罷。相好如初。剛直始惡家榜諂事曾九。謂當劾之。其妻故長沙名娼。拜剛直舟中。呼乾父。大悅。廣西巡撫王之春。初得結剛直。亦因緣吳妻。王有三太太者。吳妻之姊妹行也。匣金數萬。期得道員。紅頂綠轎而后嫁。王方以同知爲營官。故饗人耳。吳妻爲謀捐道員加二品銜。於是紅頂綠轎迎三太太。得嫁所齎。以償捐款。王德吳妻。教養其子。歷官所在。罔弗從。剛直以方美人故。特慚永釗寡婦。永釗以戒鴉片嚴急。隕命。寡婦益面置之。諸女人往來。出入花園旁門。戒勿令寡婦知。彭剛直之名徧朝野。方美

人事。鄉里宗親未能爲之諱也。剛直有弟。遭亂離散。服賈長而始歸。爲人豪俠。憑其兄貲。以行鹽富雄於其鄉。剛直號所居茅茨。前宅茅茨。後宅固瓦石。同治七年奏請開缺。曰。臣素無聲色之好。室家之樂。論心非論迹也。剛直幼孤窮。長勞兵事。極人世艱難。辛苦所弗忍。再患嘔血。大寇旣平。而嘔血未嘗差。每嘔血不知性命盡何日。其內辭卿貳。外辭置圻。誠不耐縛束。得巡水師長江。放懷山巖水涯。宴開陶寫兒女溫柔綺麗之旁。假爲排遣耳。鄱陽湖有二山。曰彭郎。曰小姑。土人之謠。小姑嫁彭郎。剛直破賊小姑山詩云。十萬軍聲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名將風情有如此者。晚築退省菴於西湖。與曲園文酒往還。其女孫。曲園之孫探花之婦也。方其未笄。常從游長江。兵弁犯軍法當斬。求諸女孫。往往而免。文正長子紀澤。使俄。納洋婦。用夷俗。女自相壻。則得郭嵩燾門下能刻石者。華夷昏禮之亂。乃始碩儒元輔之門。紀澤出洋。文正蚤失算。文正功名人也。以功名論。夷方驕陵。華方怯懦。夷權勢所占常十八九。華口舌所爭常十一二。惡所言功名。以富貴論。文正家適卽不出洋。承恩守資。終不



失襲侯侍郎。出洋富貴固無所增。紀澤既倡變家風。其他子弟之弗如紀澤者。何怪夷言夷服。闕然一堂。且樂入外國籍。天下將波其毒。曾氏發天下之難。固當先客於邪。天道感應。初何嘗以文正之善言德行而或道也。

紀胡文忠左文襄軼事

左全孝讀光耀癸巳北闈落卷。言左文襄入學前一考。文佳被擯。晚督兩江。前學政以道候補兩江。見左。左惡聲色斥之曰。汝此姓名。曾放湖南學差者非邪。歸時吾童試文何不佳。乃被擯。高諷其文。逐節問之。此何不佳。乃被擯。願得學差。卻不耐煩校卷。有人才如左老三。乃不能錄爲門生。卻來江南爲汝長官。汝尙浮沈一候補道。如汝人材。豈復合作道。汝曾作官河南。知造何孽。呼左右曰。來。爲我行文河南。取他劣迹。此人慚懼。告病去官。姚炳奎言。文襄既達。亦面詰責官文前獄。未免偏心。然何嘗非快事。庶幾糊塗貴官。屈抑人材者少警惕也。先是施南樊燮任永州協副將。漢陽黃文琛任知府。寇事急。黃日夜城守。燮日夜酣飲狎優。不出衙門。黃以文武同城異

心。會相隨糜爛。持印見巡撫賂乘章。求解任。未及愬變也。變終懼黃有言。亦赴行省。鶴巡撫。遂謁左師爺。左以舉人佐巡撫幕。專信任用事。性故仇爽。惡小人。不能匿情。虛貌。還相委蛇。變伏地拜。竟不伏地答拜。變負武官至紅頂矣。乃爾遭辱。相詬唾而去。巡撫假剝餉。乘輿劾變革職。總督官文門丁李錦堂。方以軍功保知縣。變通門丁。訟左爲劣幕。總督奏案其事。駱以庇左詔譴。左謀叩閣。過湖北。胡林翼方奪情留任。巡撫以爲左氣盛。難面語。反或激之。致書襄陽道毛鴻賓沮之。謂小人網羅四布。入都墮術中。左徘徊荆襄間。落魄甚。監利王柏心。以爲國士。而無能推輓。至欲投曾國藩江南大軍。當一營官。殺賊死綏。謂死賊愈於死小人也。已而胡解於總督。會京外交疏保薦。詔以四品京堂。幫辦浙江軍務。遂得志。故平生常以是獄恨官文。其在浙江軍中。與郭嵩燾書。猶呼官文曰媼相。黃文琛於變爲湖北同鄉。卒以是獄絳誤。然黃平日方直。亦弗得於左。是獄獨執正言。爲左白誣。君子多之。王柏心廷試得主事。感慨世變。告終養。歸爲荊州書院山長。箸書規切時政。曰樞言。吟詩畫蘭。得天然高。

隱眇逸之致。左奏准追卹予諡。曰征西方略。王柏心所授也。胡林翼初以婦家財通關節。得中鄉試。房師蒲圻但文恭。千金爲贄。但奇其才表。卽以千金爲賀。其子湘良。仕湖南。至督糧道。本胡保也。人言中興湖南武功蓋天下。而湖南將相皆宏獎樂助於路。巡撫以起。路巡撫之德量遠矣。但知縣王主事能賞識胡文忠。左文襄於詭道。遇合。孤旅讒謗之交。其藻鑑當在尋常繩尺之外。但王皆湖北人。固知長江毗北。衡山毗南。江山靈氣。自相感通。灌輸。陋儒乃指洞庭一湖。強分南北行省爲兩戒。私其鄉人。豈非莊生所謂井蛙拘虛之見。何其不知天地之大也。

紀襄陽藤牌兵

襄陽藤牌兵。逸其姓名。其初以藤牌兵入撫標。自胡林翼在湖北。倡勵敢死。凡統將營官。莫不求敢死。充親兵。養敢死。餉銀加倍。不能報銷。皆統將營官自取薪費。以給。營之強弱。視親兵勇怯。多寡爲斷。大都一營有敢死四五人。能作全營士卒之膽氣。便號佳營。勝而能進。敗而不奔。常操縱此數人。故將官之賢者。例不惜重資。養敢

死。然奏定餉章。親兵月銀四兩五錢。卽厚。敢死大率二十兩。或三四十兩。營官裁五十兩。親兵何能過營官。獨籐牌兵月八十兩。籐牌兵爲人短小。同列或藐之曰。何所奇特。獨八十兩。籐牌兵卽戰勝。常拒謝保案。但取多賞金。非有戰事。無日不狎游豪飲大博。肆志自娛樂。不可以軍法治。當是時朝廷金錢不足贍軍餉。唯以空名榮貴。紅頂花翎黃馬褂。滿漢勇號巴圖魯。激勸將士。賈人性命。故軍功越級奏保。一兵三保。輒令提督。以爲故事。提督在軍中。或不得補一哨官。脫軍籍歸。而懷提督保劄。鬻菜販菓。備水荷輿。變姓名爲文官奴。又其甚者。刀礮傷殘。洞臂墮踝。流血多。遇天時陰雨中。空隧痛澈骨。莫可呼號。囚髮垢面。負戴沙鐺草薦行乞。偷野田紅芋。湖湘之間。往往邂逅。故壯士不受保案。寧得賞金。乘一日未死之前。聊縱一快者。其意亦良可悲已。籐牌兵隸巡撫爲親兵。巡撫嘗以三千人出隊。賊數萬揜而至。退阻港水。僅一窄板橋。設三千人倉皇爭渡。卽無賊薄之。亦懼擠於水。籐牌兵持大旗而殿。卓旗橋頭而叱曰。老子在此。敢死者來。賊之領大旗者。竟駐馬不敢前。於是三千人繞籐

牌兵背魚貫渡橋。渡畢。籐牌兵拔大旗而叱曰。兒曹不來。老子走矣。是役也。微籐牌兵。三千人不得從容畢渡。軍中相與嗟服曰。畢竟八十兩親兵。有八十兩膽氣。巡撫非糜費。平日寬以軍法。任其快意。尤非過也。後以中礮死。

紀綠營兵張鵬飛

兵無中外新舊。要在將帥得人。中興洋人白齊文。領中國兵松江鬧餉被黜。匿上海通賊。美將華爾。犯外國法當斬。逃爲中國領兵。願爲中國人死事。葬以副將冠服。英將戈登。亦領中國兵立功而歸。向榮。烏蘭泰。塔齊布。王國才。畢金科。饒廷選。田興恕。楊載福。彭玉慶。鮑超。名將帥起綠營者。固不勝數。自出洋後。生感洋操。不知綠營人敵。非法敵。動習綠營麻敗。三十年來。裁減殆盡。然猶未嘗無壯士。四川提標戰兵張鵬飛。華陽城中人也。能舉六百斤鼎塞廟門。憤無戰事。無所用。請當西藏苦差。汛地有約傷人。鵬飛要諸隘。豹躍而過。鵬飛一手挽豹尾倒拖之。一手壓豹頭。呼其儕刺刃豹腹。除豹害。西藏山故沙石雜。常有石子。當暴風潛潦。疏其草根。浮礫崩而傷人。

藏番曰牛子。言其大也。鵬飛立巖畔。旁人大呼牛子來。急避牛子。鵬飛仰而望牛子。度無六百斤。吾能禦之。舉手當牛子。則從牛子撲深澗以死。時年二十八。鵬飛恃有力。不知由下而測高者法加大。由高而墜下者法加重也。鵬飛既撲。牛子碎匄騰蹕而下澗。久之始無聲。蜀道飯店飯。平碗更覆其上。一碗常得兩碗。以食負擔賣力之夫。曰帽兒頭。鵬飛飯帽兒頭過十碗。乃一飽。

### 紀合肥孫知縣

孫知縣名葆田。字佩南。山東榮城主事。其弟舉人叔謙。字六階。巡撫陳士杰在按察任內。課書院所拔士也。聘以佐幕。葆田選安徽宿松知縣。鄉試分房。薦得大學士李鴻章子中式。趙夫人所產也。是時合肥知縣。屢被百姓輿送行省。要求撤換。督撫患之。曾國荃總督兩江。以葆田有李氏師生誼。調補合肥。到任。保正點卯。獨李氏近宅。保正不到。書差咸曰。恃有李氏。從來縣官點卯。未一應點。葆田以爲不能治一保正。何知縣爲。謁中堂管家少爺。要保正交出。保正遂鎖而歸。百姓見知縣從中堂李家。

鎖保正。雷動一城。合肥城中占李氏屋且盡。中堂舊部有都司負中堂屋租數千錢。索租人踣都司死。其妻報命案。喚不得凶手。葆田以爲卽不辦案。何並不到案。中堂奴打死人。知縣不敢踞案。惡用知縣。謁中堂管家少爺。要凶手。管家少爺曰。知縣再來。結果知縣。謂打死知縣也。李氏一老奴沮之曰。此滅門事。那可爲。諺言知縣案前有宰相。宰相案前無知縣。老奴事主人數十年。老主人在刑部積德。得發子孫。今打死知縣。是老主人在刑部喪德矣。老奴不忍見李氏滅門之禍。請先搶頭死。以頭搶地。血流被面。管家少爺不得已。交出凶手。復鎖以歸。合肥隸廬州。爲負郭縣。學政方按臨廬州。士民白紙滿城。頌之曰。包海復生。學政與葆田同年。曰。君不辦此案。何以對廬州士民。葆田懼。府道不轉詳。且懼原告婦人見多金反供。知縣且失入反坐。呼原告丁寧之曰。而想錢邪。果信冤邪。曰。想錢則李氏錢多矣。何苦告狀。知縣復使其妻問之。無異詞。然懼居外有人誘和。留縣衙同其妻寢食。稟中堂請示辦法。批曰。照例辦。是時知縣弟叔謙在中堂幕。中堂使以情說。至則鳴礮開中門。冠服迎迓。叔謙

曰。兄何迺爾。曰。候兄來邪。爲中堂來邪。曩固吾弟。今爲中堂客。知縣接中堂客。惡敢不加禮。且弟來候兄。是迺人情。當宿留縣衙。中堂客來傳諭知縣。縣衙惡敢辱中堂客。謹別治行館。供張如奉中堂。中堂客遠來勞甚。幸休息行館。於是送詣行館。其弟竟不得一言而去。中堂大兄瀚章。方家居。再謁知縣。不得見。使奴傳言。有案請避嫌。瀚章悲。謂人曰。卸任總督。敵不得在任知縣。於是謀復出。得督兩廣。兵部尙書彭玉慶閱水師過安徽。巡撫陳彝曰。官保何不奏聞。彭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巡撫地方官。何不奏聞。李氏使人上控巡撫。誣知縣受原告賄。巡撫曰。此案我亦言當辦。此言出。五日。得旨調順天府尹。葆田以爲李氏權勢。能以一言去巡撫。何有知縣。知縣久相抗。禍且不測。無救。死冤。徒激長李氏之橫暴。益嚇嚇後來官民。莫敢是非。寧棄官避之。攜印謁總督告病。得罷官。虧公帑二萬金。合肥士民爲之借補。先是巡撫山東解官。中堂求叔謙佐幕。曰。他日出山。便當相還。巡撫曰。中堂幕府。人材之盛。何少如叔謙輩。曰。吾儕相好。兵間數十年。獨漫相欺邪。吾昆弟幕中。從何有好人材。大都求



保舉開復來耳。山東求志書院。丁寶楨設以課舉人。中堂聞葆田家居。薦諸巡撫曰。求志書院山長。以品學論。莫如孫葆田。葆田遂主講求志書院。叔謙卒。光州直隸州。祀名宦祠。葆田年六十餘。今尙在。葆田父湖北知縣。買書度二萬金。葆田皆讀之。手加丹黃。桂陽范世欽。少與葆田昆弟。在山東巡撫幕相善。爲光耀數稱道葆田軼事。葆田治幕事畢。常端坐沈默。未嘗干與人。初不料當官如此。鎮平高麟超言。丁父憂起服。求咨文河南院司。會開辦大學堂。聘葆田來。得識其人。嘗造葆田。葆田方接見布政。高待諸門。隔騶從間。葆田送客見之。謂其人曰。高先生來矣。何不導之入。是時葆田初來。車載書塞滿屋中。指所司曰。高先生要讀何書。便取與之。勿須我聞。葆田游河南數月不合去。范高與光耀同官四川。光耀友也。

紀范訓導沮游侍郎開九河故道

河決山東。東人游百川。以倉場侍郎。奏請開九河故道。徒駭馬頰。奉命與山東巡撫陳士杰會辦。知縣桂陽范世欽。方以訓導將水師。謁游設七難。言其不可。游不悅曰。

我與巡撫三會奏。得太后旨報可。一訓導何能沮議。范曰。國計民生是何等事。但恐智不及耳。誰不可言。何官大小。游曰。雖言其如不乃聽何。范曰。河上災民數百萬。死亡相繼。朝夕不保。皆欽差鄉人也。欽差議開河。便當開河。奈何安居行臺。空言開河。終不見開河。欽差可待。災民不可待。恨欽差未一出行臺視災民耳。且開河當先計人工若干。口糧若干。災民老羸。徒坐耗振糧。不能用以開河。開河當別募健壯。需食益多。從何購米。游曰。此不足豫計。開河自有米耳。范曰。徒駭馬頰近直隸。直隸方患永定河災。今復引黃河北流。是以王畿爲壑。欽差亦王臣。豈不慮及。直隸總督李鴻章亦必奏沮。與其奏沮。毋寧自罷議。游不能以理對。聲色俱厲。范曰。世欽差見欽差以御史諫毅宗皇帝修圓明園。直聲振天下。故心服欽差。以爲可與直言。試問欽差方以御史諫皇帝。皇帝以此聲色加欽差邪。欽差今不過一侍郎耳。何得以此聲色加訓導。大臣謀國。以爲是而議之。知其非而止之。何所用迴護。上誤朝廷。下害鄉里。司道同見者。出而詫歎之曰。欽差此議。無一人敢難之者。今日范訓導論痛快甚。見

巡撫曰。一少年范訓導。其人狂妄。巡撫曰。狂或有之。妄未必也。游既不得開故河。還京師。張佩綸諷之曰。高興而往。何喪氣而返。曰。有一范大人者。以七事難我。張曰。七難中邪。曰。中則中矣。曰。既中。何不且采納之。湘軍凡佐雜生員充營官。通稱大人。范言游鐵面金鬚。凜然御史。惜乎識度之不稱名位也。巡撫私讓范曰。乃言懇切。爲我言則可。欽差好名之人。奈何面折之。游嘗會同鄉京官公謙。責主事孫葆田曰。鄉人來者。言乃弟六階有二撫臺之稱。難免無招搖。何不速召歸京師。孫曰。吾弟非賴館金濟都中家用。誰願依人者。吾家昆弟勵志節有素。豈嘗爲招搖。陳巡撫幕中。亦豈容人招搖。奈何信流言。漫污人招搖。自鳴直道。孫氣忿甚。勢且拳之。同鄉解而止。六階見巡撫信任重。懼鄉謗。方固辭。巡撫罷歸。直隸總督禮聘入幕。卒官河南州縣。有遺愛。

右錄華陽文抄如干篇。爲鄂人吳君光耀所撰。書中於湘人中。與名將帥。深致不滿。而於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則力爲表揚。其中是非出人。尙待考求。惟吳

君不平之原由。則有可得言者。當軍興之初。胡文忠以數年之閱歷。卽謂鄂兵不可恃。且曾文正既奉命督師。則所用將佐。必多湘人。而應募之健兒。必皆其鄉里。此亦勢所必然。既湘人爲主。則各省人之從軍者。多屈居其下。或人無識。或動以氣餒相加。至論功行賞。每致偏畸。此皆意中之事。然怨毒所積。必鍾於統率之人。因此而不平之聲。藉藉人口。又曾文正以理學著。左文襄以雄武稱。顧跡其生平。亦有一二不盡滿人意者。小德出入。固賢者所不免。然盛名之下。必多尋疵索垢之人。況瑕瑜不掩。則苛細之論。自不能辭。正不特吳君此書爲然矣。惟此書於所聞見。輒爲載筆。未嘗詳細考察。致於諸人履歷。亦多舛錯。正不獨外間所指誤以揚載。福爲嘗封爵。及謂彭剛直出身綠營。一二端而已。錄竟贅數語以告閱者。謹跋。

▲▲無有是處旅人稿

沈友素談諧。面有白澱癍。常於沐後用色塗澤。一日過余齋。余適披輿圖。見白割棄台灣後。膠州旅順之事。紛乘而起。正深悵惘。忽見沈至。乃言曰。每次接晤台顏。使人不懌。沈詢其故。余曰。一般地理圖。改著他項顏色者。近來日見其多耳。

某君粗知英文。充某館書記。一日公使交下一信。飭譯漢文。蓋一貴女子來函也。照譯之。上文稱謝中國政府送禮。欲寄一照像於太后以達謝忱。並言余素愛滿洲。不知汝皇太后喜有滿洲乎。無滿洲乎。譯者至此不能下筆。正躊躇間。公使忽至。某君詢其文義。公使笑曰。如此照譯。蓋不訛也。某君言其如不解何。堅請其意。公使始言貴女子游滿洲時。攜歸一犬。最爲心愛。遂以所得之地名之。近日照像二紙。其一有犬在旁者。丰神駘宕。頗爲神似。欲以之寄太后。女之左右。以爲中國風尚。端莊肅穆。不宜以此寄去。另拍一照。其形神拘滯。不似平常形狀。西女照像以活潑爲佳。後照之相甚不合女意。故以此爲詢也。

保革兩黨。若循名核實。誓不並立於人間。固也。而不知凡爲之黨人者。大抵視所得

儲值爲如何。今日得保黨之儲值不多。明日去而之革黨。所得儲值略厚。則由保而變爲革矣。逃革歸保。逃保歸革。數載之內。可以數易位置。

革黨之人。大抵皆功名心極熱。而無進身之階。不得已而入其黨者也。外洋某埠。凡充各項董事期滿。照章由欽使給予五六品功牌。萬一發功牌時或有遺漏。其人必怨望交至。一日有革黨之人。造某君求寫銜帖。往謁欽使。某爲書之曰。五品頂戴。革命黨領袖。沐恩某某。聞者以爲此項官銜獨一無偶。乃不謂前年崇上皇太后徽號。其賀表則有監國攝政王奴才載灃之奇稱也。

中國舊稱龍鳳龜麟爲四靈。以爲鱗介鳥獸之長。然龍鳳麟並無人得見。故今日惟有烏龜。獨於世界上稱雄也。

外國俱樂部。如拋球擊劍等事。無慮數十種。大抵皆以流行氣血。舒暢筋骨爲宗旨。然御射投壺。載在禮經。厥後如雙陸彈棋舞劍之數。名稱甚古。不知廢于何時。

外國人手持鞭竿。本用爲防護。近且以爲上等人之佩帶。其實亦猶中國古時之佩

劍耳。外國人無以鞭笞撻人。中國文士之劍。亦未嘗用以殺人也。然就吾人心目中擬之。總覺佩劍氣象嫺雅。

人足本具凹凸之形。兩邊厚薄不同。外國革履象其左右足而爲之。故利于行。中國之襪之鞋之靴。每隻之兩邊相同。不分左右。製履者因之。着履者亦因之。越數千年而無人考究其適用與否。此等因陋就簡。令人殊難索解。或告於余曰。曾在孔林見有遺履。其製底之厚薄。兩邊不同。兩足不能互着。此雖未必宣聖遺物。要亦宋元人之仿製。果爾。則當時之履。曾經研究。不審何時放失其製也。

盛水之盂。束其口而加以唇。所以節流也。三代彝器。業已如此。不知何以近代所用水盂。不作此式。近轉由外洋運來之水盂。效我古製。中國人以其利用。或且仿之。則數十年後。當不知現在所用水盂。皆直口無唇者矣。

衣裏之濮綢板綾。銷流最廣。然此物無獨立性質。恆附屬於寧綢湖縐者。何以其幅面之廣狹。既不符於寧綢。亦不同於湖縐。徒使製衣時紉工爲余較量短長。供其偷

減亦一怪事。

中國有一物。出世數千年。徒以孳乳不繁。故今交通梗阻。器物苦廡。此物流入外國。孳生繁衍。故一切利用厚生之品。由之而出。或問此爲何物。答曰車輪。

洋貨盛行於中國。凡鄉僻之地。吾人苟能涉足者。如香煙洋燈珠絨面巾等類。皆能具之。一日偶吃鹹魚。得一魚釣。亦外洋製也。孟氏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能不三嘆。

吾國人好充內行。無論外國之政治實業。未嘗窺見。試以吸煙一事言之。錫茄煙產

於古巴小呂宋者爲最著。古巴之煙。平等者每百七元。約合華銀十五六元。下校者按

小呂宋之煙。平等者每百七八元。約合華銀十元以內。此既云約合華銀十五六元。是則每百決不止七元。以其價貴。到中國者絕少。上

等之煙。與平等者煙葉相同。不過擇其嫩而成張者爲之。故凡好煙之灰。不易墮落。蓋葉大而嫩。且抽去粗梗。捲力均勻。故灰不墮。非有特別原因也。小呂宋之煙。平等者每百不過七八元。合華銀十元以內耳。聞古巴種煙。夏日多暴雨。泥濺葉上。卽起



斑點。或至霉爛。故恆用夏布帳覆之。故成本加昂然。統計古巴小呂宋之煙葉種類。不出十樣之外。其煙匣之商標。煙上之紙籬。一店之內無慮數十種。凡購煙至千枝者。可以令人自擇。中國人之吸錫茄者。必曰向吸某牌。其實煙葉不過數種。商標紙籬蓋千百種矣。試吸他牌。固猶是煙也。又有取其煙而睇之。嗅之曰。此煙可矣。不知凡錫茄煙外皮。皆另有一種細嫩極淡之煙葉。以爲包裹。與內中所含之煙。絕不相干。由此觀之。則吸煙之一言一動。凡稱內行者。皆適成內行之反比例矣。

甲乙二人。同在某國使署。晚飯後。閑步街衢。以舒筋力。風琴之聲。達於閭巷。甲固績學之士。而醉心歐化者。喟然嘆曰。中國安得有此境界。乙意其書騷。貿然答曰。中國古時如此。今失之耳。甲於是遍徵掌故。且言中國積貧。豈能如此。刺刺不休。乙頗不耐。曰。君如與我博一勝負。我當有實驗告君。否則勿輕語也。甲於是邀乙觀劇。散後。復詢之。乙曰。武城絃歌。不過子游子與民休息。故邑人優遊絃歌耳。不聞子游子帶了一袋子洋錢鈔票。給張三一元買胡琴。給李四二元購琵琶也。甲語塞。

某君由外洋歸國。其衣飾總不免略有洋貨。某京卿年老盛氣。高踞首座。席間多詆誚語。某君循後進之禮。不敢報以謾語。惟與同席賭飲。以冀消此時光。乃京卿愈唱愈高。忽言於衆曰。我不解何以立一外務部。亦不解何以外部冠於各部之上。同席一人答之曰。各國均如此。不得不爾也。京卿怒愈甚。曰。都是一般賣國奴。做成如此境地。外國列爲第一。我偏列在第十。有何不可。吾不解一樣好好中國人。出洋歸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討厭萬狀。時某君亦薄醉。尋思若以世界大局言之。則此老不可理喻。不若以最陳腐之言駁之。或可制勝。起立執解。進於京卿之前。曰。先生請飲此杯。某有以相告。如言之不當。願受金谷之罰。京卿含怒飲畢。某君曰。某出洋數年。猥以庸陋。絕無新學識。可貢于先生之前。惟外部列在第一。中國古來如此。非新法也。京卿怒曰。古時安有外部。某君曰。嘗讀論語。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知當時是外務部第一。禮部第二。兵部第三。合席閔笑。京卿亦無詞而退。某出身賁郎。恆爲人所輕視。一日案頭置張樵野侍郎詩文。適爲某孝廉所見。擊節

稱貧。堅詢張之科第里居。某答以捐納出身。廣東南海人。孝廉曰。捐納之人。安得有此傑作。某曰。捐納中不乏才士。公等讀書。尙有最傾倒之人。豈忘之耶。孝廉亟詢何人。某慢應之曰。司馬相如。

廣東人辦喜事。有題四句者。或用文詞。或用俚諺。編成韻語。其體裁近似口號。用資談劇。某君夤緣爲孝廉。吐屬粗鄙。久爲儕輩所誹笑。會其嫁女薄醉。同席者勸作四句。孝廉曰。又有猪肉又有魚。又有冬瓜又有薯。合座譁然。亟罰孝廉酒。羣商於余。時孝廉將已老羞成怒。座客亦已屢舞傲傲。余恐釀口舌。因爲孝廉解曰。此二語甚好。諸君各引一杯。聽余解釋。如不謂然。余甘受罰也。羣飲既畢。問余意旨。余曰。詩云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孝廉迭用四有字。甚合詩例也。

某君曩時吸煙晏起。每有戚友慶賀之事。非未申之交。不能趨賀。粵中時盛行揚州麵。湯寬麵少。以爲時髦。然至某君到門。則已賀客咸散。麵旣結塊。亦乏鮮湯。主人相對難堪。惟有呵斥僮僕。某君亦頗赧顏。忽思一語解之曰。今日太夫人壽辰。竊意正

合詩經二句云。爾壽麵長兮。勿落爾湯兮。可爲誦之。主人莞然。

某廣文一妻一妾。積不相能。適遷澄邁縣訓導。將之任。簡竹居先生往送別。詢曰。此次是夫人同去。抑是如君同去。廣文曰。冷淡一官。安能再分住宅爲兩處。一同前往耳。簡駭然良久。繼忽自覺其神情錯愕。殊難爲情。大笑曰。我想此次真是無小無大。從公於邁矣。

某友以近日所作之字示余。余見其墨瀋淋漓。亟稱之曰。極似劉石菴。友囁嚅而言曰。此係近臨王夢樓之作。余亦深悔失言也。

某內翰眇一目。異常顛預。嘗與人同往觀賽馬。歸有人詢及幾馬同跑。內翰答曰。八馬。其實賽時祇四馬耳。有點者。旁坐語人曰。彼以爲我是看見八隻也。

中國呼外人爲鬼子。爲番鬼。其言實本於禹伐鬼方。鬼方非真鄴都地獄也。蓋以其不似常人。故有此稱。鑄魑於鼎。蓋亦借我匕刀之意耳。今外國人戡定蠻地。亦以其酋長之形刻之於器。以示武功之顯赫耶。抑思戡亂之艱難耶。寓意可知矣。

承平日久。無須以此觸目警心。不如改鑄花卉美人。或富貴吉祥字樣。寓日生歡喜心也。

西人結婚於禮拜堂。須向牧師舉手設誓。中國人無此舉動。想其原因有二。誓詞必有不祥語。嘉禮之日。非所樂聞。一也。人人有夸大之心。吾人子女。必能以禮自守。唱隨相得。不至終凶隙末。二也。故海誓山盟之說。徒見之小說。聞之野合而已。

宿倡偷情。實損道德。此合五大洲人士所公認者也。今欲執途人而問之曰。汝除婚妻之外。曾御他女否。不知能答此言者。環球究有幾人。

近見東洋所製摺扇。有繪五色飛龍。狂追一白兔者。不倫不類。不知何所取義。惟憶俗語有老虎吃蝴蝶。可對飛龍逐兔兒耳。

向人有所營求之事。而通函札。其文詞必取法於上韓荊州書。近日革黨文牘。純取法乎討武曩檄。此皆現成兔園冊子也。或言如革黨得逞。必崇奉宣尼。以易經有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二語也。嗚乎。宣尼其百世不祧之教主已。

前年國卹。各省已設巡警者。禁止剃髮婚嫁等事。然離城二三里。頂上圓光。桃符煥彩。幾若聲靈不及之邦矣。城內又不能先事預防。向薙匠儀仗店申明禁令。遂至有因剃髮被拘者。有彩輿迎娶。中途被截者。騷擾萬狀。某君目擊其非。言於警道。意在先申禁約。使薙匠輟業。儀仗店不發彩輿。自無犯者。如先經誤犯之人。亦可稍寬其罰。委婉譬解。警道始終以遏密入音之時。若輩故犯。必當嚴懲。爲之盛氣不相下。某君徐曰。余舊讀書。記得是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入音。不謂公所讀係如百姓喪考妣。三年四海禁止入音也。

國卹時外府州縣。均支素綵爲牌樓。以誌悲悼。坊上例書國卹同悲。普天同悼字樣。惟某鄉牌樓。題其坊曰。莫敢不哀。或云鄉間建牌樓之資。均係差役硬派地方出錢者。故其言如此。

軍營之號衣旗幟。分用五色。以資標識。非因吉禮而用紅。亦非因喪禮而用白。界說極明。乃不謂國卹時。一例改爲黑白等色。一旦有警。標識已亂。必至自相殘殺矣。政

體如此。烏乎言強。

前數年友人過余而言曰。近日講求新幣。然總不肯廢兩錢分釐之說。是仍以生銀爲本位。而新制終不可行也。余曰。何祇新幣。不廢職官品級之說。則新官制亦不可行也。國家設官。由極尊而遞殺至極卑。無慮千級。當時既定以品。正從合計。祇十九級。如翰詹六七品之官。何等華貴。乃與外省之佐貳雜職同封號。同一章服。

某巨公性詼諧。座客常滿。巨公或爲雀戲。或縱談往事。或撫弄花木。脫略形骸。不拘禮數。一日有秋風客至。爲巨公繪一行樂圖。趨趨以進。囁嚅欲言。巨公讓坐後。自作雀戲。至晚膳時。賓客傳觀。互加評鷺。巨公盛稱筆墨之高潔。設色之鮮妍。獎譽備至。俄頃復曰。惜老朽貌寢。不足以副此佳筆耳。合座軒渠。按此事可與某君爲人題行樂圖云。此是某人小照。別人不得冒認。同一機軸。

凡人作詩作文。以至偶作戲謔。總能肖其人其事。確切不移者。卽是可傳之作。昔人有西湖竹枝詞云。明知此地湖山好。偏要違心舉虎邱。可謂活畫吳人心事。

▲▲琴瑟寄廬類稿

奇病

往者。西國秋冬之交。常有一病症。寒氣中於內腎之絡。內腎脹而下體皆浮腫。多不治。五七日卽斃。蓋五臟與背脊相通。惟有二竅。心腎是也。腎竅與背相通。有一筋分連兩腎。此筋爲寒氣所凝。則精液滯而上下之氣阻隔。藥物之功所不能到。故束手以待斃。近日西醫又復細究。此病不在於內腎。係在膀胱之旁。小腹之下。小腸邊有一零腸。長兩三寸。此腸在人體中都無用處。然寒氣入之。則膨脹不能出。使人致命。可剖腹去此零腸則無恙矣。前年英王將行加冕之禮時。忽得此病。醫士急爲剖腹去腸。其病果愈。不過行禮之期。稍爲稽遲而已。尤奇者。羅太僕緝臣。時奉使適在英。聞是症疑莫能釋。及歸國。於船中遇有醫士某。曾充英王之御醫者。當王剖腹時。某亦在焉。太僕與之談。必欲究其所以然之理。某乃發篋出書若干種。堆案高尺許。出圖細說。一一剖解。太僕唯唯。然要亦不盡了悟也。一日船卽抵岸。某出醫單。向太僕



索潤筆費百金磅。太僕曰。吾此歸。雖因病腦喪目。固未嘗延子診視。何醫資之有哉。某曰。不憶曾言英王病案乎。吾費半日工。傾筐倒篋。以新學祕訣相導。得毋謝乎。太僕笑曰。是矣。吾爲英使。宜爲英王償病費也。後太僕歸閩。以腦漏不可治。至潰腦而卒。惜乎西醫能剖腸而不能剖腦也。

### 算學

西人言萬物皆有原質。物至爲原質。不可更分矣。夫人之一身。亦一原質也。因能生子生孫。傳之無窮。然此生生不已。無數可稽。以一身爲起點。不知一身爲聚點。尤有確鑿之數爲實證也。蓋一身者。乃父母二人所造就也。父母之上更有父母。同胞不婚。婚必異姓。於是而四而入而十六。計至二十代。已有百餘萬父母矣。以區區之一身。受百餘萬精血合造而成。豈不寶貴乎哉。然則原質能生衆質。亦爲衆質之所生也。此爲化學理。亦爲算學理。又法國算學報云。當耶穌降生時。以一銅錢（一文約值中國二十）借其母購紙。言明年息五釐。此固至微之數也。至今已一千九百年。

之久。此數尙未見還。以息生息而總計之。使大地全球悉化爲銅質。猶不足值。惟能將地球化爲銀質金質。乃可商量。不知誰能具此神通耳。此雖設譬。亦算學中之至理。故錄之。

### 鬼臉

狄武襄臨陣嘗戴銅面具。世謂鬼臉之製。由此而興。西俗二三月間有鬼臉節。或謂其清明也。是夕。男女咸蒙鬼臉。或長鼻。或黑腮。種種離奇。招搖過市。甚有男女易裝。迷離撲朔。令人無從辨識。此係搗鬼作態。實非鬼臉也。鬼臉之製。日本爲最。西京某町。業此者比戶而居。約數十百家。睜目張牙。鬼頭鬼腦。種種幻相。五色爛斑。莫可究詰。西人頗喜之。東遊歸。恆帶之以饋親友。爲兒戲之具。嘗見法國畫報上。畫一紅頂花翎之大員。高坐堂皇。手攜鬼臉二具。下有小官朝服跪拜。兩手高拱。獻大元寶兩錠。報下書小官云。請大人賞臉。大官云。好極。適纔日本公使送我二具。那個標緻的。我欲與姨太太借光。這個惡猙獰可怕人。卽賞與爾。俾爾出去辦事。尤體面得很。嗟

夫。官場傀儡。當局者暮夜苞苴。以見鬼蠟之伎倆。傳爲衣鉢。而與國之旁觀者。早已窺見肺肝。宜乎甲午一敗。而庚子再敗也。

睡獅

西人言中國爲睡獅。獅而云睡。終有一醒之時。以此語質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於是乎莫知其何取義矣。後見馴獅者。叩其解。馴獅者曰。此義遙深。吾輩從前習馴獅之術。皆捕小獅子使母狗乳之。及其長成。則獅形而狗性矣。易馴之以爲戲。後有人與之戲。張獅口數獅齒。時適獅饑甚。乘勢一口。將人之頭顱咬下。觀者震駭。咸咎吾術之未精。因復深思。乃得一法。以生鴉片抹於牛肉以餌獅。初僅少許。繼則漸加。鴉片之量既廣。獅則終日昏昏。皆在睡夢中。儘人調戲。雖能張拳開口。發聲嗥吼。不過如夢譫而已。實不能咬人。蓋有獅之形。無獅之質。并前之狗性亦無矣。殆將長睡。永無醒時。貴國之大。猶獅之龐然也。受毒之深。奚止於鴉片耶。以此爲譬。庶乎近之。噫。可懼哉。吾願中國人憬然悟之。

## 開礦

開礦之利。爲中國所艷羨。以爲地不愛寶。一開卽得。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如有一礦。卽可富貴長享矣。而不知其間亦有幸不幸之別。幸而得利者鮮。不幸而失利者多。世人貪心無已。但期倖得。如購彩票。其得頭彩者。則爭仰之。以爲能事。而不知失彩者。尙有若干人耳。然礦質至貴者。莫如金。地球之上。所出金礦。指不勝屈。不能盡言。皆得利也。土耳其最貧之國也。其地有一金礦。則爲地球上最得利者。礦主猶太人。擅其利已三百餘年。且數世皆單傳。無所分析。其利益聚。據云每秒鐘鐘擺一搖動。可進款二先令。一分鐘計得五金磅。一點鐘則三百金磅矣。猶太之歷法。四年閏一日。礦主以是日應得之利。皆分給猶太貧民。此礦利之最渥者。餘則罕有其比。尤其者。一千八百八十年間。法國有銀號總帳某甲。家貲鉅富。思金之爲貨。不如銅貨之流通。開礦之利。不如包現成之礦之利。歐洲銅礦。較煤鐵鉛等爲少。乃將銅礦苗。悉行包攬屯積。以爲奇貨。而銅價一時高漲。冶銅各廠。無利可圖。遂多轉業。有強以

支撐者。則收廢銅器重鑄之。既而有人設法至亞東收買廢銅。其時吾國康熙乾隆之銅錢。被其收去殊不少。而某甲銅礦之屯如故也。兩年後家資已罄。於銀號眼中。又虧空甚鉅。無可賠償。銅苗所屯。經風雨霜雪。凝成大壑。又若一座銅山。欲出售。微特跌價。且須更用開礦之機以挖之。某甲至此無以爲計。遂用手槍自盡。及其卒後。銀號幾爲所累而倒閉。幸法國家出爲保護。急招人承受所屯。以資償空。銀號乃安。此貪現成爲礦利。致成傾家喪身之禍者也。吾國地大物博。五金諸礦。到處皆有。不待智者而後知。然礦苗之衰旺多少。以及工程之難易。卽詢西國上等礦師。亦無切實把握。以故彼族欲圖此利者。不以一二礦卽爲已足。必須包攬一省。或數郡。任其擇肥而取。若有所難。則輾轉售人。卽不然。則散爲股票。分售於歐墨之人。亦足以取償也。礦尙未開。而操是策者已滿載而歸。用是不惜數十百萬之資本。聘吾國官紳出頭承辦。其得利非計於礦苗興旺而後。但計於旨下承辦之時。其術抑何其巧哉。嘗見其所包某省某府之礦。已歷多年。尙未興工開採。而隱中已易數主。吾國猶復

夢夢。未之或知也。吁。

### 凶宅

西國不講風水之道。往往亦有凶宅。雕梁畫柱。廢而不居。以其不利於人故也。俄國比得堡都城外二十迷當曠野之間。有廈屋甚廣。建造尤其精雅。相傳乃俄之世爵某舊第。落成後。居人於夜深。恆見有白衣二童侍。與教士數人。歌唱而行。以故居者恆不安。徙避之。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俄王閱兵至是處。隨行將士甚衆。逆旅難覓。有奧國總兵。愛是屋清幽。借居之。人告以故。弗聽。冀除入。擇樓上一房。支牀設几。棲止焉。日將夕。有同伴之兵官數人來調。談笑甚歡。既而言及此屋有鬼。總兵曰。我有手槍置牀頭。鬼子那敢爾。衆於牀頭取手槍視之。乃六門。子已配在膛中。輾轉遞玩。後仍置牀頭。衆遂去。入夜闐寂無他異。十一點鐘。總兵已睡。留燈在几上。睡中聞樓下歌吹聲甚亮。驚醒起坐。聞有數人踏梯而上。總兵即取手槍在手。以待之。既而房門自開。數童子執鉅燭入。後有教士數人。執鈴鐸高唱。面色粉白。形容怪異。向總兵喃

喃然如咒誦禱祝。總兵見其行近。急開手槍。旬然作響。一教士伸手接其彈子。擲地上。而念誦如故。總兵又彈之。又爲接擲。六子開盡。教士等無所損傷。總兵駭極而倒。衆趨視之。已斃矣。衆教士卽日夕來謁之。兵官所裝扮也。當把玩手槍時。槍彈上之子。已爲所竊。僅餘礮帽貯火藥。仍安膛中。總兵不之知。故發槍能響。不能傷人。本意與之相戲。詎知總兵卽驚悸而卒乎。

紙燈

日本摺疊紙燈。圓者或謂之西瓜燈。價廉不耐於用。供兒戲耳。然聚之多。以點綴夜景。亦有別致。前在東京日本橋。見演餞口。以此燈千百結爲塔。遠望如煩星。頗爲佳妙。後見巴黎稅冊內。載日本輸入紙燈。三閱月中。計值五十萬佛郎。因思西人有煤燈。電燈。火油燈等。到處皆遍。何需於此。旣而乃知其用於茶會。點綴園林。以娛客耳。且此燈易燒易毀。故消售益廣。所值五十萬者。僅指巴黎一城而言。他處未計也。有法國某做製之。較精緻。以一箱饋俄國公使。俄公使歸國。轉饋於俄后。拆視之。紙燈

無多。中有一女屍。赤袒不掛一絲。以問公使。公使言此箱送來時。點明計燈二千盞。收存已經年。那有女屍事。令醫生驗女屍。係新毒死。不過七八日之久。乃令包探訪之。包探先問公使七八日之前。此箱曾拆開否。公使言歸計匆忙。未曾拆開。包探云。曾安置空處否。公使俯思良久曰。是矣。余歸國纔五日。歸程取道於柏林。句留一禮拜。寓在某客棧。余因行李太多。不能盡安房內。凡無關緊要諸物。皆置於房外街中。此箱亦在其列。包探云。諸箱作如何排疊。公使云。余僕之事。余不知也。包探因呼其僕問之。僕曰。燈箱疊在諸箱上。包探遂至柏林。即寓於該客棧。問之棧東棧夥。皆言不知。後查司房之侍者。侍者言一禮拜前。有荷蘭客夫婦二人寓某號。即近於排箱之處。當勃谿。一日不見其婦。客言其負氣歸荷蘭。次日客亦去奧國。包探出女屍之照相與認。侍者云。是矣。是矣。特不知其如何置死。如何能裝入燈箱耳。包探歸覆。公使之冤始白。卒以其事牽涉於數國。又無人出爲抱告。遂罷不追究。惟令埋女屍以了結而已。



戲園

戲園宣樂。以悅上下之情。各國皆重視之。大者謂之阿伯拉。言演唱之所。國家有費津貼之。法國巴黎有阿伯拉二所。大者可容千人列坐。而廂房圍環凡七層。中央有圓頂。上張一油畫。畫天上歌舞諸仙女數百。或立或臥。縹緲雲表。儼然如真。據云價值三百萬佛郎。有一隅猶未薰染。謂係畫者至此而卒。以後無人能配之。則筆法之奇妙可知。戲臺亦以油畫片配合。山川樓臺。房闔舟車。無不直彩。又能配起日月雨雪。宛然成真境。故人多樂觀焉。婦女之人觀者。皆穿公服。袒臂露胸。曳長裙數尺。優伶數百。所唱皆以渾亮之聲爲重。生旦脚色。多用女人。又有舞女成羣。袒臂露胸。著短裙散如笠。每齣畢。臺上之外簾垂下。臺中可以改布畫景也。戊子歲。巴黎第二個阿伯拉。一夕演畢一齣。垂簾下。臺下鼓掌之聲未已。照例又開簾以快觀者。既而復下。臺旁有煤燈一行。簾角適絆於燈。一時火光沿簾。熊熊暴發。觀者五百餘人。咸趨走。僅一門。轉因擁擠而塞。致有攻擊前人。奪門而出者。婦孺心悸足軟。多不得出。及

水龍趕至。撲滅火勢。所災僅一半。而葬身其中者已二百餘人。未燒之廂房中。尙有婦女執遠鏡凝坐而斃。有行至門邊或梯畔。呆立而殞。戲臺後舞女裝房一所。亦死數十人。因其所著舞衣。恐走出轉有羞愧。故相抱於煨燼之中。尤可憐也。後國家下令各戲園。皆改用電燈。並多設門路。以備不虞。

## 酒店

西國有酒店。無茶店。酒名數十百種。憑客自擇。僅有糕餅糖果。無饋品也。而座客嘗滿。不亞滬上之茶樓焉。倫敦一街。有兩酒店。衡宇相對。生意甚佳。因酒價忤惡少年意。惡少結成一黨。每日在街上巡視。見有駝背跛足之人。卽與通語。以僞名刺與之相易。(西人皆有隨身名刺。上記姓名住址。互易之。省於問名。且示敬禮也。)十餘日後。共得駝背跛足之人名刺數百。惡少等乃按名作信與之。謂有某國親王發大善願。提數萬金鎊。欲分天下駝背跛足者。今於倫敦先行散給。約定某日之夕至某街。駝背者集甲酒店。跛足者集乙酒店。親王屆時當委員至。按名分惠。諸信置之郵

政局一時並發。駝者蹠者。感如舛約。及時齊至。列坐肆中。駝之勢不等。蹠之勢亦不等。兩店相望。悉列奇形。他酒客見之皆退走。過路者則以爲奇妙。爭佇足而視。駝者跛者俟至十二點。親王猶不來。夜色已闌。酒保閉門下逐客令。始蹠蹠佝僂散歸。有如一羣怪物。途人見之咸大笑。於是相傳甲爲駝店。乙爲蹠店。酒人相戒不來。兩店不久亦倒閉。

島節

近年有法國人魏池。至閩招工赴馬達加斯加島上開墾。是島在非洲之東。地近赤道。天氣薰蒸。閩人貪圖微利。喪身絕域者。十之七八。然亦有存活者。嘗見其家書一紙云。是島爲法屬地。島民皆黑種。所奉之教不與天主教通。其酋長乃少年女主。深宮嬌處。罕出遊。每年三四月。島上有佳節。是日島民皆歌舞爲樂。王宮則結花張綵。又有神廟一所。鋪張如王宮。神前置湯桶一。大如牀榻。滿貯湯水。須臾鼓樂喧騰。女主出宮。赤身蒙錦彩。島民夾道歡呼。既至廟。島官排仗立。法總督在左。其教士在右。

喃喃念咒。女主則去錦彩。躍入湯桶中。自頂至足。一一洗滌。島官之大者奉巾幘。女主受之。擦抹出湯桶。教士之咒亦畢。取筭亂蘸。如楊枝之灑甘露然。島上官民以得沾涓滴爲榮幸。羣擁中庭以俟之。然島爲法屬。教士不得不先敬法總督。用是法總督經此典禮。恆淋漓盡致也。女主一年沐浴。僅此一度。宜其重視云。

### 俄后

昔有俄后某。姿色絕麗。有土耳其其富賈見而垂涎焉。然后處尊貴。商人雖富。勢與懸殊。必不能親及玉肌。一日。后獵於故都之野。左右侍從皆散失。獨自一騎。迷路於叢樹中。日既夕。恐有虎狼。心益悸。忽商人騎馬至。燃叢樹爲炬。領后至其屋。陳酒餽款。后。后是夕卽宿其家。次日商人送后歸。俄王甚感之。且與致謝。蓋商人賂后左右。預建屋於此以俟之。叢樹皆以樟腦塗之。故一燃卽生火。是以數百萬金博一宵之樂耳。

### 鉅騙

金剛鑽乃炭精也。產於印度者色紅。產於緬甸者色黃。產於智利者色純白。乃可貴。出土時塊然如石。不甚光亮。惟荷蘭能琢之成稜角。光芒始顯。法國善於鑲配。故謂之佛郎箱。輾轉販運。其價益貴。其珠寶店資本之鉅者。動至數百萬。所列鑽貨。九光十色。輝煌燦煥。使人目迷。巴黎大道上有一家。鑽貨甚多。馳名遠近。一日有客軒昂入。高視闊步。揀上品鑽飾數事。計值數萬佛郎。出銀票盈握。點明交兌去。次日又來。言昨日之件。本爲吾女賠嫁之用。我故擇其佳者。無如吾女皆不謂然。今請貴夥自擇其尤。如明璫。如瓊環。如條脫。如纓絡等。各將十餘式。送到吾寓所。憑吾女自擇之。夥見其闊綽。信爲他國之貴官富賈。遂詢其住址。如約送至。所居極豪侈。令夥將諸飾排列廳事中几上。呼女出視。年僅二十左右。姿色都麗。衣服章彩。貴人與之親嘴。令揀之女。擇數事置當前。忽有一少年入。與女甚親切。似女將以爲婿者。少年言女所擇雖佳。然須試戴之。遂以纓絡裝女之頸。以條脫裝女之臂。以瓊環裝女之指。以明璫裝女之耳。以鈕扣裝女之衣。以笄簪裝女之髻。裝畢。領女至豎鏡處照之。而門

鈴又響。閤人入白某總兵至。貴人令女與少年避入後房。令夥將所餘鑽貨包裹置案上。乃肅總兵入。總兵稱貴人爲侯爵。并言現奉政府派往墨洲。今夕卽行。特來告別。貴人甚喜。拉電鈴呼侍者取啤酒至。酒入。侍者絞開瓶塞。訇然作響。貴人斟一鍾敬總兵。一鍾自飲。瓶中尙有餘酒。見店夥在旁。亦斟一鍾與之。貴人與總兵磕杯爲禮。祝平安。一飲而盡。店夥亦遂飲之。貴人與總兵又復交談他事。店夥忽困倦。斜倚椅背而睡矣。比及其醒。時已入夜。滿屋黑暗。呼人無有應者。幸身上有吃煙之火柴。急燃之。視案上鑽貨已無有。週視其屋。闕無一人。知係被騙。急歸店報之。偵騎四出。皆不可得。所失共值六十萬佛郎。然不知其何時以睡藥置入酒中也。

### 珍珠

珍珠產於安南。色黃而不亮。吾國瓊州之南。土人善種珠。於海濱闢大池。使與海水通。潮汐。謂之珠池。捕蠶蓄其中。謂之珠母。蠶開口時。以熱沙燙入。蠶被燙。成小泡。久之蠶液津潤。遂漸大成珠。然色多黑暗。且不甚大。又不圓。名爲珠。實非珠也。斯爲下

品。產印度者則色白粒圓。而出波斯灣者較大。地中海中亦有之。惟太平洋大西洋中所產者。最大而最圓。有紅色而金光者最佳品。然所出不多。尤難得耳。拿布侖第三僭號時。其妃好珠貨。各國咸選上品者獻之。聚爲一庫。普法之役。王敗於外。法人圍王宮。將得妃而甘心。妃以事急。孤身青衣蒙黑巾。越櫥檻出走。牙醫某識之。以車載歸。居於密室。月餘事稍平。妃乃去法至英。其時珠貨皆在庫中。未曾攜帶一粒。普軍雖入巴黎。此庫亦封閉不動。普軍退。法人立民政。民主之婦。例不得有官物。此庫亦復不動。妃令人來取。法人弗與之。訟於議院。議院云。當時各國所奉者。係與法之王妃。今法國已無王。安有於王妃。此物宜充公。妃不得直。鞅鞅失望而已。戊子春。法人議開是庫。將珠貨拍賣。爲賑濟公款。未賣之前。先行陳設一月。聽人觀覽。然所陳者不過百餘件。有纓絡七副。珠之大者徑約四五分。每副有三串。有五串。每串皆百餘粒。此外則皆雜飾。又有數百粒未配爲飾者。珠色尤佳。尙未鑽孔。諸國富商貴冑。聞風攬資而來者甚夥。所賣之價。共得三百萬金磅。時吾國稅司亦派人往購。費二

萬餘金。得零珠三枚。一紅色。一金色。一純白。徑皆四五分。聞係今上大婚。用作貢品之一。

### 藍狐

藍狐金貂。皮貨之上品。西人皆言物爲中國產。然中國不概見此物。金貂僅有其名。一二品大員之貂褂。未見有金色者。而藍狐一物。並其名亦不之知。中國人之迂拙可見矣。蓋二物皆產於外蒙古外興安嶺之麓。俄人就該處收之。由塞比利亞販運入歐洲。得鉅價易易。故中國人無能知之。金貂毛色赭黃。蒙茸嬌軟。日光之下。微風吹颺時。作金光閃爍。藍狐毛色潔白。而近革之毳毛。作紺碧色。光潤柔結。然即西國中。金貂尙多於藍狐。是以藍狐爲尤貴。拿布命第一全盛時。有私寵女人曰髮陀囊。貌都麗。王置之於書房樓下。房後通秘梯。王至無人時。則招髮上樓陪侍。賜賚甚渥。及髮卒。王始納奧公主爲妃。髮有金貂領巾一。長丈許。藍狐斗篷一。皆出於王所賜。

### 學兒



孿兒者。雙生兄弟也。父母皆中國人。一千八百十一年。生孿兒於暹羅國。故西人謂孿兒爲暹羅人。孿兒二人曰嬰。曰璋。生時兩體有一肉帶。相連於兩胸。遙遙相對。不可割斷。因氣血相通。析而分之。俱不得生矣。蓋如花之並蒂。麥之雙穗。其生也無種。間或生之。亦艱長成。况可分析乎。然於人類肉體中所黏並之部位。恆不等。或在背。或在腹。或在額。曩某國有孿生二女。兩背相黏。至十歲時割析之。其一卽殤。餘一人不久亦殤。奧國匈牙利部落中。百年前亦有孿生二女。背肉相連。內腑中有一竅。與小腹互通。尤不能折之。之二女至二十二歲偕卒。孿兒生於暹之麥克郎城內。家貧。父卒。二十九年。有美國船主曰柯屏。與韓德二人。視孿兒爲奇貨。出資與其母。購之至美國。使醫士驗之。驗得所黏之肉帶。其初似係在於胸前。令其面面相睹。後因相擠相擦。改入側向。可容其並肩而立。交臂而行。此肉之長。上向三寸。下向約四寸。自上向下則三寸。厚一寸有半。外覆以皮。擦搨之。兩體皆覺痛。是此一塊肉之中。有不可分開之知覺。天生孿兒。誠有益於生物原理。及病原之學不少。視其外貌雖儼若

二人。然所思所爲與所動。固如一人。無特別也。於是使遊於歐洲各郡邑。觀者接踵。獲資無算。後至美國南方。有兩姊妹願嫁之。然二女既無肉帶黏合如其夫。雖分屋而居。其夫則每七日互易寢處。究不免時有口角。既而美國內亂。孿兒家產傾壞。復至歐洲。仍理舊業。俾人觀覽。至七十四年前後一兩點鐘並卒。

### 自由

自由之說。乃一己之私意也。與公義相見。則勢窮而理屈。夫人孰無私意。私意盛勢必害公。公義亡則人盡爲私。成何世界哉。其說最盛於法國。凡官廨神廟。皆大書特書三字。曰兄弟。曰平等。曰自由。法既爲民主國。聽民自由。固宜若此。然既爲兄弟平等。又何必設官爲治哉。乃知其用自由之名。仍寓制治之法。自由能受於制治。所謂自由之權幾何哉。有識者咸知此語不足恃。一笑姑置而已。而均貧富黨人。則借是說。時時煽惑人心。婢僕與皂工匠之徒。終日以苦工謀食。以爲一得自由。即可坐享安樂。咸樂從之。究竟問其自由是爲何狀。是爲何解。皆茫乎不知。尤可笑者。丁亥歲。

巴黎城內男女僕役爭自由之說。謂凡人每日任事。在所不免。禮拜日乃休息之期。若於平等自由界分。理宜利益共沾。奈何是日主人主婦可以出外遊行。任意所之。吾輩或在家打掃。或隨從服役。甚有是日讌客或設茶會。吾輩益形忙碌。此豈合於平等自由之說乎。於是相約罷工。是日主人主婦。事事皆須躬親。恆相攜全眷。就食於酒館。酒館亦閉門者半。即有一二家。菜價倍昂。因庖人侍者難僱。僱之之資亦昂鉅也。居人不堪其擾。訟之議院。定一例曰。上下於是日各樂其樂。真自由之國矣。何必互相強勉。惟向者主人主婦所給婢僕傭值以月計。今可按日爲計。是日不願供役者聽之。可以其資別行僱人。此亦兩無所損焉。議既定。婢僕等空得自由之名。而自由之權利。又爲主人主婦所握。至此不敢自便。竟去。懼其職役爲他人所占也。然則自由之說。徒抱虛願而已。

紅海

紅海之地。分界非亞。水色蒼碧。非紅也。惟近莫加一城。有亂山數枝。向海而盡。山童

童然。色赤赭。夕陽映之。倒影水中。色斑爛成紅紫。兩岸分亞刺伯埃及兩國。地多沙漠。亞刺伯尤甚。有大戈壁。然行旅結隊。乘駝背而行。駝峯之上。安置鍋爐。可烹飪餐膳。戈壁中有駝鳥。秃鷲。豺狼。爲人獸害。行人皆習槍法。以自衛。故亞刺伯馬隊之槍名天下。暑天。戈壁經日曬沙燥。常發風災。列起時狀如香菌。大如盤。旣則抽莖而上。高數十百丈。豎立如柱。行人皆驅駝竭力奔馳以避之。不然。此菌闌裂。風大作。亂沙崩墜。可淹沒人獸。其細微之沙。隨風飄揚至紅海。化爲熱霧。船行其中。前後左右。皆迷不見。氤氳然如遊於覆釜中。仰望日光。黯淡無色。莫辨時之昏曉。惟覺耳鼻孔竅黏有微塵。而衣褶間亦有細堆積也。是時船行於此。常虞磕損。一千八百八十年。英有師船載陸軍一隊赴印度。過紅海。遇熱霧。船觸礁而沉。舟中人乘舢板走莫加。得生者大半。中有一兵曰亞當。當沉船蒼黃之際。乘便摸得金磅一包。及至莫加拆視。共百磅。遂作狎斜遊。旣而他船至。又載諸兵往印度。亞當戀一黑妓。逃避不去。其船不能待。亦自去。亞當更得優遊月餘。金垂盡。遂購一馬。入沙漠獵野獸。頗有所獲。亞

刺伯人有賈波斯者。招亞當爲夥。適波斯有事於印度。波之當事欲得通英語者爲口舌。亞當應之。爲所信任。波有大酋之女美亞當。欲嫁之。亞當遂娶焉。不及十年。儼然富貴。意大利人著有傳奇。演之梨園。

德相

公法之理。本不可恃。強國用之以假仁義之名。弱國用之勢必自敗。德國俾思馬。生平最不喜公法。手上有戒指一。作拉丁文。文曰力敵公法。卽用以印公文印件。用此宗旨以佐普王。普以強盛。其明效可按也。俾嘗一日至議院。與議員議不合。拂袖出院。爲時尙早。自己之馬車猶未來迎。遂躑躅街頭。踽踽而行。有野雞之馬車見之。御夫卽招俾坐。俾乘之。至他處茶會。旣至。摸索袋中。不名一錢。殊赧然。御夫知其意。致敬曰。相國以鐵血精力。使德意志得以富強。吾儕小人。優遊此太平之世。已受相國之惠多矣。今日得效微勞。誠出至願。相國幸勿客氣。俾大喜過望。識明其車號數。與御夫握手爲謝。次日。俾出照相一。令總巡捕查某號之馬車與之。御夫得是相。鑲配

於車門上。以明恭敬盛事。傳爲美談。柏林之人爭欲乘是車。是車鎮日輾轉無休歇。御夫因之得資甚厚。家亦小康云。

博物

回教人不食豬肉。百思不得其解。卽叩之回教中人。亦言人人殊。而回教諸書。雖有其說。又迂怪不可信。後在英國博物院見有印度猪。狀小如兔。色純白。頗雅馴。惟甚臭穢。不宜近。西人言亞刺伯波斯等處。其猪皆臭。不可適口。故摩哈麥創爲不食猪肉之說。此理似乎近之。鱷爲鼉屬。四足。大尾首扁。無角。結羣臥於沙灘暴日。役夫以鏹叉叉鯨魚一節入籠中。鱷見魚。張口啣之。擲入池中。羣鱷齊動。皆入池以爭奪。擾成一團。池水澎湃。濺沫橫飛。所謂鼉擲。當卽是此。又有巨蛇長二丈許。大如碗。產於印度。能吞羊。役夫開籠門。放羔羊入。羔羊之身。猶鉅於蛇。蛇初則盤臥。首在於中。聞羊聲。乃開眸怒視。羊猶自走。蛇始昂首起四望。後俟羊行近。張口銜羊背。撐舉以向空。羊之足始猶能動。既則大小便俱下。寂然已斃。似中毒矣。蛇乃將羊拋擲。一擲一

接以羊股向吻。徐徐吞咽。俯仰之間。羊已入半。不及五分鐘。全羊俱入。蛇猶伸舌嚙口。凝眸四顧。而胸前則膨。脰如囊。既而蛇復俯首而臥。役夫云。三月後羊骨出盡。須再吞一羊。是四羊足供其一年糧也。

小賊

西人視狗如友。以其性靈也。狗之種不一。爲用亦不一。其用以守夜者。多大狗。夜使臥圍門邊。又恐風雪侵損之。於是乎作狗屋。距地高二尺許。自基至頂高尺許。上則編木爲瓦以蓋之。開一圓竇。容狗出入而已。法國利恩之野。有小賊夜入人家。偷未成。爲人所知。賊遁。追之急。見前途有巡捕。乃避入一家花園。時已秋末。草木焦枯。賊以無可躲處。見有狗屋。遂鑽竇而入。狗臥其中。被驚醒。怒咬賊臂。賊亦咬狗之頸。加以拳亂擊之。狗遜一著。負痛敗。出而狂吠。園主人醒。呼僕役使出視。追者與巡捕皆集。賊拒狗屋不肯出。巡捕近而招之。賊恐伸首出。卽爲所擒。乃探身起立。將屋蓋折破。持木片躍下亂舞。勢將復走。幸人多。圍而擒之。送入城。天大明。審官已在堂問案。

巡捕稟告訖。傳賊至。問其奈何作賊。賊睜目直立。大言曰。我從狗國酣戰。奪其贖。占其地。則有之。奚謂賊爲。堂上堂下。聞者皆笑。賊又言曰。我渾身汚血。只恨咬不死這野蠻種類。長有其地也。於是閔堂絕倒。問官以瘋漢驅之去。

